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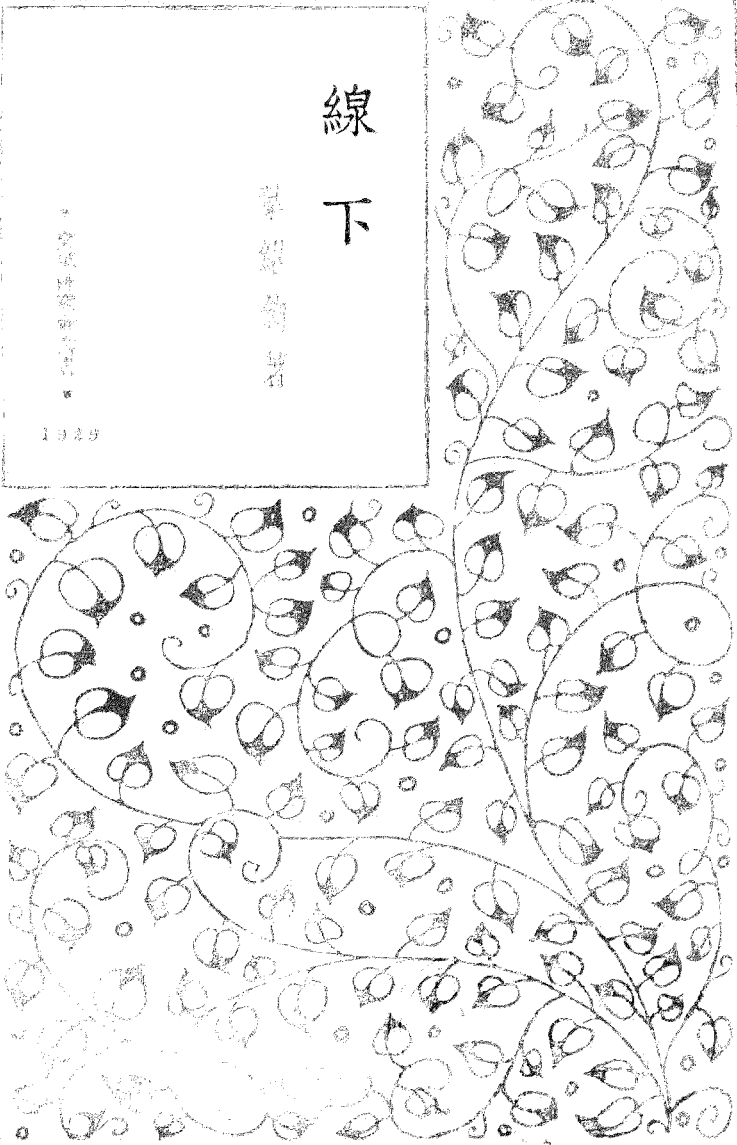
線下

# 線 下

翠線菊 著

文成出版社發行

1949



# 目次

孤獨	一
平常的故事	二四
游泳	四三
橋上	五七
校長	八〇
馬鈴瓜	九七
一個青年	一二一
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四七
金耳環	一七九

潘先生在難中……………一九五

外國旗……………二二二

## 孤獨

很小的中堂裏點上一盞美孚燈，那燈光本來就有限，又加上燈罩積着灰污，室內的一切全顯得不清不楚的，沒有明劃的輪廓。小孩子聽母親算伙食帳，青菜多少錢，豆腐多少錢，水多少錢，漸覺模糊了；他的身體似乎軟軟的酥酥的，只向母親膝上靠去。母親便停止了自言自語，一手輕輕地拍着孩子的前胸，說：「你要睡了？」

這時候聽見外面有老人的咳聲，一聲聲連續不歇，到後沒有力再咳，只賸低微的喘息。母親就向孩子說：「老先生回來了。」孩子正入朦朧的境界，當然不聽見母親的話。

一會兒，關着的窗子被拉開了，一陣呀呀的窗響，接着就是老先生帶咳帶喘的聲息。他一手執着窗環，支持佝僂的軀體；乾綳的面孔泛作深紅色，像個喝醉了酒的；眼眶和上脣的鬚鬚的部分有些水光，這是伴着咳喘而至的涕淚了。他站了一歇，呼吸略微平順，才跨進門限，轉身關上了

窗。這又是個至少要費一點力量的動作，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櫺再咳嗽一陣。

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袖管裏只是掏。後來掏着了，轉身喊那正入朦朧的孩子，「孩子，要不要喫？」他實在不能多說了，就是這一句也費了很多的氣力，結果只發出慘然的帶有喘息的尾音的語聲。同時寬大的袖管裏伸出顫顫的枯瘦的手來，拿着一個鮮紅的福橘。

母親推動孩子的身體，暗示地說，「老先生給東西你喫，你要不要？」

這「東西」兩字似乎有特別的魔力，孩子在朦朧中聽見了，而且嘴裏的唾沫忽然多起來，一口一口儘是嚥。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說，「在那里？在那里？」那一隻手却只是擦着自己的眼睛。

「在這里，」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你看，這是什麼？」他將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一手除下戴着的風帽。

孩子覺得眼前清楚極了，「紅的，圓的，不是很好喫的麼？」同時鼻官裏聞到一種可愛的香氣，於是嘴裏的唾沫來不及嚥了。至於他的小手再也當不起這種誘惑，逕向老先生手中取那個橘子。

老先生的手却縮了回去，他引誘的神情對着孩子，很醜地笑着說，「你叫我一聲，我才給你。」他立定了一會，喘息平了，咳嗽也不作，居然能說比較長的這一句。

孩子絕不理會，却走前一步，伸着小手追那向後逃遁的橘子。老先生的手儘向後縮，但沒有小手那樣敏捷，終於被捉住了。他還是握住橘子不放，引誘似地笑着說，「叫我一聲，叫我一聲。」

母親又暗示了，「乖的，快叫一聲，叫一聲就給你喫。老先生！老公公！」她相着孩子的臉，笑着向老先生努嘴，希望孩子明白她這表情的用意。

可是孩子竟不明白；一隻手不成功，第二隻手就來幫助，將老先生的手指只是扳開來。老先生知難以拒敵，便放開手指說，「你拿了去罷。」他立刻覺得剛才對於孩子的要求沒有意思，只不過自討沒趣罷了。孤獨的感慨便亂雲一般疊滿他的心中，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鬚子，站在那兒。

勝利的孩子却已剝去了橘皮，送一瓢橘子到嘴裏了。他牽着母親的衣袖說，「我們睡罷，我要睡了喫。」

母親正覺得不好意思，見孩子這麼說，便故意呵斥道，「你真不乖，不肯叫人却要喫東西！喫東西也罷了，那有到牀上去喫的！」

孩子並不覺得這兩句有嚴厲和可怕的意思，還是拉着母親要走；拉了一會，又放了手送一瓢橘子到嘴裏。母親本來就沒有反抗他的心思，現在他再三要走，便站起來向老先生說，「那麼請老先生到房裏去罷，趁我們這燈光，進去點火便當一點。開水藏在草窠裏，你自己取了喝罷。」

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喫橘子，想那孩子堂堂地喫他的勝利品，絕沒有他老人在眼裏，便感覺到異樣的空虛，似乎身體也沒有一點質料的。及聽屋主人催他進房，他又爽然自失起來，「原來我不應當逗留在此，我只配拘囚在那個小天地中！」他於是走向室的左隅，從衣袋裏取出個鑰匙來，開那里的一扇門。

偏了背，運了腕力，失神的老眼用了無效的注意，好容易把鎖開了；但又引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所以他不能便推門進去，卻扶着門框站住。

孩子手裏的橘子瓢已去了大半，再遲一點要不能躺着喫了，便催着母親快走。母親以禁抑



的聲氣說，「等一歇等一歇」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縐眉。她想，「他這麼咳嗽，原是平常的事，爲什麼今夜特別難抵當呢？」

喘息沒有全止，只是略微輕而勻的時候，他便推門進去。在外間射進去的微弱的光中，他摸索火柴，畫着一枝，向一枝白燭上點着。暈圓的光顯出個暈圓的境界，境界以外的東西却依然隱伏在昏黑之中。桌子上積着灰塵，經老先生衣袖的拂拭，就畫成些不成樣的花紋，這是顯然可見的。其外茶盞，飯碗，茶壺，煤油罐，酥糖的殘屑，醃魚的骨頭，雜亂地攤在桌上，都很清楚地呈露牠們的面目。

外面屋主人說，「你已點上了火，我們進去了。」就聽他們母子兩個走向裏邊去了。「呵，怎麼得了！」老先生感歎一聲，低微到幾乎聽不見，就轉身掩上了門。

他又想起開水在外間的草窠裏，重又開了門，在暗中摸索着；後來拿到了。試觸壺壁，却是不大溫熱的。入室關門之後，就點起煤油罐來，把水壺閣在上面。煤煙蓬蓬地騰出，他全不知道；却又是氣吁吁地了。於是慢慢地坐在牀上，那牀靠着後壁，正在暈圓的光以外。

他大約將近二十年這樣情形了，被褥不給整理，睡時把牠蓋在身上，起身時便任牠堆着。還有些時令已過的衣服，不用的汗巾錢袋之類，也隨便堆在牀上。這樣可免開箱開箱的麻煩；又可幫助一點被褥的功效，雖然漸漸覺得身體擔當不起，但溫暖又是不忍捨棄的。若在日間，就可看出他的被褥和蚊帳是灰黑的，幾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潔白的質料。這大半是煤油爐的影響，尤其因為由他使用煤油爐的緣故。

他坐着休息，漸漸朦朧起來；但是恐懼的心使他不能竟然入睡。最可怕的難關要算早起和臨睡了一個鈕扣的扣上或是解開，一隻衣袖的褪下或是伸進，都要引起劇烈的咳嗽。等着等着，一陣咳嗽平了，才敢再動。但第二陣早又在豫料之中了。要完全睡得寧貼，或完全穿好了衣服離牀，非一點兩點鐘不可。他每天有這麼兩回困難的功課。他實在怕極了，如能夠不要睡，他也十分願意。可是到夜不睡又怎麼辦呢？

他似乎聽見沙沙的雨聲，模糊地想，明天出門又受累了。但立刻覺察這個念頭不對，便支撐着走到桌子旁邊，匆忙地提起水壺，更湊近去吹那爐火。爐火不就滅，一口氣過時，火燄仍緊了起

來；煤油氣却瀰漫於室中了。老先生想到了別一個方法，把火燄旋得很低，再一吹，才吹滅了。

他斟了一盞開水，兩手捧着，靠在牀上慢慢地喝。兩手覺得溫溫的很舒服，相形之下，兩腳覺得冰樣冷了。本來他六十多歲的年紀，血氣早衰了，冬夜的寒氣又儘把他包圍得緊緊，所以雖穿了蒙古人的一般的厚棉鞋，差不多同沒有穿什麼一樣，但也沒有法子，伸進被窩裏去暖着又不是容易的事呢。

開水從喉間嚥下去，他覺得很受用，咳嗽不作，呼吸也平順，幾乎同沒有病的一樣。他戀着這個僅有的境界，便只是靠着不動。其實也很可憐，這盞開水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年輕的時候是有名的酒客，酒家樓上每晚有他的蹤跡，與朋友們猜拳行令，總要喝這麼兩斤三斤。回到家裏，夫人早預備着可口的酒菜，斟好了陳年的花雕在那里等着。他便慢慢地獨酌起來，或者隨便看幾行書，或者同夫人談幾句話，才舉盃呷一口酒。這樣的生活延續下去，沒有變更，直到夫人離開了他的時候。但他依然喝酒，只在酒家喝。當初的酒伴漸漸地稀了，送一副輓聯或一刀錫箔時，便引起一回感歎。後來酒客裏邊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他索性不到酒客叢集的內堂去喝，只憑着外面

的檳櫺獨坐。猜拳行令的事全同很遠的夢一樣，單是看看街上來往的人下他的孤酒。最近兩年內，除了固有的咳嗆以外，又得了個嘔吐的毛病。喝了酒回去睡，半夜裏總被難堪的胃泛促醒；醒時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裏了。一陣嘔吐之後，接着便是劇烈的哮喘。睡眠當然是無分了。張開眼睛，只見個無邊的黑暗，似乎永不會再見光明似的；閉了眼睛，便覺許多不可說的恐怖和悲哀紛紛向心頭刺來。他說不出什麼，（便是說，又向誰說呢？）只有沈長地歎氣。當他請醫生診治時，醫生斷定他主要的病因在酒。又問他，小便覺得通暢麼？他說，小便很少，而且不大清。醫生就對他說，非戒酒不可。他也相信這是酒病，但晚上仍舊憑着酒家的檳櫺喝他的例酒。然而酒量越來越減了，喝不到半斤，便覺胃裏滿滿的，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嘔吐，就停止了不喝。可是沒有用，到夜半還是要吐。直到今冬，吹了兩天西北風，大氣嚴寒，他的身體更覺到處不舒服。酒似乎變了味道，喝到嘴裏，只是嚙不下。這才和數十年的老伴告別了！嘔吐却沒有去，不論晚間喫一碗粥或是幾個蛋餅，到夜半總是吐了出來。有幾天晚間不喫東西，倒或可幸免。他有了這個經驗，所以開水就成爲他的晚餐了。至於不喝茶而喝開水，因爲近來覺得茶味也大變了的緣故。

一盞水喝完了，手心溫熱的感覺便轉爲冷冷的，他不得不站起來把盞放下。兩腳實在太冷了，冷到有點痛。他便想，早晚總要度這難關，不如早點睡便宜了一雙腳。一腔勇氣鼓勵着他，就移那個燭盤擺在牀前的椅子上。然後坐上牀，冒着險做那最困難的功課。當然咳嗽是不肯爽約的，他才靠到牀頭，已咳得幾乎氣息不屬了。

他耐着性，髣髴魔難中的修道士似的，等待咳嗽略停，便解開幾個鈕扣，或褪下一隻衣袖。他的衣裳有許多的污跡，也有幾處破裂了毀損了的。自從他夫人死後，他的新衣裳都是向衣店裏買來的。一穿上身，沾了污跡也隨牠去；破了毀了也不管，從沒有補綴這回事。直到污穢且破壞得不成樣子，他昏花的老眼也覺察出來了，便再去買一件來換上，那舊的就此作廢了。

他橫下來睡好，把被袱裹着身體的時候，喉間只有絲絲的細聲了。更沒有再動一動的氣力，全身似乎一堆殭石，緊緊地壓在牀褥上。火已被吹滅了，黑暗蒙住他疲倦的雙眼，可是沒有蒙住他孤獨的心。他的心髣髴如豆的燈火，顛顛地只是閃着，雖然微細，但然燒開來，也可成燭天的大火。此刻他的心正在閃着閃着，想起日間的情形呢。

這天早上，他依平常的習慣，天一亮就掙扎着起牀。明知這差不多特地招邀咳嗽，但在黑暗中無論開眼闔眼，總是牢獄一般可怕，既然見了一點光，便不得不一切不顧地逃避開來。他穿好衣服的時候，似乎只有呼出的氣了；身體靠在牀欄，動彈不得；頭只是徐徐顫動，幫助內氣的呼出。灰黯的光籠住他的面孔，眼睛的周圍隱現個淡青的圈，倘若攬鏡自照，或許要不認識鏡中的人是誰了。幸而他好久不照鏡子了，而且也不知道鏡子在什麼地方。

靠了好久，才移步就桌前，點上煤油盞，煮一點水。水壺底積着很厚一層煤煙，而且蔓延到盞壁壺把那些地方。他才一把持，便將手指染黑了一部分。他向來不曾注意這等事情，當然不能覺察了。直到水壺裏發出輕響的時候，便把水倒在面盆裏，潦草地洗了臉。

於是戴上風帽，預備出去。那風帽是他的良伴，一年裏大約只有四五個月的睽離。石榴花開的時候，他還沒有除掉牠；人家穿着夾衣賞中秋，他早又把牠戴上了。牠是玄緞製成的，緯差不多全毀壞了；積垢過多，放出亮亮的油光。他戴牠時極隨便，一套上，扣一個鈕扣，就算了。有時戴得不正，使露出個歪斜的面孔，引得街頭的孩子們拍手大笑。

他關上了門，按上了鎖，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裏摸一摸，才向外走。大門却已開好了。在門口開成衣鋪的丁裁縫正在那里扣鈕扣，見了他照例地問，「老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他照例回答。一壁氣息吁吁地只是走。寒曉的風撲面吹來，覺得胸次一清；但皮膚却似乎儘在那里縮緊來，很不好過。他的背變得愈甚了，袖管對袖管鑲攏來，兩臂挾得緊緊。這樣，他寂寞的衰軀就在清冷的街間過去了。

他走到一家茶館裏，僅有兩三個茶客默然坐着。夥計正在掃地呢。見他來了，便去絞了兩把熱手巾給他擦臉，再斟了一壺白開水來擺在桌子上。在茶館裏很少有喝白開水的。誰都歡喜喝一朝晨醞釀的茶，再去作事，便似乎分外有勁。可是，他的味覺變了，不能再喝濃烈苦澀的茶，只好喝一點淡而無味的白開水，而且不入茶館又到什麼地方去呢？世界雖大，鬚髯處處拒絕他的進入；惟覺居室裏的臥榻和茶館裏的椅子比較有念舊之情，還肯容他親近。於是他就特別戀着這兩件東西。

在茶館裏可以說僅僅戀着那椅子了，此外的許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關，一個人也不理他，

他也不愛那里的一件什麼東西。有些時候，好許多茶客圍着談話，無非講那應時的游賞，社會的新聞，政府的設施，等等。這就引起他無限的感慨：他們那樣自得其樂，那樣議論風生，鬚髯故意表示一種正當盛時的驕傲，藉以奚落他的孤獨和昏老。於是永鏤心頭的過去的痕跡逐一伸展開來，同畫圖一般。今昔相比，覺得現在這情況太不堪了，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聲長歎；眼裏雖沒有淚滴，眼光却淒然了。但是他還是坐在茶館裏，不到別的地方去。

這天他在茶館裏喫了些東西，喝了兩壺光景白開水，看看座客由密集而稀疏了；他們大半是彼此招邀着，去開始賭博，藉以消遣那多餘的光陰，小半是治他們的業務去了。他也預備要走；然而走向什麼地方去，却是個很費躊躇的難題——他每天上午離開茶館之前照例要遇到這個難題。忽然想起了他的表姪女（他的僅有的親戚），差不多三個月沒有見面了，便決意去看望她。去的動機當然不僅是看望；他病得很厲害，沒有聽到別人的一句安慰的話，又不曾向誰傾訴過自己的病況，覺得這是種比病更難堪的苦趣。現在既想起了她，神祕的熱望便火一般熾盛起來，非馬上看見了她不可。她住得很遠，走到她那里是萬難辦到的，他於是僱了一乘轎子。



他的表姪女是個很適宜的主婦，能夠處理瑣屑的家務，復很有條理，又善於交際，得一切人的歡心。她將近三十歲了，因為她不曾生過孩子，而且很能修飾，看去只像二十剛過的人。她面頰上還顯着處女似的紅暈，眼睛也澄清且流利。她的丈夫華綏之是個中學教師。他們兩個很愛好的。

這一天下午，他們將到一個朋友家裏做消寒會。當老先生轎子到時，她正在整妝呢。看他氣息吁吁，便請他在軟榻上坐着。他發出含愁的聲音，却似乎孩子乍見了母親時的嬌聲，眼睛裏放出求憐的光道，「好久不見了，你好？」接着喘了一陣，又努力地說，「我總有點難了！四肢沒有氣力，只覺身體越來越重。到晚什麼東西都不能喫，喫了就是吐。咳喘又儘是來得厲害，幾乎不能動一動。總有點難了！」

她按着髮髻，相着他的容色，覺得很可愛慮，但嘴裏還是很平和地說，「不要過慮，沒有什麼難事的。近來天氣冷，老人家身體欠舒服一點是有的。待交了春，天氣漸見和暖，就康適如常了。」這幾句話在他聽來太過平常了，很有點失望。心裏想，「少年人真不明白老年人的苦處，我

這麼形狀，我這麼告訴她，她却輕描淡寫這樣說！「想着，心裏便酸酸的了。因仲說剛才的意思道，「實在有點難！這不比往年，我自己很明白的。」

她沒有比剛才更親切的安慰的話，只有重複地說，「不要過慮，不要過慮，決不妨事的。」

他知道引起她的同情是無望了，便不再辯說，含糊地答應了她。隨後靠着榻背養神。她笑着向他說，「今天在這裡喫午飯罷，待我喚人去沽一點酒，伯伯與綏之同喝。」

「不喝酒，一點也不能喝。幾十年裏喝得太多了，到現在便沒有我的分了！」他臉上只是慘笑。

「少喝一點總不要緊吧？」

「實在一點也不能喝，什麼酒都變了味道，無論如何嚥不下去；而且夜半的嘔吐也擔當不起了。」他低聲默歎。

她覺察喝酒的話恰引起他的悲感，便轉換個端緒說，「今天一個朋友家裏做消寒會，我們喫了午飯便要去。在那里有室內的遊戲，有某女士的唱歌，有四組男女的跳舞，到晚大家圍着桌

子在小火鍋裏煮東西喫。這個會很有趣，最妙就在各盡興致，絕不拘束，而有羣居之樂。」她站起來把南面的窗開直，讓陽光多進來一點。老先生全身被着陽光了。

他又覺她的話含有壓迫的力量，使他傷悼自己的衰老和孤獨。羣居歡會的事不是不曾經歷過的，聽歌起舞也不是從未做過的夢，但現在是渺茫了，賸餘的，確確實實賸餘的，只有個孤單而枯寂的自己！這就見得她的話近於嘲笑了。於是憤憤地想，「少年人真多事，聚什麼會，弄什麼歌舞，無非沒意識的玩意兒罷了！」一壁却隨口答應道，「哦，有這麼一個會。」

「這個會裏全是夫婦偕往，有孩子的便帶着孩子，這也是一種特色。」

老先生却並不注意在這個上邊，很關切的樣子說，「你們這里一切平安，可惜缺少了孩子。不要多，只要一個兩個，便四時皆春，生趣無窮了。」他說時，環顧室內，表示果能如他所說，生趣將充塞室內，同空氣一樣。

她恬靜地說，「這在我們倒並不見得。我們的意思，若是孩子來了，在感情和責任上，自然很歡喜他們。現在他們不來，我們也不承認是一種缺陷。進一步說，他們的到來不只給我們以歡喜，

還附帶着精神的憂慮和軀體的勞困。而且他們不是能夠始終給我們作伴的：幼時的嬌笑和慧悟，固然能使我們沈入陶醉的境界，覺得全佔領了人生的真趣。但是他們很快地長大起來，他們有他們的伴侶了，他們有他們的見解了。我們呢，被視爲他們以外的人了！他們雖然仍來接近我們，只不過牽於習慣，礙於面子罷了。這種得而復失的悲哀，我想來是十分難堪的，倒不如自始就沒有得到的好得多。」

老先生聽說，別有所悟，滿腔的感慨無處申洩，只低垂着眼光一聲不響。他本來就有這一種解悟，差不多越老越認得確切，現在聽表姪女這麼說，心頭更刻上一條很深的新痕。他想，「這何止孩子對於父母，簡直是少年人對於老年人的通例。你還是少年人，自然揣想不到了。」但是他並不向她說。

她的神態更柔美了，繼續說道，「我們現在不覺得缺少了什麼，只覺我們被包圍在安慰裏邊。只願綏之和我永永康適，平安地達到暮年，就感謝命運給我們的賞賜特厚了。我相信最密切最永久的伴侶只有夫婦。兩人同心一體地締結着，趣味相投，年歲相近，決沒有判離的危懼。到了

衰老的時期，便是一個別的人都不來相近，只消想彼此有個唯一的老伴在那裡，就比有了什麼人都幸福都驕傲了。」她說到此，現出似醉的微笑，她的心願無意地表白出來了。

老先生鬚髮見了鬼魅，身體仰躺着，舉手掩面，眉頭皺得緊緊，更發一聲顫乎喘氣的歎息。她以為老人家精神不佳，談話覺得厭煩了，便停着不再說；却殷勤地問道：「喝盃茶吧？」

「不，不，」他含糊地拒絕了。她怎知道他的創傷呢？這正同一個恆久的傷痕一樣，潰爛又潰爛，沒有痊愈的時期。只因包裹了起來，而且受傷太久了，倒似乎沒有什麼。現在却又來了一箭，正中在舊時的傷處！這一忽的痛苦，足以喚起所有的痛苦的經過，於是覺得不可堪了。而放這一箭的就是她。這個她怎麼能知道呢？

大概夫婦互相愛好的總有她這樣的見解：惟其愛好，就要求所以愛好之故。這實在是神祕而難以解答的。難解答而定要有個簡明的解答，往往想到了永久為伴這條路上去。當年老先生同他的夫人也會這麼想過；不但想過，而且彼此說出來質證過。不料所見相同，喜得他握着夫人的手儘是加緊。夫人掙脫了，斟了一盃滿滿的酒，笑着奉與他道：「我們兩心相印，與你分喝這一

盃，作爲祝典！他就湊上去喝了一半。餘下一半，她喝乾了。這是個不可磨滅的記憶。但是兩人的期望終於成爲虛願，才到中年，她便離他而去了！他同殘毀了心肝一般，傷痛至於不可說。雖然喝酒也只是無效的排遣，但不喝酒又叫他怎麼辦呢？一年一年喝下去，一年一年覺得當初兩心相印的期望更有意思，然而這是決不能達到的了！他想起了這一層時，便嫌恨自己的軀體重重的，不能飄飄地浮起來，浮起來，在空中吹散，化成微至無質的塵點。這一回被表姪女重重地刺動他的舊恨，又正當舊病疊新病的時候，當然更見傷感了；他簡直連歎息也嫌恨，假若就此歎不出來，豈不比較好一點麼？

但是她料想不到那些。見他不要喝茶，神氣很疲倦，便想讓他靜養一會；自己坐在原先那椅子上，一手剝弄瓷盆中才透了二三寸的水仙苗。

室中靜寂了一會，忽聽外邊有匆急的腳聲。緩之趕了進來，嘴裏嚷着，「開飯罷！開飯罷！」及見老先生躺在那里，便招呼道，「老伯在這里。我們好久不見了。」說着，卸下大衣和圍巾。他的臉上凍得紅紅的，非常鮮豔。

「來不多久呢。我們好久不見了。」老先生略微坐起，很費力的樣子，與綏之點頭。綏之忙說：「請躺着，不要坐起來」時，他重又躺下，急促地喘氣。

綏之也坐了，聽夫人講老先生的近況，只是皺着眉不響，實在安慰的話語太難想起了。聽末了，他只勉強地說：「老伯不要憂心，慢慢兒調養就得了。」回頭却向夫人說：「我們開飯罷。」

老先生沒有回答，不是不會聽見，便是回答不來了。

喫飯時老先生覺得這飯煮得太硬了，稀疏的幾個牙齒不大濟事；又覺得湯不很滾，嚥下去不大舒服。表姪女見他喫得很艱難，揣知老人家對於飲食另有癖好，便替他改盛過較爛的飯，又重做了一碗沸燙的湯。他才勉強將半碗飯納入腹中。

飯後休息了一歇，綏之有點不耐了，向夫人說：「這是去的時候了，我們去罷。」又向老先生說：「今天很不巧，不能同老伯多談一會，我們有個……」夫人便搶着說：「剛才我已告訴伯伯了，我們有個消寒會。這個真不巧，否則儘可多談一會。希望伯伯改日再來這裡玩一整天。」兩人說時都現着抱媿的笑容，但也可認作厭棄的傲態。

「我本來也要走了，我不能就此躺在這裏！」老先生感慨地答說。他心裏却尤其憤憤，但並不恨誰，只恨自己不是：「爲什麼忽然動念，要到這裏來！這裏豈是配我句留的！現在果然被人家趕走了！」他便支撐着坐起來，又支撐着站起來，預備要走。這使綏之夫婦感覺不好意思了，兩人不約而同地說，「不要緊，可再坐一會。」

「我本來要走了，改日再見罷，」他開始舉他的艱困的脚步。

「那麼不虛留了，你自己要保重呢，」她以女性特有的聲調向他作別。

「多謝。」

「僱一乘轎子，坐了去罷，」綏之親切地勸說。

「不必。我慢慢地走去，可以運動運動血脈。走得乏了，沿路見茶館便可休息。而且也可臨時僱轎。」

綏之夫婦送他到門首，看他孤獨的背影在嬾嬾的冷冷的陽光中很慢地移動，兩人同聲歎一口氣說，「可憐！」他們回進去略微整理一下，便攜着手赴消寒會。聽了幾曲雅歌，開了幾回笑



口之後，却把老先生給與他們的印象忘得乾乾淨淨了。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哮喘；咳嗽發作時，便立定了，只是拍胸，待咳過了再走。他心裏不斷地悔恨，「這一趟去看他們真是多事。」更想起了別的感受：「現在什麼事情都變了，看在我眼裏總覺得不合適。朋友聚會是有的，爲什麼要夫婦兩個一同去！這算顯示你們是成雙作對麼！未免太難爲情了。」他想着，眼睛裏便放出無力的含怒的光，至於他們兩個並不在他面前，那是不管了。

他在路上喝了三次茶，才走到每天去的那一家茶館裏。這髮髻到了久別的家裏了，坐上那破舊的椅子，覺着特別有味，夥計斟來的白開水也異常甘美。他就此默默地享受着。其他茶客的喧聲笑語，當然和平日一樣，足以引起他的孤獨之感。他只有避的一法：他的耳官本來就不大靈便，又加上個特意的不注意，一切聲音就只是迷迷糊糊的，沒有意義了。他更勉強拒絕內心的憤慨等等，不讓牠們火熾一般冒起來。他的眼皮闔着，但並不入睡。

茶館裏開窗本不多；冬天的太陽一偏西，就滾一般地去了，於是更覺陰暗而有寒氣。衆人呼出的炭氣和吸水煙的人吐出的煙升騰不散，一切人物全有點模糊，髮髻在濃霧之中。不很明亮

的挂燈點起來了，只染紅了附近的一團煙氣，其外依然被着陰影。這等情形，老先生有幾十年的經驗了，所以全不去注意。

憤慨的醜態經拒絕，不免時常要偷偷地冒起來。他就張開眼來看看四圍，或者喝一口白開水。這一次開眼時，茶客已沒有一個了，方才覺得耳朵裏好一會不聽見迷糊的喧聲了。夥計在那裏擺齊那些散亂的椅子，很不高興的樣子，只用一手將椅子輕輕一拖，不管牠齊不齊就算了，椅足擊地板發出寂寞的音響。這分明不可再留了，老先生只得悵惘地走出來。幾陣尖風把他一吹，便引起了劇烈的咳嗽；這時候他的臉成爲充血的，倒似乎很有神采的樣子。

他走過一家水果舖時，看見一大堆的橘子擺在那裏，紅的顏色在煤油大手盞的光中發亮。忽然念頭一動，便買了一個，藏在袖裏。他在冬令不大喫水果的，因爲那種冷覺太刺激了。現在買這一個，原來想去換屋主人家孩子的叫他一聲的。但是他失敗了！

老年人對於幼年的情景，記憶特別深刻。對於近時的遭歷，便比較浮淺一點。但在沒有忘掉之前，却又會時時逐一想起，正如許多模糊的畫片在眼前幌過一樣。他躺在牀上，再也不能入睡，

他的孤獨的心儘在那里看畫片呢：「長姪女看我的病這樣輕淡，世間那還有親切的同情……少年人總是歡喜胡鬧，天寒便弄什麼消寒會……事情全變了，胡鬧還要夫婦同去……我的妻……她死時那副帶青色的面孔……『成雙到老』這句話何等甜美，但何等傷心……沒有一個孩子送她……可恨那孩子偏不肯叫我……恨什麼呢，全沒有我的分了！」

種種思念在他心頭浪一般涌起，循環不已。兩腳只是不溫，如插入冰窖之中。身體被被凍和衣裳壓得不能動，只好僵僵地蜷着四圍是無邊的黑暗和沈寂，好像那光明熱鬧的世界把他忘了。

一九二三，一，二八。

## 平常的故事

仁地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夫人正在那里做鍼線。一種說不出來的軟軟的蜜蜜的心情使他停了脚步，不轉睛，也不開口臉上卻漸漸地展露出笑容來。

她坐在靠窗的桌子旁邊，外來的光射在她的右頰上，顯出鮮明的微紅，鬢髮被輕風吹拂，徐徐飄動。她手裏做的是一隻小鞋子，只有二寸光景長，差不多是洋娃娃穿的；鞋面是粉紅緞，用彩線繡着美麗的小花。現在她正把鞋面同鞋底聯綴起來；這很容易弄得歪斜的，所以她凝心壹志地做她的工作，幾乎把一切都忘了。

但是她立刻覺察這時候仁地已走進室來，而且正凝視着她。一種近乎反射作用的動作便跟着表演，她把手裏的東西向右腋下藏着，臉上不好意思的樣子，對着仁地只是笑。

「已經給我看見了，不要藏起來罷，」仁地說着，走近她的身旁，拉着她的左臂，意思是要她

把手裏的東西拿出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她的左手儘向右腋下伸去，右臂也挾得愈緊，似乎這樣就同藏在山窟裏一樣地祕密了。同時她仰視着仁地的面，笑得更嬌羞了，全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

仁地放了手，檢起桌子上另外一個已經繡好的鞋面，很感興趣地說，「這裏還有呢！」他看了一會，上邊繡着的花，又說，「你怎樣就想到弄這個玩意兒？他還沒有來，你就這樣地爲他盡力。待他來了，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命麼？」

她才不再藏匿，把左手拿着的小鞋子也送到仁地手裏，恬然說，「這早晚要做的，現在沒事，就隨便做幾鍼。你看，這式樣怎樣？」她不待仁地回答，把那小鞋子又搶了回來，穿在兩個指頭上，在桌面點着，作爲小足行走的樣子；一壁小孩似地喊道，「走來了！走來了！……你覺得快活麼？」這時候她嬌羞的笑容上更露一些驕傲的意思。

仁地放了小鞋面，把右臂鉤着她的肩，面孔緊貼着她的面孔，甜蜜地說，「怎麼不快活？他要走來了，一步近一步了，我同你一樣地快活呢！」說着，兩人更貼得緊密一點。

他們兩個會經過一個疑懼的時期，但現在已跨入希望的新路了。他們以為快要來的她的身體上的苦楚只是暫時的，絲毫不足害怕；尤其是她自己，雖是起先頗有點畏縮不前的心情，此時卻已鼓起勇士臨敵一般的氣概了。兩人間愛情的減淡更是不成問題，彼此自信決不會有這麼一回事。而那小鞋子的主人的到來，足以證明兩人愛好程度的高，又髻髻給他們塗上一種濃厚的膠水，使他們凝合得更為緊密，所以加濃愛情是必然的。況且教育這件事情正是他們倆喜歡研究的，人家的孩子總不免因種種的關係，不能盡如他們的理想施以教育，而現在他們快要有完美如意的自己的孩子了；那孩子的到來不是有意幫助他們，要使他們的研究大有進步麼？他們這麼想着，便覺前途有個極光明的境界，雖然近於浮幻，不能夠摹繪出一個清切的景象來，但牠比較現在的更為有味，更為可愛，那是可以確信的。

因此他們常常談起將來的事情，不嫌瑣屑，不避重複，規畫了這樣，又提起了那樣。他們覺得就從這裏邊已經嘗到了新的趣味，甘美非常。但這僅是個開端罷了；隨後的儘管繁滋的趣味正多着呢，那還可以言說形容麼？

仁地夫人更不免從事實際的預備，前幾天縫好了一件可愛的小絨衫。一種近乎羞慙的不可解的心理使她把牠藏在衣櫥裏，沒有拿給仁地看。今天她忽然想起做那雙鞋子，卻給仁地看見了。她見一個鞋面到他的手中時，隨即覺悟藏匿得無謂，所以便把將完工的一隻授給他看。滿是的愉快和成功的興奮同時侵襲她的心，她便不自禁地發出天真的嬌態來。

他們倆緊貼了一會，仁地憐惜的聲氣說：「不要弄罷，免得晚上又覺腰痛。」他就坐在夫人旁邊的椅子上說：「你真想得周到，這鞋子的頭這麼寬闊。」

「這個軟鞋本來給他穿着玩的，初生的孩子不穿鞋子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我們給他預備一切東西總該十分周到，不論在小身體上或者小心靈上，要使他沒有一點不舒適。」她的語調柔和極了，容色慈美極了，使仁地陶然若醉，好像正對着一件出色的藝術品。

「我正想給他做小被袱，」她又說，「用白的佛蘭絨做；襯褥是很厚且軟的，夾層裝着木棉花。準我們屢次商量定當的，買一架白漆的小藤牀，把被褥舖在上面，張着羅紗的蚊帳。你試閉着眼睛想，在這裏邊，躺着一個比蘋果更鮮紅，比羊脂更肥嫩的……」她截住了不再說下去，看她

那輕鬆愉快的神情，似乎她所說的正在她的眼前顯現了。

仁地握着她的手，輕輕地捏着，說：「這個比圖畫更好看了！比圖畫更好看了！」停了一會，他又說：「我們讓出樓上那間廂房做他的臥室，那邊不大有人走到，好使他穩穩地睡眠，不受什麼外界的驚擾。」

「那麼我們要裝飾那間廂房，使牠格外適宜於他。」她從仁地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指點着牆壁，說：「我想在牆上須挂些優美的圖畫，叫他不識不知的小心靈中先感受到賞美的愉快。沿窗的地方可以供些鮮花，或者精妙可愛的玩意兒。」

「你更有可以供獻於他的呢——你的歌唱。他從小聽慣了你的歌聲，將來怕不成個音樂家麼？我們更當爲他畜幾頭鳥兒：鳥兒種種的鳴聲正可訓練他的聽覺，而活躍的姿態又足以引起他的注意。」

「我們要預備的事多着呢，」她更覺得起勁了。「爲他的戶外生活起見，應當把後面那個園修理得整潔優美一點。到他能夠行走了，應當在那邊布置些適宜於他的運動器具。他喜歡與



花草家畜爲伴侶時，便應當給他規畫圃地和畜園……」

「總之，我們不願意給他少些的損害，那是不用說的；我們更要積極地幫助他的發育，讓他盡他的可能的量。這不能說是我們的一種責任，說了責任反覺得務外了，髮髻有誰在那里督責着似的。這實是我們的唯一的做法，感情和理想就是牠的原動力，惟有這樣做我們心裏才覺舒服。」

她搶着輕悄地說，「現在覺得他在裏邊動，輕輕地，不可明辨地。不知他已經長成到怎樣了。」她說着，靠近仁地，把頭斜枕在他的肩上，微閉雙眼，右手拍着他的前胸，表現她對於未生者的深愛。

「他真是幸運兒，」她又唱睡歌一般地說，「竟被他找到我們這裏來。他的世界，最適宜於他的世界，已經在我們的感情和理想中完全地結構成功了。我們在這個世界的門口等待着，他只要一跨入，就是裏邊的主人翁了。」這與其說是她對於未生者的幸福的豔羨，不如說是對於自己的慈愛的驕傲。

「原是什么呢，」他撫摩着她的額髮，深味她所說的話。

小孩子出生了，仁地夫婦兩個自然是歡喜。

樓上那間廂房卻依舊堆着雜物，並沒有給小孩子讓出來。仁地每天在學校裏，當然沒有餘多的工夫管這等事情。他的夫人後來漸覺身體困累了，也沒有這勇氣指揮老媽子去幹生產以後，她又忙着照料小孩調養自己身體的事，便把讓出廂房這件事忘了。至於圖畫鮮花等等更無從聯帶想起，因為眼前只見藥水瓶小浴盆尿布紗帶等等東西。

母愛出於天性，仁地夫人體力沒有復原時，便不顧自己地撫愛她的孩子。一聽見他的啼哭，便叫老媽子把他抱過來，給他吸乳。晚上把他睡在自己身邊，這樣，給乳就便當得多；况且她真喜歡同他一起睡，這樣趣味是先前不曾嘗過的。於是自漆的小籐牀儘不妨從緩購辦，佛蘭絨的被褥，裝着木棉花的襪褲和羅紗的蚊帳當然更不必亟亟了。

這一晚是悶熱的天氣，空氣很濃厚而且潮潤，大有下雨的意思。仁地坐在書室裏，就那暈圓

的燈光底下讀一本新出的雜誌。那種雜誌是專門研究教育的，對於兒童的性情和他們所需於大人的幫助尤其注意，仁地爲着自己的興趣極願意讀牠，——當然的，於他的職務上也有好些足以應用之處。他剛看完了首篇的第一節，窗外吹來一陣可厭的風，似乎帶着一種腥氣，這使他感覺不快，周身只是癩癩的，麻麻的。他的眼光便離開了書面，背心靠着椅背，兩手按在頭頂，打了一個呵欠。

他的夫人的臥室就是隣室，這時候她已經伴着孩子睡了。漸次復原的身體最需要的是濃睡，雖是那當心孩子的下意識時時督促着她醒來看一看，或者給一回乳，但一側頭便又熟睡了。她那靠着孩子一邊的手臂總把孩子圈住，使他躺在她的腋間；這樣，她以爲雖在夢魂之中，她依然保護着他，而他也依然給她以無上的安慰。

小孩子忽然哭起來了，聲音有點啞。仁地聽了，立刻想把他抱開來，免得鬧醒了他的夫人。他極輕的腳步走進臥室，更用極輕的動作把他抱起來，然後退回書室。但是那小孩子不懂得他的意思，兩聲三聲繼續地哭着；他的小眼睛閉了攏來，眼眶顯出幾條細的縐紋，小鼻子微微地搖動

着。

仁地在室中來回踱着，又輕輕地顫動小孩子的身體，希望他受他的催眠。可是全然沒有用處，小孩子還是個噉哭，而且更爲用力，每一聲延得更爲長了。換個方法，抱他到燈的近旁，希望燈光的激刺使他的緊閉的雙眼開了，因而便止住了噉哭。然而這也只是個失敗的方法罷了！

仁地不免有點心焦；聽得一聲尖利的噉聲時，就髣髴細小的鍼尖在皮膚上刺着，雖是說不到痛楚，卻總覺是一種異樣的不安。在沒有方法之中，他只得冀圖僥倖地祝禱着，希望他哭了現在這一聲，就此爲止。然而又是一聲，兩聲……

濃睡的她卻已聽見了她的愛兒的叫喊（這可以用說不是用她的耳朵來聽，而是用她的精魂來聽的），馬上醒來，他不在身邊了。再一辨聽，知道在仁地的手中。便憐惜地慈和地說，「抱他來罷，抱他來罷。」

仁地聽得她的呼喚，不禁背部同臉上都熱烘烘起來；他想，「本想要讓她醒，現在偏把她驚醒了！」便勉強禁抑着憤憤之氣回答道，「沒要緊的，你睡就是了。」

這一句極平淡的話怎能使她就安着心再睡去呢？况且小孩子的哭聲在那里繼續地刺激她的聽官。她的感情緊張起來了，便沈重地說：「你只要把他抱來，我現在不想睡！」

他覺得她的語音不大順耳，她說話向來沒有這樣剛勁的，就髣髴小兒受了大人的呵斥，立時起一種被屈和失戀的悵鬱的情緒；胸部也似乎飽悶了。他不再希望小孩子停止號哭，趕快把他送到她的身邊，便回到書室裏。

她馬上把他擁在胸前；乳頭塞進他的小口裏，嘯聲便停止了，只有些啞啞的音響。她同時不自覺地端着仁地，卻覺得很奇怪，紅漲的面孔，全部分是緊張的，眼睛絕不看一看她；放下孩子，一轉身便去了。她悵然如有所失，無力地喊道：「你何不在這里坐一坐？等一會再看書也不要緊。」

「我要在這里坐一歇。」仁地信口地回答；他簡直不會思想，自己說的什麼也有點模糊。他正對着窗外的黑暗呆着，心裏麻麻的捉不住一個念頭，卻總含着些怨憤的意思。無賴的風把他的書葉吹了好些過去，他把牠翻過來，到第一篇的地方，預備繼續看下去。可是只見一行行的黑痕在他眼前浮動，每字的形體便已辨認不清，不要說詞句裏邊所含的意義了。

他不想再看那雜誌，一手支着頭儘是發呆。隔了一會，自己勉力鎮定，才把麻亂的浮念撇開，開始聯貫地思想：「她爲什麼這個樣子呢？這當然因爲憐惜孩子，不忍叫他多哭，而我偏不就抱去，她於是動起感情來了。她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相對的不好的意思，這是我應得諒解的。只是那孩子很可厭，好意地抱他逗他，他偏要哭個不休！假如他不這麼哭得長久，此刻她還是穩穩地睡在那里，怎會動什麼感情呢？」

那產生不滿一個月的孩子，不知不覺地在母親懷中吸乳時，開始被他的父親厭惡了。

同時仁地夫人正在牀上垂淚呢。

她叫仁地到裏邊來坐一坐，誰也料不到他會得回絕的。她又回想剛才仁地那副神情，不禁頭腦裏岑岑發脹了。睡魔已被趕得遠遠，她只有張着眼睛苦想：「他爲什麼這個樣子呢？」

她無論如何想不出他所以這樣的原因。後來細數睡醒以後的經過，才覺得剛才感情緊張地回答他那句話，叫他只要把孩子抱來，或許使他不快活了。她於是想，「這是從來不曾遇到的；我們自從結婚到現在，總是以溫和的面目相對的。今晚卻看見了憤然的面目了；而且他積極地

表示反抗的意思，竟不高興進來……」她想到這裏，眼淚就滾下來了。

許多恐怖的幻象在她前面閃過了以後，她悽然想，「假如這是第一次，也就是末一次，那邊沒甚妨礙。但假如不是末一次呢？……沒有這孩子就決沒有這一回事……你爲什麼定要闖來呢！」這是她對於孩子的第一個嫌厭的念頭。她心裏想着，眼睛便瞪視着孩子的小面孔。他的小面孔背着燈光，看去很不清楚；只依然有些嗶嗶的吸乳聲。

「仁地，你且進來坐一會，我同你講話，」她柔和而微顫的乞恕的聲音喊着；在這靜寂之中流散開來，大有神祕的意味。

仁地便走進她的臥室。

五年的時光過去了。孩子很長成，身體和智慧都足使仁地夫婦覺得愉快。但並不是仁地夫婦的理想實施了的結果；他們都有自己的事情（他在學校裏教書而且從事撰著，她也在近旁學校裏擔一點功課，兼管家裏的事務），更不能超過了現實的而去實施他們的理想。

那孩子沒有得到爲他特設的運動場，只隨便在後園裏玩着，甚至在室內不顧衝撞地奔跑着；這樣，他的腿力乃至體力卻很壯健了。他也沒有自己的圃地和獨管的畜欄，但任意摘一棵草來看看或者握一把穀來餵給雞喫，是沒有人禁止他的；因此，他卻領會到與生物作伴的趣味了。父親同母親有時候擁着他在膝前，講些故事給他聽；這在他們是一種安慰和休息，然而他的想象力卻被引起了。他的命運正與大部分的孩子沒甚相差，不見得特別優異，但也不是特別不好：

一天是星期六的傍晚，每週出版的幼兒讀物金星從郵差手中送來了。孩子已成了一種嗜好，金星送來之後便急急翻開來看，似乎立刻要把牠嚼了下去。此刻他撕去了包封的紙，一看封面，便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那封面上繪着猴子與兔子對舞的圖：那個猴子的臉滑稽極了，左眼睛閉着，右眼睛不自然地張開，鼻子也歪斜了，舌頭完全伸了出來，竟是舞臺上一個小丑；那兔子的姿態卻十分優美，穿着雪白的舞衣，鬚髯仙女一般。

孩子把封面欣賞了一會，便翻轉來看裏面的篇幅。後來翻到幾幅故事畫，覺得弄不大清楚了，只見上面畫着些火車，房屋，煙囪，猴子，大蛇，異樣的鵝，等等東西。他拿着書轉身就走，去找他的



母親，右手的食指指在載着這幾幅畫的那一葉，似乎怕牠逃走了。

「媽媽，這是什麼？」他跨進母親做事的那間屋子，便問出來了。這時候她在那里縫一件孩子的小衫。外來的光射在她的右頰上，輕風吹拂着她的鬢髮，正同五年以前一樣情形；只是顏色不復鮮紅而有點蒼白，頭髮也稀疏得多了。

「什麼東西？」她頭也不回地問。

「這是什麼——這金星裏邊的畫？」他走近了，小身體貼在她的大腿上，不停地搖曳着；頭顱枕着她的臂彎，因此，手腕的工作被妨礙了。

她溫和地告誡道，「不要這樣子，你站直了。」

「這是什麼——這金星裏邊的畫？」他並沒有聽到她的告誡，只是重複地問，聲音中帶着焦急的意思。

「做的是你的小衫呢！」她推開他的身體，接着說，「快不要這樣子，讓我今天快快把牠做完了。」

他覺得沒有意思，不自然地站在那裡，躁急地說，「這是什麼呢？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她才回頭看一看他手中的書，便又低着頭做她的鍼線；慢慢地說，「這個麼？你叫爸爸講去，他在樓上呢。」

孩子似乎想了一想，便轉身向樓上去找他的父親。

仁地正在書室裏預備作明天的演講稿。明天是這地方的教育研究會的集會期，他們請他對於「我們怎樣做父母」這個問題發表一點意見。這當然是辭不掉的。何況他本來很有討論這一類問題的興趣，所以今天他預備這演講的稿子。

但是他想了好久，還沒有下筆寫第一個字。

他近來的心情有點變常，只覺恍恍惚惚的，總不能集中在一件事物上邊，循着次序想下去。學校裏的功課已使他消費了好多的心力，什麼會什麼社的事務又像繩索一般牢牢地牽繫在他的身上。人家因爲他對於教育很有研究，時時與他通信或是約期訪問，同他商量關於教育上的種種問題，更有幾家報館同雜誌社需要他不絕地供給文字，藉以增重牠們的刊物的價值。他

自己確也有好些的心得積蓄在胸中，由假定而成熟，幾乎像泉水一般要沸涌了，非得把牠們寫了出來不可。這樣，他的心裏就非常忙亂了。想先做了這一件，但那一件也覺得是急於要做的。躊躇了半晌，結果一件事也沒有做，甚至一件事也沒有想。那些擠到眼前的事（如按時的功課，追稿的人等在旁邊，訪問的人坐在會客室裏了），固然不能不照常做去；此外，便是回一封信，也似乎十分艱難了。

每天晚上，他總是若有所失的樣子；以爲未了的事情太多了，但一天的光陰又垂盡了！這使他連睡眠也不得寧靜，熟眠這回事幾乎是無緣了。明天早上，吸着清新的空氣，對着光明的晨曦，心裏卻舒快得多；以爲這很好且很長的一天，總該有好許多事可以料理一清。然而恍恍忽忽的心情就跟隨在後面，到了晚上，依然是個若有所失。

他時時自揣：這算甚麼閒呢？還算是忙？若說是閒，爲什麼心裏沒有一刻的安定？若說是忙，又爲什麼每天總覺延擱了許多事下來？疑問的結果是一聲歎息：「唉，怎麼得了！」

現在作這演講稿是擠到眼前的事了。他對於這個題目似乎很有發揮，可是要把具體的辭

句寫上紙面，還覺得很是渺茫。毛筆夾在他的手指間，手支在他的額角，左手按着嘴唇，他這樣地在那裡凝想。

小孩子走上樓了，還沒進仁地的書室，便匆遽地問，「爸爸，這是什麼？」這樣重複地喊了三回，他的身體已貼着仁地的身旁，正像剛才貼在他的母親的身旁一個樣子。

「不要胡纏，到樓下去玩！」仁地厭煩地叱着，他的眼睛注視着平舖的空白的稿紙。

「你給我講一講，這幾張畫是什麼東西！」他的小手抓着仁地的衣袖，乞求的眼光釘住在他的唇邊，希望立刻有滿足欲求的話語從裏邊流散出來。

仁地有點憤憤了，更不能留心去聽他說的什麼，只是縐着眉頭歎息着說，「我在這裡做東西呢！」

「這是什麼呢？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小孩子又責怪了，那種聲氣比剛才責怪他的母親更是厲害。他的小身體抵住了仁地的腰部，着力地搖了幾搖，藉以發洩他的不平。

突然的衝動，仁地舉起手來在孩子的肩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厲聲說，「對你說過，我在這裡

做東西」他便把手裏那枝筆在桌上用力拍着。

同時孩子手中的金星墜落在地板上；激越的哭聲從他的喉間涌出；臉上涕淚交流，一條條地發亮；兩腳輪替地在地板上踏着。

悵惘的心情立刻接替着仁地剛才的憤憤，因為他電流一般快地想起了這些念頭：「孩子的事情不是一打可以了的。況且不論什麼，我們應當爲他着想；那麼尤其用不到打這回事……我何嘗主張打他……但是，我的手已經打在他的肩上了……也不止一次了，沒有一點意思，徒然引起一種難忘的悔愧，再沒有比這個更糟的事情了！」

他於是勉強笑着去握孩子的手，又替他拭去眼淚，不好意思的樣子催促他道，「算了罷，算了罷，不要再哭了！」

孩子一經撫慰，由被打的哀苦轉而爲受戀的酸心，非特不就止哭，而且至於嗚咽了。仁地再四勸慰，孩子索性伏在他的膝上哭。

仁地夫人已從樓下趕上來，嚷着「什麼事了？」及見孩子伏在仁地的膝上，金星掉在地板

上，便已知道了這事的原由；因說，「你隨便給他講一講就是了，何必要他哭！」

她說着，撫摩孩子的頭頂，用她自然的溫和的語調說，「好了，不要哭了！」孩子立即轉身，像鐵錘就磁石一般地貼着她的衣裳；但仍然嗚咽不止。

仁地正欲向夫人申辯，說明自己在那里作稿子，沒有留心到孩子的請求；他的眼光自然就射到那平鋪的空白的稿紙上。

一陣更爲悵惘且慙媿的心情忽然壓迫着他。他不禁低下頭來，終於沒有申辯的勇氣了。

## 游 泳

星期日的上午，幾位教師聚在休息室裏閒談。

耀眼的熱烘烘的陽光透過東面的玻璃窗，印在地上，清楚地顯出縱橫的窗格子。窗外開着幾叢大麗花，濃綠的葉，錦一般光亮的花瓣，自然使人感覺這是夏令了。

運動場中異樣寂靜，彷彿空虛到沒有空氣似的。雖然有三五個學生，在家裏怕受大人的嫌厭，家裏也實在少有他們插足的地方，又沒有別的地方去玩，只得蹣跚到學校的運動場中來，同平日一樣，玩那木球鐵槓之類；而終竟與平日的擾擾大不相同。他們的呼喊的聲音以及玩具擊觸的聲音細微而不揚，只是夢幻似地響着，如在很遠的地方。而平日被抑沒的小雀子的鳴聲反而顯明起來，在簷頭，在樹間，互相應答，破這異樣的寂靜。

幾位教師大概是談起了遠東運動會，便論到游泳的問題。有人說沿海的人大多善於游泳，

就有人接着說日本男女幾乎個個會游泳的：他們的心意漸漸集中於這件事情，只覺得牠的興味正在濃郁起來。

「我也會一點游泳。」說這話的是體育教師司徒先生，他的眼睛放出炫能的光，臉上的笑容正像一個絕無怕懼的勇士。他穿着運動坎肩，兩臂裸露；人家看了他上下膊突出的肌肉，一定會想起餐盤中的燻田雞。他說着，直伸兩臂，繼向兩旁垂下：這樣的好幾回，他不自覺地在空氣中游泳了。

室中幾個人都停了嘴，趣味的眼光看着他。

「我們那村的近旁，有個寬濶的池塘。打魚的常常到那邊去取銀鱗的鱗鰓，放牛的常常到那邊去讓牛兒洗澡。那時候我才七八歲，跟着一起同伴也到那邊去玩。夏天到了，趕牛的孩子高興時，就跨入池塘，這樣那樣的儘是游泳取樂。我們看得涎沫都流出來了；有幾個提議我們也來練習練習，大家沒有不高興。起先是幾個人牽着手來的，或者扶着一片木板——船家抹了桐油曬在那里的船板，我們就取來用。後來手也不必牽了，木板也用不到了，能夠鑽到水底去檢特地



投下的甌塊石子，能夠從這岸游到對岸。大家漸覺那池塘地步狹窄，沒有什麼大興趣，便改往活水的河裏游泳。這也平常得很，絕無困難，如在池塘裏一樣。」

司徒先生說得起勁極了；閃爍的眼光環視室內諸人，更提高他的喉嚨，又舉起右手舞動着，助增話語的力量。「有一天，我從別處回家，這條路中間隔着一渡水，往還總是乘船的。可巧那天沒有一隻便船，特地去僱也僱不到，也像現在這樣的時令，船隻都載着農人往田間去，而農人更沒有被僱載客的餘閒了。但是我必須回家。心想這一渡水不過二三丈濶，我還游得過去；其餘的陸路，只消兩腿搬動搬動，當然不成問題。我就決定照這樣辦。到了那河邊，脫下鞋襪衣袴，捲成一束，左手把牠高高擎起，才慢慢地走下水。水齊到我的腰時，我使用踏水式游泳着，右手幫着忙，好似一支槳。這樣穩穩地輕輕地渡過了這渡水，在岸邊用手巾拭乾了身體，穿好衣袴鞋襪就走，似乎沒有這一回事的樣子。那時候有幾個撈水泥的農人看見我，他們都喝采道：『好好本領！』」

國文教師李先生聽得出神，彷彿聽沙場歸來的戰士敘述他血戰的功績。待司徒先生語聲歇時，才嚥了一口氣。他不料他即此爲止，頗有點咀嚼得正有味，忽然食品不繼的樣子。

算學教師程先生聽着，心裏將信將疑，探察的目光便注定司徒先生的面部，尤其注意他的眼睛同嘴。他想一個人擎起了全身的衣服，從從容容踏過一條二三丈寬闊的河面，確是一件有味的事情。於是隨時發出意義不同的嘆詞：「哦……哦……哦……」

庶務員田先生是個多血質的標本，大家說他心口如一而且心裏留不住一些思念的，他等司徒先生說完，便緊接着嚷道：「司徒先生，今天游給我們看看！」

於是大家響應起來，李先生的沈默也打破了，程先生的疑念也開起了，史地教師、圖畫教師、書記先生也一齊附和着：「司徒先生，不妨游給我們看看！」

司徒先生一種高興的神態略微收斂，但依然不覺得什麼似的，點頭說：「過幾天我可以試一試。」

「就是今天罷，何必過幾天？」田先生起勁地說，同時站起來，預備爲首奔出這休息室。

程先生頗有看一看的熱望，只怕竟被司徒先生推託掉，便從旁鼓勵道：「就到後面河裏去試試，很便當的。天氣又很熱，正是適宜游泳的時令，司徒先生，勇敢！勇敢！」

的。  
「司徒先生，勇敢！」大家也跟着嚷起來，這聲調正像運動會場的觀衆激勵運動員時所發的。

這就難以回絕了，而況司徒先生本是具有武士的氣概的。他便伸一伸肢體，堅定地承應道：「現在就到後邊去。」

學校的後面是一個農藝場，由學生在那里耕作。場中一株三丈多高的銀杏樹巍立着，倔強的枝幹綴着扇形的小葉，大有神祕的意味，彷彿一個偉大的靈怪。畦間滿鋪着西瓜的藤和葉，注意看時，隨處可以發見有小皮毬大的瓜藏在葉下了。沿河的一角種着玉蜀黍，長得高高的，一株株互相擠緊挺立着。

那條河足有三丈開闊，河水活活地向西流去，注入離這里六七里地的一個大湖。不論誰來到這里，看那流水又清明，又活潑，總感覺一種愉快。對岸是一片草地，耕牛常在那邊喫草；而也是農家孩子的樂土，他們躺下來打滾，如在厚而軟的襯褥上，嘴裏唱着村間的情歌。遠處是幾個農村，叢樹和屋舍密集重疊，大有鬱鬱的佳氣。襯在後面的是一抹遠山，淡淡的，若隱若現的，正像中

國山水畫裏所常有的。

一羣人奔向這安靜的河邊來了。風說傳開來，不止是幾位教師，運動場中的三五個學生也來了，校役丁大和金福也來了；大家要看司徒先生的游泳，如看一個希有的奇蹟。他們的好奇心像怒長的嫩苗，只覺搔癢的，情緒與平時有點兩樣。他們沿河立着，有幾個蹲了下來。

司徒先生已換穿了運動袴，兩條醬赤的多毛的腿堅結有力，似乎是鐵鑄的。他微笑着，表示很不在意的樣子；從埠頭伸一足下水去探試水下的泥灘時，又回頭來看岸上的大衆。

岸上誰都不開口，只壹意等待着，等待着快要實現的好看的事情。近乎直射的仲夏的陽光照着他們，本應感覺焦焦的難堪了，而此時他們全不覺得。

司徒先生慢慢走前去，他的身子便漸漸沈下。他手蘸河水在上膊摩擦，微側着頭看徐徐漾開的波紋；直到水齊他的兩脅，兩腳踏不着河底時，才划動四肢游泳起來。他像一頭田雞，箭一般地在水面射向前去。河水經這急激，反射出碎塊的長條的屈曲的金光。

岸上掌聲齊起。大家覺得這十分好看，出乎意料的快感使他們如狂地歡欣起來。

頃刻間，他在河的中流了；更奮力划向前去，波紋被攪得更爲繚亂。不到一倍的時間，他已在鼓掌聲中登了彼岸。他跨上泥灘，一手拂拭濕了的頭髮；又伸一伸他的肢體；又回身向這岸的人呼喊，揚起他的有力的手臂，正像哥倫布跨上了新大陸。最後他選了一塊石頭坐下休息。

「噲，司徒先生，你再游回來，不要打從那邊橋上回來！」田先生又高興地喊着。他的手臂也學司徒先生游泳的動作，彷彿他正在水中前進的樣子。

「再游回來！勇敢！再游回來！」一陣混雜的呼聲。

司徒先生兩手支着兩個膝頭，挺直了胸膛，坐得很舒服。他聽見了這邊的呼喊，便高聲答應，「略等一等，再游回去就是了。」

一時很寂靜，只約略有點水車聲在遠處響着。間間的白雲在天空飄過，彷彿海中幾片浮冰。一切都沈在靜穆裏；真是平安的境界！獨有焦焦的陽光着人肌膚，此時卻有一點使人不耐的力量了。於是這岸的人有幾個避到銀杏樹下面，有幾個解下外面的衫子蒙着自己的頭；這樣，似乎好得多。

司徒先生站起來了。他作一作勢，兩臂上舉，預備擲梭似地跳下水，換一個與剛才不同的式樣。那知他所站的是一塊突出河中的泥灘，禁不起一着力，便鬆散了他沒有得勁，身體跌倒似地掉下水去，水花同放花炮一般蕩起來。他趕忙用力划着，才回復了游泳的姿勢。

但是事情有點奇怪，他覺得全身的氣力差不多消散無餘了，水力的壓迫則特別地難以抵抗。兩臂回後推時，似乎將彼水力反折了轉來；再腿划動，也感到非常的阻力。因此，他的身體前進得很慢，而且露出水面的部分很少了，終於只騰一個頭顱。

這邊岸上的人看見他這一跌，大家心中一動，隨即聲出這就是所謂驚恐了。於是站在樹下的人依然走到河邊，諸人圍集一起，暫時默無聲息。

田先生開始破這靜默，悄然說：「事情不好罷！他並不慢慢地遊近來，而且儘向下沈了！」

程先生本來在那裏呆看這水面的頭顱，除了渾然的驚恐，心中再沒有別的。及聽了田先生的話，他重又思想起來：「這樣看來，擊起了衣物踏過一條二三丈寬濶的河面，究竟還是尙待證明的。一件事情不然，爲什麼游回來就不大方便，而且有點危險呢？」

李先生斷續地接應田先生說，「事情確然不大好，你看他划着划着，總在那個地方。」這時候他的下頷也浸在水裏了。陽光閃耀的河面，露出大半個轉動的蒼赤色的頭顱，肩頭纏着，眼睛閉着，似乎是一件水中的怪物。這頭顱裏的腦子昏昏的，也不辨將要遇到怎樣的壞事。而四肢總是本能地掙扎着。

「司徒先生，用力！司徒先生，用力！」一個十二三歲的學生寂寞地喊。

校役丁大似乎嘆息又似乎嘲笑地說，「他用不來力呢！」

「他太好勝了！自知力量不濟，何不從那邊橋上走了回來？」人叢中一個人輕輕說。

「他似乎鹵莽一點；沒有站穩，怎麼便可以下水？」又是一個輕輕說。

田先生本已心焦如焚。聽見了這些話，也不問是誰，嚴正地呵斥道，「人家危險的時候，你們還說這樣的冷話！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怎樣設法幫助他！」

那個十二三歲的學生又說，「只有勉勵他，叫他努力划到這岸邊，我們便把他拉起來。」於是他重又喊道，「司徒先生，用力！司徒先生，勇敢！」

其實他並不是一點不前進，這時候已掙扎到小半的途程了。可是他的頭顱沈得愈下；這岸的人只見一叢黑的頭髮，也是快要沒下去的樣子。

李先生悽然說，「只見一叢頭髮了！但是有什麼法子呢！」他回轉頭徘徊着，不忍再看那河面。可怕的景象似乎展示在他的面前了：浮腫而失色的屍體，絕了生機的平日看熟了的這面孔，男的女的悲號流淚，以及那慘酷的黑漆的棺木，一一竄入他的腦際。於是他心裏酸酸的，說不出地難過。

「東街的木匠王四是很好的水性，」金福覺醒似地說，「不如去叫他來，遊過去把司徒先生迎回來。」

「從這里走到東街須十多分鐘呢；來回便是二十多分鐘，這還來得及麼？」一個人鄙夷不屑地說，金福的提案便被打消了。

「可惜我們都不會游水！」田先生只是跺脚，鼻頭上綴着粒粒的汗珠。

「這可見游水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大家應得練習。」



「遠東運動會中列入這一項運動，未必不是提倡的意思。」

「我們學校裏也應有這項運動。反正司徒先生是會游水的，不妨請他在課外教授。」

「這事情大概不容易罷……」

「可先用救命圈，或者木板也好。」

「可惜現在沒有一個救命圈……」

「頭髮也不見了！」一個十歲光景的學生號呼着。

田先生蹀脚蹀得更急，「此刻不開教務會議，誰請你們議論這些事情！最要緊的，我們有什麼法子可想事情可怕呢！難道你們不覺得可怕麼？」

「我們怕極了，但是……」

程先生手撚一莖草葉，默想這時候或許就有一件悲慘的事情要發生了。但是他安慰衆人說，「現在還不妨事，沈了下去自會升起來。要三沈三升才沒救呢。」

果然，司徒先生的頭頂又露出水面了。看他儘向前衝，水波動盪得很急，知他正在運出每個

細胞的氣力。

「不是又上來了麼？」程先生略微有點得意的神情。

李先生才回過頭來，惴惴地說，「不會再下去麼？」

「那倒說不定。」

「而且現在他正在河的中心，水力最急的。」

「只要看順流的船，不消用力搖櫓，自會很快地過去，就可見水流的急了。」

「我們不應該慫恿他到這里來游水。若在石家場那個池塘裏，決不致發生什麼危險。」

「又是一陣廢話！」田先生再也耐不住，發怒了。

這時候河面只露出半個頭顱，皮膚近乎灰色。沒有一個人去幫助他，他也想不到希望別人的幫助。他不能回想爲什麼落在水裏，也不能揣想未來的景況是怎樣；只模模糊糊地覺得，現在是一個危險的時期！於是他的力竭的四肢不敢停歇，而頭顱儘是想向上頂起來。

但是不知怎麼一挫，他的頭顱又下沈了，而且完全下沈，不露出一點頭髮。

「那邊船」十歲光景的學生向東望見了農人的船，便衝口而出地喊起來。那船上一個男的搖着橈，一個女的當着櫂。在晴明的陽光之下，那白地青花的包頭布，那長僅齊膝的藍布裙，合着她的一進一退很自然的動作，有種說不出的美。

「快搖過來！」田先生跳起地面有一尺多高，不停地招着手，「搖過來！搖過來！」

大家覺得心裏一癢，似乎什麼危險也沒有。「司徒先生，船來了！快努力起來！」一陣高興的呼喊，中間帶點笑聲。

程先生回過頭去向圖書教師說俏皮話：「那船該打的，爲什麼不早點兒來！」

沒奈何的司徒先生當然全沒有聽見這些。不知是他的最後的努力，還是水波衝激的力，他的大半個頭顱又露出水面了。他才很清楚地聽見「船來了」的聲音，他不知道這聲音從什麼地方發的，可是這彷彿給與他一些力氣。他便回頭看船來的方向。

這時候那船已經搖近他的頭顱。像困在水桶裏的鯉魚被求生的意志支配着，奮力地跳起來一般，他的上身突然冒出水面，一手拉住船舷。

「拉他起來！」岸上一陣慶祝成功似的喊聲；也有幾個人起勁得拍手起來。

船上那農人放下他的櫓，走近船舷來接司徒先生的第二隻手，嘴裏咕嚕着，「既是不會，又獻什麼醜……」

## 橋 上

風扇旋轉着，發出蜂羣圍鬧似的胡{ }{ }的聲音。時時聽得啞的一聲那是白衣的侍者在那裏開嘴嚙水瓶的蓋。留聲機片唱起來了：無非是譚老板的賣馬，劉老板的斬黃袍之類，這原是供飲客娛樂的，自然要適合他們的嗜好。

室內雪樣的白；車篷似的遮陽在窗外張開，把火燙的陽光擋住，更兼風扇這樣地急轉，使外面走進來的飲客眼前突然一清，而且似乎覺得炎夏已經過去了。簡樸而雅潔的桌椅彷彿擺着陣圍；瓶中的花枝不停地發抖；玻璃杯反射出耀眼的光。

好些飲客散坐在這些座間：白的青的淺紅的淡藍的衣裙，軟的硬的濶邊的高頂的草帽，裸露的塗上一層粉的臂膊，白羽的蒙蒙茸茸的扇子，都靜靜地慢慢地在那里晃動。他們含着一匙冰吉林，或者啣着紙管吸什麼飲料，絕不旁顧的，帶着一種尊嚴的神氣。他們輕輕地談話，斂抑地

笑，總不願意破壞室內這平靜。

在靠牆沿窗的一座，剛坐下兩個人。當侍者走近他們，表示一種請問的神態時，坐在上首的瘦瘦的組青脫下草帽，一手摩着頭髮，隨便地說，「赤豆鑊冰兩杯。」

侍者回身自去。

「我們還沒有談完呢，」坐在下首的叫做信伯的很感趣味地說。他是小圓臉，眼睛似乎特別小，眉毛淡淡的，鼻子又有點兒塌，這就使臉的中部成爲可笑的模樣；嘴唇很薄，據俗見說，這是能言多辯的標記。

他移動椅子，湊近一點他的朋友，說，「真沒有辦法！卞五爺不敢登臺，恐怕上去了下不來；南 駕六頗想試一試，但是空氣還沒有製造得……」

「希望你直爽地說，」組青的眼睛裏放出冷峻的光，鄙夷不屑地阻止他的話。「我們那有這種閒工夫去記着這輩人誰排行第幾，誰的號叫做什麼！」

「他們都是這樣叫的，不覺得就習慣了，」信伯爲自己解嘲。

「這真沒有意思，」組青回轉頭去，眼光離開他的朋友的臉。「就是不稱他們幾爺幾爺，不叫他們的討厭的號，像你這樣地論及他們，也是不合理的。」

信伯略微覺得不安，把手巾拭着額角，囁嚅地說，「爲什麼……」

「像你這種態度，差不多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應該的，並沒有其他根本的問題。但是，請你聽我的比方：我們看着一輩強盜闖入我們的屋內，他們搶劫所有的東西，打擊我們家裏的人。我們卻從旁議論，這矮的強盜不見得扛得起一個保險箱，那高的強盜已背了三個包裹在身上的：這豈不是最蠢極笨而且不合理的？而你的態度正就是這樣子！」

停了一停，他又說，「其實抱這種態度的人正多呢！我最恨那些豆腐一般性質的報紙，滿紙登着『太原』見什麼客，其幾爺怎樣活動，老潘小陸奔走某地結合某派等等的新聞。這些固然是事實；但至少要有一點疾惡如仇的熱情，要以斥罵最卑鄙最下流的事情的態度來論及牠們，換一句說，就是……」

侍者托着一個建漆的小盤，盤中盛着兩杯錄冰，走到兩人座前，把杯子端在桌上，使鞠躬似

地退下。

兩人都拿起發亮的匙來，調弄浮起杯面的冰屑。組青繼續說，「換一句說，就是發言的不應該取旁觀的態度：我們應該否認他們的一切，應該有手段對付他們。」他開始吸冰水，似乎再不注意在別的事物上。

信伯也默着吸冰水，一會兒，他辯解說，「恐怕不能否認罷？你也承認這些是事實，卻又否認牠們；離開了事實，便連談也沒什麼可談了，還會有什麼實際的效果麼？」他勉強笑着，要掩過他提出抗辯的意氣。

「事實不就是合理！事實不就是無可反對的！現在的大病，就在只看見這些事實與僅不過談談這些事實。」

「我們自然希望慢慢地改善起來，然而現在的實況總是一個必要的根據，」信伯轉換辯鋒說。

「真所謂『俟河之清』呢！」組青陰鬱地笑，顴頰聳得更高，大有不可犯的神氣。「幾曾見



黑色的染缸被肥皂水洗得乾淨了？幾曾見爛了的桃子被防腐劑復了牠的原樣？根據現況慢慢地改善，這不過一個愚者的夢想罷了。」

「然則教育呢，像你所從事的教育？」

「哦，或許有點意思。」組青不高興再說，只願超起冰屑來嚼。心裏卻想：「這也是緩不濟急的事；而況教育不能名副其實，還是個不能便斷定的問題。」——同他談這些，徒然多一番無聊的話，實在沒有意思：還是換個題目罷。」他便高興地說，「我們同到公園裏坐坐去，好麼？」

信伯一腔子的話，正想伸枝展葉地蔓延開來，不意被他的朋友把個嫩芽兒緊緊地壓住了，連一點痕迹都沒有長出來，頗有點飽悶的感覺，又像掉了什麼東西似的。現在他的朋友邀他同到公園裏坐坐去，他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便推託說，「我還有一個約會，緩一天再同你去逛公園罷。」

「那麼我們分別了，」組青順手掏出銀錢擱在桌子上。走出那家冰店，眼前突然一亮；又熱得厲害，似乎周身在那里浮漲起來。街心很少行人，無盡的火氈直鋪在長街上。一輛電車經過時，

他看那矮矮的朋友蹣跚而匆忙地搭了上去，便沒人車箱裏的乘客之中。

他想公園裏也沒有什麼好玩，徒然去看那些活動的華服的架子不自然地晃來晃去，未免太沒意識了。「回去罷。」他便跳上一輛向北駛去的電車。

電車中擠滿了人，他沒有坐的位置，便握住一條挂着的皮帶站着。女人頭上生髮油的味道，日本女人特有的粉的味道，大胖子的汗氣，老人的喘息，熾盛的哼呼，種種聲臭充塞着，使這車箱似乎比牠的實體更狹隘了。他頗有點不耐，憤怒似地看着那些同車的人。

當然與平日一樣，所見的無非一些癡騷的木然的不思慮的昏昏欲睡的臉，只不過有點老幼和皮色的不同罷了。他每一回乘電車，總對着這些臉發想：「你們這些臉的主人翁，現在正想些什麼念頭？你們知道世間有一個自己麼？你們知道自己以外有個世界麼？」他又自己發問：「他們沒有什麼念頭；他們全不知道；他們如在迷夢也模糊的睡眠之中。」憐憫的心隨即引起，「可憐的睡眠的人們！這樣想不是你們的正途。醒來罷，醒來罷。你們只少一聲高大的呼喊，我來喚醒

你們能。」

此刻他的思念依着老路又想到了這地步，憤怒的眼光便轉爲溫和的，傲然挺立的神態也軟化了。貼着他的背心的客人儘把他擠，他便遜順地偏過一點。

電車經過一帶樹林，吱吱的蟬聲在車聲中還能聽得出來。那林中位置着結構各異的許多別墅，魚鱗似的紅屋面，樸素的農舍似的白屋子，以及搖曳的花樹，急濺的噴泉，都可從樹隙約略窺見。也偶然望見幾個饒有雅興的主人翁，或者徘徊於花下，或者挽着女子的全露的臂腕在那裏談心。

他從車窗外眺，覺得眼中清爽得多；可是他的心裏別有所思，乃在欣賞景物以外。樹林儘向後面奔去，他所思的儘向深處鑽入，幾乎忘了身在車中。

車窗外一大羣攘攘的人突然闌住他的視綫，而電車也到了站口停住了。全車的人都向窗外探望，有幾個搶着跳下車去看。那羣人大都是工人的模樣，嘴裏都作驚訝的呼喊，聲音太多了，不能仔細地聽出他們喊的是什麼。他們的中心，似乎有什麼東西被圍着，所以露出三五個人的

地位的空隙；靠近中心的人齊彎着身軀向下看，站在外圈的許多人都都注視着中心的地面。火一般的陽光無私地照着他們，破且污的青布衫完全濕透了；至於那些赤裸的胸背上，汗滴匯成條條的水痕，彷彿地圖上的河流。

他悵然獨想：「又是什麼事情發生了。這決非有趣的可喜的事；論不定還是鬪爭殘殺的把戲呢。」

自有好事的向站近車窗的觀者問說，「朋友，這里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只聽一個人回答說，「一個泥水匠，從三層樓上跌下來！他們要把他扛到醫院裏去。才扛到這里，便斷氣了！」

「作孽，作孽，」於是車中的幾個婦人不禁咄咄地感嘆起來。而男客們便開始議論，說造一所高大的洋房，總有一兩個命該送死的匠人來應這劫數。更有人推闡這層意思，說否則怎麼鎮得住這樣高大的房屋？全靠生人的魂和血把他鎮住的。這個議論一發，頗有幾個人誠意地顛着頭，以為這是新穎而且確切的見解。

賣票人已經明白了這事的原委，他的平淡的好奇心也就滿足了，便吹起叫笛，招呼開車。一羣人和一帶綠樹向後退去了，才有人趕着跳上車來。

「好怕！」一個才上車的中年男子自語道，「肛門裏流出血來，肚腸心肺統都跌爛了。」

「他從那里的三層樓上跌下來的？」一個胖子乘機探問。他恐怕車行的聲響掩沒了那個人的回答，以致聽不清楚，龐大的身軀便推近他一點；這一來，擁擠的車中不免大家受着影響。

那個人指着後面說，「就在那邊一帶樹林裏，聽說是姓卜的人家造的別墅，現在還不會完工呢。這個倒運鬼在那里粉飾三層樓的陽臺，不曉得怎麼便跌下來了。」

「唉，富人的別墅，窮人的性命！」那個胖子忽有所悟，便顛着他的圓而大的頭沈吟起來。

「那所別墅已經造了好幾個月了，」一個老年婦人驚羨地說，「聽她的語調，便知她是最歡喜講東說西的。」記得二月裏走過那里，便有許多匠人搭起板屋住着。那些匠人喫着大鍋的飯，喝着大桶的茶；就從這點看，那別墅的東家定是個出衆的大財主。天底下最好的東西是錢，有錢的什麼都辦得到，平地上可以堆高山，荒野裏可以起別墅。對麼？」她普遍地問着大眾，而且

似乎預料得定大衆不會反對的。

組青聽着衆人的問答，一壁想：「原來就是造他那所別墅的匠人。這輩人有意罷，無意罷，總是犧牲人家的命！」他的心情緊張起來了，與平日遇到可恨的事件時一樣，便想起家裏書桌抽屜裏的那柄可愛的手槍。

一陣大雨過後，院子裏有一種涼爽之氣，蔓延上屋的藤葉被洗得鮮綠可愛。他正靠窗凝望，忽聽外面有人敲着門，悄然說，「組青在家麼？」

這是熟透的聲音，他不用思想就知道是奚如了，便答應着，隨即開門。

奚如穿着件很新的細夏布長衫，但是前後身都有好些皺痕了。他的頭髮養得很長，向後面梳去，因為沒有用油，便蓬鬆地堆了一頭。他的臉也沒有什麼特別，只是眼睛陷得很深，眼腔圍着一圈淡青的顏色，表示他是個孱弱的人。他不大有鬍子，只在上唇有稀疏的幾莖，已經長到五分光景了。他進來了顛一顛頭，也不說什麼，就坐在一個靠椅上，看牆上的一幅風景畫。

「怎麼好幾天沒見了，你做點什麼事情？」組青也坐了。「看書呢？還是畫畫？」

「什麼也沒有做，」奚如懶懶地說。「在家裏整天睡覺，聽聽曳長的蟬聲罷了。」

「你總是這樣子。據我的意思，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不是向你說過了好多回麼？」組青懇摯地說。

「我也知道。但是我想從一切事情裏尋一點意義，結果總得個否定的答案：『什麼意義也沒有。』這並不是我辜負了牠們，實在是牠們使我失望。我很怕成個思想頹廢者，但是牠們迫着我，使我不得不成個思想的頹廢者！」

「我也很替你怕，如其成了個思想的頹廢者。但是，就我的思想推察，似乎決不會走入你這一路去。在你看起來，或者要說這因為看不透最後的一層。然而我覺得實在不想看透這最後的一層。」

奚如譏諷地笑了；少頃，冷然說：「就像你現在這樣勸着我，假如我真聽了你的話，一變從前的思想行動，那時候試一回想，於你究竟有什麼意思？於我又究竟有什麼意思？還不是同沒有

這回事一個樣子麼？——你依然是這樣的你，我依然是這樣的我。」

「這近乎談玄了，」組青放出堅定的目光，瘦瘦的臉很嚴肅的神氣。「在看不透而且也不想看透最後的一層的我，總覺得這裏決不是一個樣子。你如果聽了我的話，我便得到一種快慰，在生活史上，是進了一步，是擴了一圈；在你呢，由消極而轉入積極，當然也是傾向於進步和擴大的方面。這不是與沒有這回事顯然不同麼？」

奚如不信地微笑。他想這沒有什麼可辯的，只是彼此所覺得的不同而已；人家不能把所覺得的勉強他相信，正與他不能把所覺得的勉強人家相信一樣。

「我告訴你，」組青提示的聲氣接着說。「我也不是隨時隨處總覺滿足，沒有傷感的，可是我絕不頹廢。當我心無所屬，看看我的生活像抽去了空氣的瓶子的時候，當我遇見了不人道的事，大家卻只袖着手在旁邊磕睡的時候，我便傷感起來了。這種傷感十分難堪，彷彿刺心的箭。我卻不學詩人的模樣：不歇地喝一種濃烈的酒，使神經麻醉，以期忘卻心頭的痛。我的唯一的治療法，便是我做！使空虛的瓶子充實起來；我喊！使磕睡的漢子驚躍起來；我先走！使跟在背後的也起



勁奔跑起來。我覺得這才是拔去箭的辦法。我所以……」

奚如相着組青的臉，心想他那種像煞有介事的神氣，那種頓挫抑揚的語調，倒像一個演說臺上的健將。他便聯想起演說辭無非是小學生的文課，這一次說「中國之不振，由於鴉片之流毒，」下一次說「中國之不振，由於公德心之缺乏，」總之，依着題目瞎說而已。他又想到一羣癡愚的聽衆，張着口，咬着舌，定着眼睛，只恐演說的人嘴裏漏下黃金來，他們不及看得清楚。他又想到一陣的霹靂似的掌聲，不禁舉起手來嘲諷地拍着。

「做什麼？」組青覺得奇怪，便停止了詞鋒問他。

「不做什麼。我看那條虹很可愛，所以拍着手。」奚如說時，仰望窗外的天空。天空渾然明藍，畫着半圈彩虹，宛如一道橋梁。

組青不免覺得鬱鬱，彷彿古時孤忠之臣那樣的心理。他愀然說，「你厭聽我的話麼？你以為我的話連一點價值都沒有麼？」

「希望你不要誤解，我全然沒有這樣不好的意思。我不是厭聽你的話，老實地說，我根本上

厭着這個聽，也並不是你的話一點價值都沒有，實在是我不根本上不懂得什麼叫做價值。你若能明白這一點，就知道這於友誼原是無傷的。」他站了起來，寂寞地仰看天際。

「於友誼原是無傷的，」組青也跟着聲明地說。但是他心裏默想：「談說的力量真渺茫呵！還將向誰去說，——而且還有什麼可說！我惟有謹守自己的教條，永遠不再談說。但是這絕不足以傷感，我尚有可靠的權柄在這里！我做，我喊，我先走，我的權柄牢牢地握在我的手裏……」

不知什麼地方的樹上，幾個蟬在那里悠揚地唱着，與日光熱烈時的急迫的鳴聲迥然不同。他們兩人默着不響。

組青時時想着，他認為必要的而且是他所能做的惟有這一件事。他又深信向人談說全然沒有意思，所以絕不向誰說起這個。暑假過後開學，他依然到學校裏去教書；他不放當前的事物隨便過去，總要從裏邊得一點滋味，所以他的教書很認真的。

一天早上，當天的報紙送來了，他便翻開來看，在本地新聞欄內看見一則新聞，使他心裏一

動。這條新聞的大意是：「卞五爺新築的別墅，刻已全部竣工。中間有寬闊的草場，有高爽的涼臺，而人工的瀑布與溪流，尤其是饒有趣味的布置。今定於星期六開園遊會，招集賓朋到彼遊覽。是晚並開跳舞會。卞五爺同他的夫人及如夫人已於昨天到此，豫備屆日招待賓客。」

他想：「剛巧他來了！——就是他也好。並不是與他有特別的仇恨，這輩人有夠得上受懲罰的資格的，誰來湊近我，我便對付誰。」

他出了一會神，忽然涌起一陣疑念：「這事做得麼？人毀滅人是不是一種罪惡？再進一步，我配做這事麼？沒有夠不上的地方？」

「鬼纏了似的！」他放下手中的報紙，譏諷地笑，心裏又想。「這不是早已想得很決斷的麼？我們毀滅蒼蠅，毀滅蚊蟲，為什麼不問問是不是罪惡？至於配不配的問題，我如果不配，還有誰配？難道那些借此爲名，因而攫取利益的人反倒配麼？難道『這個』穿『這個』的人反倒配麼？他們決不配做這個，他們只會縮在一旁，等到人家打好了現成的天下，才出來安安逸逸地享福！」

他想着，咬着下唇微微顫頭，表示一種堅毅的樣子。「不用想了，決定這樣子。」便開始豫備

當天的功課，彷彿他剛才並沒有想起什麼似的。

這天下午，信伯來找他。

信伯無意中談起星期六將要赴卞家的園遊會，他花着他的小眼睛說「卞五……」他忽然縮住了，改過來說，「他的祕書王君同我認識的，他邀我去，我落得去看看裏面的布置。」

「我也去看看，行麼？」組青熱望地問。

「這有什麼不行？我把你介紹於王君，他們便一樣地招待你了。」

「我一準去，」組青非常地欣喜。

星期六這一天，組青上了上午的課，就跟着信伯遊卞家的別墅，直到跳舞會散時才出來。他仔細地認清那主人的臉：下頷特闊，上脣有短短的剪齊的鬚子，眉毛很濃，眼睛發閃閃的光，比較報紙上常常登載的他的相片更其胖一些，而且更其狡猾一些。他自爲試驗：凝神一想，這個臉就清悉地顯露於腦際；如其在什麼地方遇見，總可以立時認出這個臉的主人是什麼姓名。

「沒有人知道。」他踏着秋夜的月光趣味地想，「母親不知道，弟弟不知道，同事不知道，學生也不知道，如其機會到來，我就獨做這願做的事。——其實這個算不得什麼，本沒有叫人知道的必要。我們在家裏念一本書，寫一封信，何以不特地叫人知道呢？這個也不過與念書寫信等量的事情而已，想做時就自己去，並不見得希罕，也不足以驚怪，當然只有默着。」

街上靜寂無行人，兩面望不見站崗的巡警，黃昏候客的人力車也都回去了。月光照在路旁的樹上，葉子全變了顏色，一種描摹不來的光輝籠着，彷彿披一層象牙色的輕綃。秋蟲斷斷續續地叫着，正如情愛的男女當清輝萬里的良夜唱着相互贈答的戀歌。

「如其他在這時候經過呢？」他停了脚步，環顧四周，「那就便當之極了。沒有一點擾亂，不用累人驚惶，而我卻做了一件要做的事。」

他重又舉步，看着地上短短的自己的影子，腦際卻顯出一幅十三四年前的印象來。

那時候他才十六七歲，在一個中學校裏讀書。軍國民教育的呼聲瀰漫一時，體操時間便專操那中隊教練所用的槍不倒壞，是五響毛瑟，由校長多方設法，向軍裝局領來的。可是沒有一粒

子彈。當體操教習喊着「豫備放」，大家把槍平舉時，他總起一種空虛之感，以爲這不免兒戲了；只是右手的食指把槍機一扳，發出微小而短促的「拍」的一聲，有什麼趣味呢！

初冬的一天早上，那地的人民開門時，看見巡警的袖上纏着一塊白布，而巡警分所的前門更挂起一面白旗。彼此問訊這算什麼意思，聰明的人答說「這就叫做光復！」於是大家悵惘起來，覺得這個光復有點像魔鬼，牠來了不知將做些什麼。又想，什麼事總是當心一點的好，便把大門重又關起來。

這就顯得那地方有點不穩定了。商團的團員因此拆槍攜彈，巡邏街市，以防有什麼意外發生。

其時學校裏已停了課。一個學生高興地喊：「我們也當盡一分力！我們可以組織學團！」大家聽了，以爲這是不用討論的真理，便提了槍齊集在操場上。他們比平日更努力地操練；他們也到街上去巡邏。但是他們立刻感覺不滿足，——他們沒有沈重的子彈匣佩在腰間。

這是很充分的理由，在這地方上不穩定的時代，拆槍的應當兼有子彈。學團就據這個理由

上呈文給司令都督之類，立刻得到每人准佩五顆的允許。他們非常歡喜，從軍裝局出來時，看看腰間的五顆好玩的子彈，覺得勇氣更增十倍了。

過了幾天，大家又覺得這五顆子彈佩在腰間沒有什麼趣味，總要真個放幾槍方感滿足。於是想起了打靶。這時候組青不自料地發見了自己的天才。他連放五槍都中，使那塊鐵鑄的靶子一處處陷落；從反面看，恰像一個個突起的乳頭。同學們也有中一槍的，也有中二三槍的，可是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全中五槍。大家真誠地恭維他的得勝，他也覺得這頗足以自驕。

此後他買了打鳥的獵槍，天氣清明的暇日，便到離家十幾里路的一個樹林中去打獵。似乎熟練有素的，槍聲響時，目的物便應聲而落，難得有空發的。他不必瞄準；手舉着槍隨意高低，自然會取一個最適當的準頭，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怎麼能這樣的。

今年春間，一個閒散的軍官急於還賭帳，拿着現在他藏在書桌抽屜裏的這東西，問他要不要便宜一點買了去。他想這一個時代頗有需用這東西之處，便把他買了。

他想到這里，脚步更覺有勁，「他這樣的人不過打一隻鳥的勞力，就可以對付過去了；真是

平常得很的事！」他又彷彿看見無數的人，都是合乎資格的，被他同樣地對付了；於是迷惑尙淺的人們漸漸地知道縮腳，起初僅由於恐怖，既而真誠地自新起來，有如再生的一樣，他不禁對着自己的影子讚許地笑。

晚上十點鐘不到，將要向北開行的特別快車中已坐着好些旅客，頭遍鐘也打過了。離車站一里路光景有一座橋。這一天沒有月光，河水黑得可怕；只有靠近右欄的一盞電燈照着，使水面有一攤範圍不大的昏暈的光。憑左欄望去，遠處泊着兩三條草篷船，這從如豆的火光上便可以推知，而且聽得見船裏的小孩的哭聲。

橋的北塊靠左，是一家茶館。這茶館的門面在與這條河並行的一條小街裏。來這裡喝茶的，大部分是鐵路工人馬車夫人力車夫之類。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文雅，只知捋起了衣袖，高聲地講話，放縱地笑。此時他們興致正濃，只聽見攘攘的囂聲。也略微有穿長服的人來這裡喝茶；豫備到車站去的旅客，見爲時尙早，也往往走進來泡一壺茶，坐着休息。主人因此，便劃出沿河的一間



作爲雅座，中間有藤椅子洋畫片之類，是外面所沒有的，而茶價也特別貴一點。這時候一盞昏黃的煤油燈點着，室內一切東西似乎籠在幻景之中。只有靠河欄的一座坐着一個茶客，此外更沒別人，他就是組青。

組青向窗外望去，可以看見橋上的行人和車輛；橋南的一段馬路彎彎的，那個十字街心的巡警，那些沿路立着的電桿和街樹，也都能夠望見。他一手支着頭，彷彿尋常的茶客無聊的樣子，可是他的眼光一刻不離開那橋南的一段馬路。桌子上放着個長方的照相器的匣子，這正是旅客們常常攜帶的。

他心裏微微覺得麻煩，似乎全身在那里收緊攏來。眼睛被吸住似的，不瞬地望着那段馬路的轉折處，看過來的是什麼車輛。過來的也有人力車，也有汽車，也有馬車，只不見他所等候的。牠們很快地行近了，在橋上寂寞地經過了，又去得遠遠了。

聽得車站那邊屢屢有短促的汽笛聲。

「他已經過去了麼？或者他的行期更改了麼？還是命運支配着，特意不容我做這一點點的

事情麼？他<sup>！</sup>不免疑慮起來，約略有點空虛之感。

「腐敗的思想！他又呵叱着自己想。」命運怎麼能支配着我！只有我把牠創造成功，供我享受，——失敗是沒有的事，危險同平鋪着綠草的場地一樣。」

他想到那馬路兩旁的屋子裏，乃至沈沒在無邊黑暗中的那些不可見的地方，有無數無數的人，嬾嬾的，昏昏的，或者已經睡得熟了。「你們怎料得到我將使你們驚醒起來，使你們揩一揩眼睛，再看看這是什麼世界呢！」

忽然眼前一耀，一種似狂喜又似深恐的不可描摹的感覺涌起於心頭。差不多隔着十秒鐘的工夫，他才想：「那一對特別的射出綠光的車燈！那些輾轉着閃光的輪子！那匹異常高大的白馬！不是他來了麼！」他不復覺得有別的東西，什麼橋和馬路和電桿街樹之類全沒有了；只見那輛馬車很快地擴大，擴大得像一座又高又闊的牆頭，把他的視域完全擋住。

他的手很熟練地開那照相器的匣子，取出裏邊的東西。

馬車已上了橋的南堍，這瞬間只有這一輛。他的獵犬似的眼光直射入剛巧受着電燈光的

車窗裏，那個黑影的輪廓不就是他記得爛熟的那個人麼？

近乎發狂似的很快的一個動作，他的右手伸出窗外，像平日打鳥兒一樣，隨手取個最適當的準頭，就是結實的「砰」的一聲……

一九二三，七，二八。

## 校 長

叔雅放下吸了小半枝的香煙在一個盛煙灰的盒中，執起筆來，似乎就要寫什麼在紙面上的樣子。可是筆尖還不曾觸着紙面，手便縮住了，重又把筆放下，還檢起香煙來吸着。

凡是艱難的功課，一時解決不了的，人們總要想到這一條路去，「現在解決不了，就待日後解決罷，好在事情並不十分急促。」但是十分急促的一天終於會來的。牠既來了，艱難的程度卻依然如故，於是除了麻亂地焦慮再沒有別的了。現在叔雅就是在這一種境界裏；看他黃且乾的額上顯着好些短條的皺紋，梳好的髮搔得蓬蓬的像野草一般，可知他心裏怎樣地躊躇與焦灼了。

逕直寫下去罷，寫是很容易的，可是中間有幾張實在不願意寫。若說不要寫罷，寫這些東西的時期已經到了，又不便失信，而況終於要寫的。只是簡單不過的幾個字罷了，他卻覺得比較寫

一篇萬言的論文還要難，這枝筆總是不敢去觸着紙面。

在三年以前，本地一個高等小學的校長別處去了，他就接任了校長的職務。這當然不是由教育行政機關自動地敦聘的；他想了好許多的法子，借了好許多的力量，才得到這個地位。但是不失爲光明的有意義的行徑，因爲他要當這校長自有他的目標，乃在賺錢喫飯以外。賺錢喫飯實在不是什麼可恥可鄙的事，不過若目標專在賺錢喫飯，那就不論什麼事總只有一團精罷了。現在叔雅家裏頗優裕，微薄的俸給差不多皮裘的一根毛，增不了多少溫暖，所以可說他全然不爲賺錢喫飯的事。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辦教育。他相信一個人要自己去找適宜的工作來做，而與他的興趣能力最適宜的，莫過於教育。第二個目標在他的幾個孩子。他想這幾個孩子總該有個好的學校，而要學校弄得好，莫過於由自己的手來辦理。像這樣固然可說自私心的發展，但是在世間尋出一些例證，如某人作某事完全爲人，不是自私，（像他這樣的自私，）恐怕也非常困難了。

他任職以後，預定了一種新的方鍼，規畫了好些新的辦法，正如一艘航海的船鼓輪啓程，預

料前途有種種的佳境，有豐富的獲得，便滿心地高興起來。從事實方面看，這一種高興似乎並不是空虛的，一切都依着方鍼的指示在那里進行。教師們空着時聚在一起，不是談談實際的教授法，便是自陳對於兒童的新的發見和了解。學生也儘是活動且聰明起來，他們自動地組織體育會從事種種的運動，編輯小新聞紙登載學校裏的事務以及自己的文字，又結合團體在學校背後的空地上開墾，種着玉蜀黍馬鈴薯等東西。這不是理想學校的芽兒在那里順遂地透出來麼？只須不遇到意外的殘害，抽條展葉開花結果是可以斷言的事了。

可是一天的午飯過後，回去喫飯的學生還不曾來得多的時候，他無意地走到三年級教室外邊，却聽見了三個學生的談話。他還沒走到門首，所以他們料不到有人聽見。

一個帶着笑聲說，「昨天他輸了七塊錢，面孔又漲紅了，耳朵也紅，頸項也紅，眼睛水汪汪的，竟同上課發怒時一般，又是醉鬼模樣了。他摸出皮夾子……」

「你爲什麼不叫他算一算連這七塊錢的無窮期的複利息一總是多少？」又一個學生搶着說，他很感興趣地使着詼諧的語調。

「他那里敢說！」第三個學生挑撥的口氣接着說。「他怕他的爹爹呢！」

「這倒不見得，」第一個學生發聲略剛勁，表示他並不怕父親。「陳先生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打牌的，我們爹爹常常同他說笑話，說他輸了錢躲在預備室的角裏哭。我爲什麼不敢同他說笑話？」

「我不相信，除非待一會上課時，你直捷地問他今天到不到你們家裏打牌去，」第三個學生再作有力的挑撥。

「問就問好了，這有什麼……」

叔雅聽到這裏，胸次只覺悶鬱起來；彷彿幻夢的突然驚醒一般。平時的疑念現在明白了，原來陳先生一下課趕緊就走，是打牌去的！這就見得前途頗有點空虛，所謂理想學校的芽兒未必不致枯萎而死。於是憂慮的種子起始埋藏在叔雅的心裏了；他不想再聽學生的談話，却踱開去儘是沈思。

沈思的結果與沒有沈思一樣，覺得還是只作不知的好。但是已經把注意力喚起了，自然而

然時時帶着偵察的眼光，因此，便發見了意外的新事實：那個教理科的修先生和教國文的華先生漸漸染了陳先生的習性，也是一下課坐一坐也等不及，馬上就走了。而且他們正與陳先生合夥作同樣的事，在教員預備室裏，時時有零碎的「輸五塊」「贏四塊」「一副清一色」等等音響從他們嘴裏送出來，待叔雅走進去時，他們便寒蟬似地默着了：這就是個十分明確的證據。

叔雅躊躇再四，總覺一腔的憂慮不吐不快，並且傳染病治療得越早越好，終於請他們三個集在一起談話。他傾注十分的熱誠向他們說，不帶一點教訓與責備的意味。他說教育事業本身就是一件最有興趣的東西，要有興趣就得向牠的底裏鑽去；他說教師是人類的保護者，不單是不該有意地損害人家，更須隨時當心，不要無意中損害了人家；他又說為孩子們的前途着想，為自己的職務與尊嚴着想，希望改一改這一種習慣罷！他一壁說，心裏覺得酸酸的，幾乎要哭出來，他自己感動極了。

「本來是隨意玩玩的，」修先生為首回答。這就啟發了陳先生與華先生，他們也喃喃地說，



「不錯，本來是隨意玩玩的。」

修先生繼續說，態度與聲調都是很遜順的，「現在經先生的提撕，我們才恍然覺悟，知道這件事是不該隨意玩的。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願意做這等不該做的事了。」

陳華兩個又喃喃地說了一些「不錯」「是這樣子」的話，彷彿教徒對着神靈的懺悔。

叔雅的眼眶裏真個有幾滴淚珠子滲出來了，他感激得不可言說，輪流地握他們三個的手，又緊，又震動；斷續地說，「日月之食，過去了依然光明。我尊敬三位先生的光明！我們合着夥兒，永遠從我們的事業裏去尋無窮的興趣罷！」

這回事情過去之後，叔雅以爲偶然的病症已經治好，憂慮是用不到的了。然而事實告訴他這僅不過是一種癡想。那三位先生依然是一下課就走，上課以前總不肯早來一刻，而上課時又總是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且其餘的幾個教師似乎也傳染了他們的性情，做什麼事只是把勁兒藏着不肯用；講書沒有從前那樣響了，討論沒有從前那樣勤了，訂正練習簿沒有從前那樣快了；坐在預備室裏，不是默默地抽着香煙，寂寞地敲着桌子，便是兩三個人聚在一起，談談閒聞

趣事：這不是疫勢正在那里蔓延開來麼？

「這疫病也傳染到學生的身上了！體育會的運動只餘「踢高球」一種，因為這一椿只須由三五個高興的敷衍了場面，其餘就可以坐在楊柳樹下隨意談笑了。小新聞紙雖然還有得張貼出來，但是字體愈大愈潦草，遠遠望去，竟沒有什麼行款了；而又往往塗上些墨水與紅墨水的痕跡。農園裏的工作現在成爲散亂的奔跑了，他們不拿噴筒，不帶地鏟，也不看一看他們親手種下的東西。至於功課內的事情，在叔雅看來，也總帶着五六分遊惰的氣息。」

不快意的事情相續而來，正如波浪的疊生，使叔雅更覺得渾身是荊棘了。一天午後，他從街上經過，遇見一個不大稔熟的朋友。很奇怪，那個人站得遠遠地，鄙夷地笑着，要想說什麼話的樣子。叔雅也只得停步，隨便問，「近來忙罷？」

「不忙，」那個人隨口回答；却悄然的聲氣續說，「你看見了今天的地方公報麼？」他的眼睛斜睨着，顴頰上顯出幾條皺紋，這可見得他的話中有因了。

「沒有看見有什麼緊要的事件麼？」

「真醜呢，」那個人扮着鬼臉說。「你們學校的名譽掃地了，你將要不敢公然走出來了！」他搔着鬢邊，恍然有悟的神氣，又說，「原來你還沒有看見，那麼我不該來多嘴……沒有什麼……再會了。」他點點頭，舉步自去。

叔雅摸不着頭腦，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心頭衝動，而周身也不舒服起來。他被人驅遣着似地逕奔一家代售地方公報的店鋪，摸出銅子來向買一份。又是很奇怪的，他覺着那店中人的眼光注定着他，而且有點譏笑的意思。他想那人一定知道他就是名譽掃地那學校的校長了，禁不住臉上就熱烘烘起來；只得把報紙捲着，裝作沒事的樣子拿了就走；又彷彿聽得那人輕輕的一聲冷笑。

離開了那家店面，他匆忙地展開報紙來看。在第二張的一角，他看見那一則與學校有關的新聞了，是用五號字排的，不過佔五六行的地位，標題是「教員豔史」，牠的全文如下：

「某學校教員華某，小有才華，翩翩自喜，不甘辜負芳時，慣作風流韻事，近與銀錢巷某姓女結歡愛之新緣，效鴛鴦之雙宿，拋絳帳於腦後，抱朱顏於懷中。在彼固志滿計得，特不知

教育當局曾否有所風聞，且爲教育前途一置想也！」

叔雅看罷，心裏一陣難過，也不辨是驚是憤；初不料還有這麼一樁不會覺察的可恥的事呢！兩年有餘的經營，無窮未來的希望，終身以之的興趣，幾個孩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付於破敗的船，已在大海洋中沈沒了。生趣既盡，祇餘悵惘；偷窺路上行人，彷彿全向他作鄙夷不屑的態度，於是更不敢擡起眼光來了。

這天他向夫人說起這件事情；並且說外間的風傳，固未必全屬可信，而現象越來越壞，前途很難設想，只有完全悲觀罷了。

他的夫人却笑着答他，不帶一點兒驚異與憂慮的樣子。她說，「事情倒確然可信呢。大約在一個月以前，李媽就從外邊聽得了消息，回來說學堂裏的華先生勾上了銀綫巷裏一家人家的小娘子，家裏娘子與他拌嘴，他就連家也不回了。這可見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報紙上並非是亂載了我因爲你聽見了又要憂悶起來，所以你不提及時，我也不向你特地說起。」

「只有我一個蒙在鼓裏！」他悽然默嘆。

「我常說你易於感動而缺少堅定的精神，現在又配得上這一句了。其實幹一件事，那有不遇到一些困難挫折的？才感得一點不如意，就是完全悲觀，那就終於不會有什麼成功了。依我想來，學校的現象漸見不好，可以察出牠的病根來，慢慢地把牠醫好。學生是待學校教育的，並不是改變不來的東西，儘可想些方法讓他們換條路走。教員是教育學生的，倘若不勝任時，儘可辭退了另行延請。這麼一想，前途總有辦法，說什麼完全悲觀呢？」

「我想想也只有這一著，」叔雅用趣味的眼光看着夫人的安定的臉，憤激的感情漸漸地淡薄了。

但是他從種種方面籌想了一回之後，覺得辭退這件事並非是不用顧慮的。他很清楚知道前任校長以前那位顧校長的遭遇：

大約在五六年前，不知爲了什麼，顧校長把陳先生辭退了。陳先生認識這地方各色的人，他看見了人隨便點頭，或者應酬幾句話，人家也落得同他敷衍，一致稱他「陳先生」！這時候他却藉此大顯神通了。他到不論什麼地方，尤其是茶館和酒店裏，總是拉住別人先問，「你知道麼，我

被那個姓顧的辭退了？」

別人或者說知道，或者說不會知道，他便義憤滿腔的神情，慷慨地說，「這還成什麼樣子！人家的孩子，他簡直看得同小貓小狗一樣，全不放在心上，他只知道領薪水，收學費。這等糊塗作事，我是合不來的。他也同我合不來，——我們差不多住在兩個國度裏，——所以他把我辭退了。其實就是他不辭退我，我也要走了。」末後他便帶着暗示的聲調說，「像我這樣，合則留，不合則去，倒也沒有問題。只是有孩子交給他去教的，不知道他的實況却是這個樣子，那就糟不可言了！」

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這個學校的腐敗竟成爲大衆共喻的事情了。他們當然沒有這等閒暇到學校裏去考查考查，但是他們儘多工夫來講起這件事情，而且材料越傳越多了。一個說，「裏邊的二年級生，連『戌』字也不識，只認牠是中西戌亥的『戌』字」第二個說，「國文是校長教的，他自己就分不清楚這兩個字。」又一個說，「他要想佔錢，收了人家的書籍費，却發小字爛紙的講義。糊塗塗的油印，怎麼能分得清戌字與戌字的筆畫呢！」

像這樣衆口判定的罪狀，差不多有幾十項之多。於是歡喜孩子的父親就把孩子領了回去，

說，「與其被他誤事，不如在家裏溫習溫習，有機會再進別的學校罷。」別的父母想想不錯，也叫自己的孩子退了學。有些孩子看着同學退學，回去要求他們的父母說，「現在大家說我們這學校是壞學校，讀不好書的，好些同學都告退了，我也不高興去了。」

顧校長看看學生去了一半，心裏不免憂憤；外面的風聲自然會逐漸傳來，想要辯解，又沒有具體的方法。最難堪的，他一走出學校，就彷彿進了仇敵的國土，只看見些冷酷譏諷與鄙夷的目光，又往往聽見背後尖刺一般性質的一聲「噉！什麼校長！」他受不住了，只得辭了職，離開這地方，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接着顧校長的就是叔雅前任的校長，他是本地人。陳先生同時復了職，出去的學生大部分也回來了。

叔雅很明白這件事的經過與內裏，他想風波的起因往往是及不注意的地方，只待一發動，就不可收拾了。「假若陳先生把舊的把戲重演一遍呢？……雖然我不是顧校長，但是總有點……」他自己也十分模糊，終於想不清有點什麼；然而總覺得辭退這辦法須得鄭重考慮，又況想

要辭退的不止一個人。

相反的意念却也時時要攙出來佔一個地位，以為這是絕對不用猶豫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先辭退陳修華三個。他想，「許多學生的託付，何等重大，豈能讓他們喫了虧回去！而且，自己的孩子們總要有個好學校，（好學校不容易找呢，）比較有把握的自然還是親手辦的學校，豈能隨隨便便地把牠弄糟了！倘若不會覺察，或者已覺察而找不到病源，那也沒有法子。現在是覺察了，而且找到根本的病源了，如再因循下去，豈不是我一個人的錯失麼？良心指導着我，這種錯失是不該而且不願擔負的。」他又想着種種理想的計劃與實現了這些理想的快適，不禁興奮起來；只可惜齊腿攔着一些荆棘，不便拔腳使前進。於是又極自然地想到這個答案上去，就是絕對不猶豫地斬去那些荆棘。

兩種意念誰也不能爭勝，一起一落，循環不歇，却把好些時光送去了。學校裏還是這樣散漫與懶惰，沒有一點振作的氣象。

直到現在，暑假期快到了，照例要發出各教員的繼任書。於是難題目來了，「寫是不能再延



的了；對於那三個人，還是一例寫下去呢，還是不要致送，藉作一種表示呢？」他這樣遲疑時，思想又上了相反的兩種循環起伏的老路，所以提起筆來又放下，終於不成逕直寫下去。

這時候聽得門上有指頭彈擊的聲音，叔雅把這些印就的繼任書納入抽屜裏，隨說，「請進來。」

推門進來的却是修先生，他有點侷促的樣子，囁嚅地說，「先生有事，能不應該來驚擾先生。」他站在門口，似乎就想退出去。

「沒有事，請在這裡坐一歇，」叔雅略微站起身子，一手指着書桌右邊的一個椅子。

修先生才輕輕地把門關上，走到這椅子前，恭敬地坐了下來。停了一息，他婉轉地說，「本來也不來驚擾的，因為有點關於功課的事務，是很重要的，必須同先生一商，才敢來驚擾這一回。」

「哦，哦，」叔雅不說別的，心裏却想，「居然是關於功課的事務，居然是很重要的。」這種疑念使他昏昏然起來，一時也料不出他將要說起些什麼；兩個眼珠子不自主地注視着他那個帶點狡獪的露出上排黃色的牙齒的笑臉。

「理科教授非比別科，」修先生略微挺一挺胸說，「牠最需要實驗，最需要實地觀察；這樣，才能使學生得到真確的知識。倘若不去觀察，不去實驗，僅僅依據着書本來教來學，這種知識就等於齊東野語，一點不切實際，是沒有用處的。你先生也定然是這麼想的……」

「哦，哦，」叔雅顛着頭，一壁想，「說爛了的套語，做什麼特地來演述給我聽？」

「講到我們學校裏對於理科教授的設備，雖不能說不注意，但是實施起來，還時時有許多困難，教者覺得寡趣固是小事，學生不得實益却是大事。所以要請先生加增一些設備：顯微鏡是不可少的，必須購備一架；捕蟲的網兒不夠分配，希望添製十個；所有的人體模型太簡單了，最好換一個細密點的；其餘隨後想起了再向先生說。我想就是這幾樣添置了來，下學期的理科教授已是耳目一新了。」

「下學期？」叔雅覺得這三個字特別刺激，他捷速地想，「你已準備教下去麼？我正想不寫給你這東西呢！」他的經驗又告訴他，修先生這番說話，並非是中途振作的表示，不過偶爾想到，便搭足架子來陳說，藉以見他對於功課並不是漠不關心的罷了。那麼怎樣答復他呢？這真是個

艱難的問題。

「先生以爲怎麼？這一點事情可以辦到麼？」修先生略微坐前，湊近一點叔雅，滿臉的恭順待命的神氣。

「下學期總可以商量，」叔雅才一說出口，立刻感覺這個不大妥當，但是已經收不回來了。答應他總可商量，不就是表示下學期仍請他教理科麼？本來還是在猶豫之中，下一個決心，也許真個把他（學校的病菌）辭退了。現在是再不用什麼猶豫了，既已表示在先，總不能到後更改，只有與他繼續訂約罷了。他於是悔恨自己沒有隨機肆應的才幹，又悔恨剛才不該延納他進來，讓他開口……

修先生將要起立的樣子，輕緩地說，「承先生允許了，覺得十分快慰。先生有事，也不敢多所絮聒了。」他恭敬地行了禮，開門自去。

叔雅看那扇門重又關上，迷夢似地想，「被他戰勝了！」便從抽屜裏取出這些印就的繼任書，提起筆來，在第一張寫上修先生的名字。這寫的動作差不多受的下意識的指揮；他的心思却

浪花似地噴散開來，一陣接一陣，迅速且繚亂無非是學校的腐敗，生趣的索然，孩子們的受不到好教育，前途的沒有一絲兒希望……

第二三張寫的是陳先生和華先生的名字，他頹喪地嘆一口氣，便把其餘的也寫下去。

一九二三，八，三〇。

## 馬鈴瓜

從我家到貢院前去，不過一里光景的路，是幾條冷落的街巷；有一段兩旁種着矮胖的桑樹，就有點郊野的意味了。這一夜沒有月亮，只見些疏疏的星，淡淡的青空，整個兒發亮。樹下的草叢中，那些「秋之歌者」細細碎碎迷戀戀地唱着，繁複的聲音和成一片，却蓋不過這桑林的寂靜。

我手裏提着個輕巧的竹籃子，中間盛着兩個馬鈴瓜，七八個饅頭，一包火腿，還有些西瓜子，花生米製橄欖之類，喫着消遣的東西。我所刻刻念着的惟有這兩個馬鈴瓜；牠們是有飯碗這樣大，翠綠的皮上有可愛的花紋，想起時就不自禁地嚙涎沫。前一天我向父親要求說，「要我去，必須帶兩個馬鈴瓜。」父親聽着笑了，慷慨地答應，「這有什麼不可以兩個就是兩個。」這天下午，他果真帶了兩個馬鈴瓜回來了，交給我說，「放在你的小食籃裏罷。」我高興極了，輕輕地放入

籃裏，上面蓋着些紙，然後再放別的東西。到晚間離家的時候，我就搶着提這籃子，別的東西都讓我的舅父去拿。

舅父提的是一個小小的書箱子，裏邊盛着石印的四書味根錄、五經備旨、應試必讀、應試金鍼、聖諭廣訓一類的書，其餘是些紙筆墨盒等東西。這時光我所讀過的只有四書和三經（尚書和禮記沒有讀過，直到現在也不會讀）所用的都是塾中通用的本子；在這書箱裏的這些書籍，實在連名目也弄不大清楚。只聽叔父說，「這回考試開未有之例，入場時不搜檢了，可以公然帶書去翻。」他便從他的書架子上再理出一些書來，說，「這幾種書，合前回縣府考帶的，一併帶了去罷。」於是婦母幫着我把這些書揞在書箱子裏。我看看這樣細小的字，這樣緊密的行款，心想一定是很深很深的東西；至於怎樣去翻，簡直沒有想到。

舅父的又一手拿着一頂紅纓的緯帽，這也是叔父的。父親教我把那黃銅頂子旋去了，只留着頂盤和豎起的一根頂柱。我把牠試戴時，帽沿齊着鼻子，前面上截的景物全看不見了；頭若向左右轉動，牠也廓落地旋晃。父親說，「反正只有入場的時光戴一戴，不妨將就一些。」於是交由

舅父拿着。在我們這地方，常舅父的有幾種注定的責務，無論如何不能讓與別人的，就是抱着外甥，第一回的頭，牽着外甥入塾拜師，以及送外甥去入場應試。這有什麼典故在裏邊，我曾問過好幾個長輩，他們都回答不來；只說，「向來是這樣的。」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出那所以然。

像這樣的黃昏時在街上走，在我的經歷中實是希有的事。只記得有一回喫親戚家的喜酒，因為看許多客人鬧新房，父親又同幾個人猜拳喝酒，回家時也有這樣晚了。我的兩手捧着好幾匣喜果，一條右臂被父親重重的一把拉着，兩旁向後移去的全是些黑黑的影子；父親那一隻手提着的燈籠的光，只照着腳下面盆這樣大的一塊地，而且昏暈得厲害，我彷彿覺得地面是空虛的，舉起腳來只不敢大膽地向下踏。那燈籠動盪着，發出帶有幽祕性的寂寞的音響，又使我淡淡地感到一種莫明所以的恐懼。那街道也似乎變得修長了，儘走儘走，只是個走不到。我再沒有這勇氣舉步了，轉身攔住父親的兩腿說，「我要抱，我不走了。」

這一次去應試，我雖是十二歲了，雖是縣府試也是這時分去的，然而夜行的不習慣並不減於這回喫罷喜酒歸家的時候；聽聽那些蟲聲，越見得這路上荒涼極了，因而引起些悵悵的感覺。

手裏的籃子越來越重，似乎正在增加內容；我想，「假若馬鈴瓜多了一個，或者多了兩個，豈不快活！」這樣幻想着，使換過一隻手來提挈，一壁詢問舅父說，「怎麼還走不到呢？」

「快到了，你聽那嘈嘈的人聲，」舅父帶着鼓勵的聲調說。我才留心聽，確有一陣陣的像茶館裏這樣的喧聲，似乎從天上飄散開來，從這明亮的淡青色的大幕之外。我們的脚步不禁加快且加重起來；我方才聽到自己騰騰的腳聲，又覺得有點兒勞困的意思。

我們轉了一個彎，景象大不同了：人家的門都開着，挂着一盞紙燈籠或是玻璃燈；常常有人出進，也有女人孩子們站着說笑，看熱鬧。路上來往的人也不少；又有賣點心和雜食的小販，歇着擔子，提起喉嚨，或者敲起小銅鑼，招攬主顧去買他們的東西。我覺得這景象特別異樣，又似與縣府試時不同，倒也很有趣致的，可是比擬不來像個什麼；又覺得這一切形和聲都帶點陰森之氣，便不自主地拉住了舅父的長衫。

再走前去就是一片曠場，似乎廣濶到沒有邊際的；兩根旗杆非常地高，風吹着旗子發出驚鳥張翼般的聲音。在這場中有無數的人在那里移動，我也說不清是多少數目；總之，我彷彿覺得



陷入廟會寺集的游衆之中了。前後左右都有碰着人身的顧慮，使我只好拉着舅父的衣襟就在原地旋轉。

舅父向北面望着說，「時光尙早呢。這一回胡家租着寓所，我們到那里歇歇去。」我也被催眠似地向北面望，好容易站在一個適宜的位置，才從羣衆的間隙裏望見那貢院的大門。許多的人把大門塞住了；有十幾根藤條在他們的頭頂上抽動，約略聽得虎虎的聲響，於是他們涌出來一點。門上挂着四盞大的紅紙燈，昏黃的光只照着正站在燈下的幾個人的頭頂；門的裏面全然看不出什麼，正像張着黑幕。我忽然想，這差不多像城隍廟，但是沒有城隍廟那樣的修飾和莊嚴。若逢到賽會的日子，城隍廟前的形形色色比這里好看得多呢，又況一切都是呈露在白晝的光裏的。正想時，舅父催我舉步，我便跟着他走。

胡家租着的寓所就在貢院的西隔壁，是人家的一間臥房；他們臨時做投機事務，把幾個房間合併了，空出來的房間就租給考客作寓。胡家弟兄多，又加上送考的人，所以靠牆着壁都圍着門或板，上面鋪着席子，預備大家能有地方睡。這室內關了這些牀鋪，只餘沿窗一小方的空地

了；就在這地方擺隻方桌子，他們圍着打牌。

我走進去時，最注目的就是圍着桌子的一圈的人，彷彿覺着圍得很密很密，就是一粒芥末也決不會從桌子上遺失掉似的。同時聽到清脆的骨牌擊桌的聲音。我本來不明白寓所是什麼樣子的，至此才明白這樣子的就是寓所。更向旁邊看時，才看見了這些牀鋪，便不知不覺地坐在靠右的一個鋪上。

舅父向這一圈的人招呼；一壁把書箱子擺在牀下，把緯帽擺在牀上，又向我提示說，「你的籃子也可以擺在牀下。」我實在捨不得放下這籃子，便提起來擺在牀上，却依舊捏着牠的柄，說，「這樣子也好。」我立刻覺着非常口渴，上脣與舌面幾乎乾且燥了。心想假若取出一個馬鈴瓜來剖着喫，豈不爽快。已而又想，當着這許多人獨喫，當然是不懂規矩；但是如果分贈每人一塊，自己就喫不到多少了；又况父親曾經叮囑過，這瓜要待進了場喫的。於是只得忍耐住，無聊地借着燭光從稀疏的籃孔裏窺那翠綠的瓜皮。

這一圈的人似乎沒有瞧見我們，他們擊桌面，罵壞牌，揣度，呼笑，與先前一樣。只有一個上脣

翹着幾筆鬚子的斜着眼光向我的舅父問道，「這位世兄幾歲了？」

「十二歲。」舅父也坐在一個鋪上，他屈伸着臂膊，以舒提重很久的勞乏。

那個人掙着鬚子趣味地說，「真是所謂幼童了。有沒有編紅辮線，紅辮線？」

這奇怪的問題把我迷惑了；我彷彿全然不知道向來編什麼辮線的一隻手便向背後去拉過髮辮的末梢來看，編着的辮線是黑的；我才想起這向來是黑的。

那個人也看清楚了，十分可惜的聲氣說，「爲什麼不編了紅辮線！這樣地矮小，這樣地清秀，編了紅辮線更見得玲瓏可愛呢。說不定大宗師看得歡喜，在點名簿上打個記號，那就運氣了。」

又是一個人的聲音接着說，「筆下很不錯了罷？」

「不見得。」舅父謙遜地回答，「是前年才開筆的，勉強可以寫三百個字。這一回本來不巴望什麼，意思是叫他閱歷閱歷，以免日後的怯場的。」

「這是很正當的辦法。假若題目湊巧，或許也有點兒巴望。」

我覺得倦了，頭部很沈重，只想向前撞去；朦朧中聽得不知誰何問說，「這籃子裏帶些什麼

東西？」便突然警醒，帶着戒備的神氣說，「馬鈴瓜！」原來問我的就是這翹着幾筆鬚子的人，他離開了一圈的人，笑嘻嘻站在我的面前了。他說，「你倒寫意；人家恐怕絞不出心血來，正在那里着急，你却預備着瓜果進去喫。」

舅父接着說，「究竟是孩子……」

我又昏昏了，身體斜靠下去，頭就闔在窗闌上；人聲與牌聲似乎漸漸地移遠去，只臉極微淡極微淡的一薄層了。腿上和手臂上覺得有點兒癢，大約是蚊蟲在那里偷血喫，但是沒有力氣舉起手來搔，也就耐着；後來連癢也不覺得了。

我被舅父喊醒時，室內換了一種景象了；那些人正匆忙地向外走，有幾個還在披長衫，有幾個檢點着手提的書箱子裏的東西；桌子四角的四支白蠟燭燒騰兩寸光景了，火燄被風吹得斜斜的，一順地淌着燭淚；散亂的許多牌，有些骨面朝上，死白的顏色引逗人的注意。

我的身上受着幾陣風，立刻感到一種不爽快的涼意，同時覺得這室內有點兒淒涼，便立起來，提着籃子也向外跑。舅父已經把書箱子提在手裏了；他把緯帽套在我的頭上說，「已在那里

點名了，戴着罷。」

我跟着舅父走，像個夢游病者似的，不知不覺已進了貢院的大門。只看見儀門之前黑壓壓的擠滿了人，完全是背形；頭頸都伸得很長，而且彷彿儘在那里伸長起來。挂着的紅燈籠徐徐搖盪，燭光微弱，不免呈一種陰慘的景象；靠東面的一盞又已經滅掉了。有些不敢揚起的嘈嘈之聲與鞋底擦地的聲音，在其中却有沈着而帶顫的估着三拍的音響超出於衆響之外；我因縣試府的經驗，知道這是點名。點過一名，從人堆裏迸出一聲「有」來，這人堆就前後左右地擠動，同時又聽見一聲十分恭敬的「某某某保」！叔父告訴我，大考時由廩生唱保，這一定就是了。

舅父遞過書箱子叫我提着，可是一隻手還幫着我不放，悄悄說，「當心聽着。」我便當心聽；聽聽都是些生疏的名字，都不是我。我們的背後却受壓迫了；後到的許多人儘把我們向前推，我們只好上前去貼着前人的背後。因此我的過大的帽子關住在前人的腰部，歪斜得幾乎掉下來了；又不能放下手提的東西，其實就是空手，也沒有舉起手來的餘地，只好歪着頭勉強把牠頂住。除了前人腰部的一幅長衫布，什麼都看不見；四圍都是人，胸背和兩臂幾乎沒一處不與他人的

身體觸着；我覺得氣悶極了，彷彿在一個鬘裏，不過這鬘壁是軟的。然而也擠出了一身汗，剛才着了涼的不爽快，就此不藥而愈了。

突然的憂慮涌起於心頭，我的腿感覺這竹籃子被擠得幾乎成一片了，那裏面的馬鈴瓜不將破裂且糜爛麼！假如破裂且糜爛了，整整的一天用什麼東西來解渴！而且事情頗不妙，腿上覺得有點濕潤，不就是甜得沁心的麥黃的瓜汁麼？連旋一旋身子的主權都沒有，只有由這軟壁的鬆播着，我很恨不能提起籃子來看一看。我又想，「早知如此，剛才在寓所裏喫了倒也罷了。不會想到特地帶了出來，却是這樣結果的！」愛惜情深，便把氣悶等等忘掉，一切聲響也微淡得幾乎渺茫了。

像在睡夢中被人呼喚似的，我聽見幾個音響的連續，這是一個人的名字，而且很熟，隨即迅疾地覺悟這就是我的名字。舅父的肘臂在我的背上一陣推動，嘴裏還說些什麼，我聽不清了；我頓了一頓，才提高喉嚨喊出來「有！」書箱子突然沈重起來，舅父已經放了手了。我明知這時候應當怎樣去接卷子，怎樣走進儀門去找尋派定的坐位，並且開始過一天的離絕家人與不識者

混在一處的特殊生活。但是前面沒有路，兩旁沒有路，背後也沒有路，這個鬚竟不肯裂開一絲的縫來。叫我從那里走前去呢！於是我喊，我用身體撞，舅父也這麼做。可是沒有效果，只使這人堆又起些波動，並使四圍這些人發些喃喃的詛罵。我再當心聽時，依然一個一個的名字被唱着，這聲音沈着而帶顫，與先前一樣。我如失了件寶貴的東西，也說不出什麼樣子，只覺一種很深的惆悵塞在心頭。我本來沒有這進去的欲望，是父親叔父們要我進去的，現在進不去了，卻又惆悵起來，真難以索解了。這時候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想是否就此回家，也不想有無方法可以進去，就只是頹喪地站在那里。舅父却略微低下頭來安慰我說，「不要忙，且等着，停忽兒可以進去的。」他一手又幫我把書箱子提了。

漸漸覺得四圍疎散一點了，我轉動身軀，舉起手來把帽子戴正，居然沒碰到障礙。嘈嘈之聲愈趨微淡，而吏人點名與廩生唱保的聲音，却愈益響亮清楚起來。其後大約只賸三四十人了，我才完全看清楚那擺在中間的圍着紅桌幃的大桌子；我才望見那坐在桌後的人，圓的眼鏡，黑的鬍子，一動也不動，彷彿一個塑像。舅父把我推着，我會了意走上前去。末了，這三四十人也陸續轉

進儀門去了；餘下站在旁邊的一些人，我知道他們不是與我同等的。這當兒突然異樣地寂靜；看這地方昏闇且空虛；又很像酒闌人散的景象，我的幼稚的心裏不禁起了一種莫可名的傷感。不知怎麼一來，一個吏人却把一本卷子授給我；我用提竹籃的一隻手接着，便也轉向儀門去。舅父幫着我的一隻手幾時放的，他又是幾時與我離開的，我全然不知道。我隨即提起竹籃，湊着燈光查看，心裏才覺安定且喜悅；原來這卷子沒有被擠得扁，翠綠的瓜還是完好地噉在裏邊。

轉過了屏障，眼前一陣昏黑，用力注視，才見闕中站着幾個人影，這不由我不突突心跳。儀門的門限已經裝上，很高很高，總不在我的胸部以下。我的兩肩幾乎支不住這兩條提重的膀臂，又怎麼能用手撐着，使身軀爬過這高高的門限？正在無可奈何，而且不自主地放下兩手提着的東西時，一個人影開口了。「小孩子，過不去了，我把你抱過去。」他這異方的與玩戲的音調，使我覺得害怕，他就把我攔腰一抱，輕易地舉起來，彷彿抱一個很小的孩子；待放下時，已在門限以內。寬大的帽子經這動搖，落在地上，我拾了起來。又想起手裏的卷子被捏得很皺了，便把牠鋪在胸前，摩着使平貼。這當兒那個人又把書箱與籃子遞給我。



回轉身去，別有一種神祕的景象展示在前面。很遠很遠的一座大堂，近於渺茫了，那邊有點點的燈火與些朦朧的人物。甬道兩旁的考棚發出蜂兒鬧衙似的聲音，齊檐挂着許多小紅燈，成爲兩條梯狀的不平行點線。紅燈的光照不到甬道的中路；幸有星光把牠照得整條發白，使我能得看清卷面上編定的號數，是寅字第十二號。

我於是順次看小紅燈上的字號。十分欣喜，在東首的不知第幾盞就是了。鼓着勇氣搖晃地走近去，才看清楚這並不是寅字號而是宙字號；又不免起種惘然之感，彷彿荒原深夜找不到客店的倦客。

幾經停歇，幾經探望，才看見寅字號的紅燈在西首徐徐轉動，距離大堂與儀門一樣遠近。我如望見了家門似的，更益奮力奔過去。跨進考棚，尋到第十二號的位置，就把兩手的東西一起闔在木板上，深深地透幾口氣。別的位置上都已坐着人，我也不去注意他們的，而且動作，只覺着四圍有這許多人，而我雜廁在他們的羣裏罷了。當桌子用的木板上點起一支支的白燭，火燄跳動且轉側；有幾個人特別講究，把白燭插入玻璃燈中，那就穩定多了。我也從竹籃裏取出重重包

裏的蠟燭，劃着燐寸，把牠點起，就用燭油膠住在木板上。我於是就坐，於是佔領了個小世界了。

「馬鈴瓜！」突然的一念叩我心門，便急忙地搬開擺在籃內上部的雜物，從底下捧出一個可愛的翠綠的瓜來。「先喫半個罷，」這樣想時，裁紙刀的尖頭已刺入了瓜皮。剖開來時，這鮮明的麥黃的顏色，這西瓜類特有的一種甜味，使我把一切都忘了；起先把小刀劃着方塊喫，後來把瓜皮切成多塊，逐一咬牠的瓢。直到完全咬臍薄片的皮，方才想到已喫過了預算的分量。「還有一個呢，」這樣一轉念，就覺得前途並不空虛；站起來把瓜皮丟在廊下的尿桶裏，（大約隔十幾間考棚有一個尿桶，桶的四圍也積滿了尿，幸而我這一間離得還算遠，）把亂紙揩抹了板面，依舊坐着，看一直淌下的燭淚。約略聽得外面有些鼓吹之聲與礮聲，我淡淡地想，「封門了。可惜這時候不能回去看一看家裏的情形，不知母親在牀上想我不想，又不知叔父的半夜酒喝罷了沒有。」這是真的，不論是誰住慣了家裏，一離開家，總不免這樣那樣想；又明知所想的決不能恰與實況相符，於是感得不滿足了。

這時候滿棚的人忽然齊向甬道望着，我也不自覺地效學他們，只看見一簇的人，急促且沈

重的脚步涌向大堂那面去。聽別人說，才知道學臺坐了藤轎子進去了。停會兒，就有搦着白紙燈的幾個人，在甬道上慢步走過。燈上寫的就是題目。於是兩廊下人影歷亂起來，尤其是那些層層疊疊的頭顱，像蛆蟲似地蠢動；更起了一陣模糊的哄哄的聲音。我的身子太低了，假若站在廊下，只能看見別人的背心，決沒有看到那幾盞燈的希望；就爬上桌板，立直了，趕快把題目鈔下；筆畫歪斜，字體很大，竟寫滿了一張毛邊紙。

第一個經義題就有點生疏，似乎我所讀過的經裏邊沒有這麼一句的。偶然向前排望，看見前面這個人從一疊石印書中抽出兩三本來，籤條上彷彿是禮記。向來沒有作過禮記的題目，知道牠在那一本上，並且怎麼作法呢！但是這種懊喪很輕微的，我本沒有立刻要構思屬草的意思，不妨暫且把牠閣在一邊，拋撇不開的還是那個唯一的馬鈴瓜。「喫完了牠，才能定心作文。早一點喫了，好早一點動筆。」我這樣想，便伸手入籃裏。這回沒有作先喫半個的預計，當然一口氣把牠喫完。咬到末一口時，又感得這瓜太小了，頗可憾惜。

然而牽縈的東西正多呢。瑣屑的花生米與西瓜子又不是趕快嚼得完的，只好一粒一粒地

送入口裏，消磨這孤獨生活裏的時光。身體上感覺涼得厲害，手臂與腿都似乎抽搐的樣子；而且昏昏的，眼皮重起來了。

似乎不多工夫，甬道中漫着淡青的顏色，兩廊的椽子瓦片漸漸顯露，小紅燈裏的燭光却大部分滅了。我朦朧地聽到嗡嗡之聲，同舍的人都已起着草稿，至少也想起了一點意思了；而我還只是一張題目。

「那邊有一個冒籍！」突然聽見這樣一句粗大而含有命令意味的警告。我向聲音所自來的那方向看，就在我這間的廊下，站着一個高大的人，眼珠很大，放出閃耀的光，臉上的肌肉彷彿全蘊着氣力，一手支在柱上，這樣粗大的指掌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覺得這個人很可怕，似乎在不知那所廟裏見過的一個青年神像。

同舍的人互相告語說，「冒籍！杜天王又要起勁鬧了。」有十來個人便離開了坐位，聚集廊下，一致急促地問，「在那里？在那里？」

我聽了杜天王這三個字，立刻知道他是什麼人。這時候學堂已經辦起來了，他是中學堂裏

的學生。當試期將近，學堂裏特地牌示說，凡學生不准去應試。如有更名冒試，查出立即斥退。這大概是這個意思：每人只能走一條進取之路，若想兼走兩條，便是取巧佔便宜的辦法，所以必須禁止的。可是杜天王不管，先報了個更改的名字，到期就請了假出來應試。像這樣做的也不止他一個人，他的好些同學以及縣立小學堂裏的一部分學生，都與他一樣地想試走這第二條進取之路。

學生與尋常童生的異點很多，最顯著的却有兩端：一是排斥迷信的傾向；二是合羣新說的崇拜。他們成羣結伴地來到貢院前應試而且玩耍，這兩種特性就發洩在貢院旁邊定慧寺的許多佛像身上。

這寺裏有十八尊裝金的羅漢像，比人身高大得多，分塑在東西兩壁。後面的殿，正中坐着一個鉅大的如來像，我們只能看到他的胸部。頭部與兩肩穿過樓板，佔着樓上的空間。我七八歲時，曾跟着伯父去看，覺得有點害怕。

我聽人家是這樣講的：杜天王同一羣同學去遊這寺院，有幾個人不免說起泥塑木雕惹人

迷信的話，大家便覺得這些人形的泥塊真是不可恕的仇敵了。「把牠打掉，才能破除愚民的迷信！」杜天王爲首這樣喊出來。接着就是一陣呼噪，約略是「你若有這膽量，我們合羣合羣！」杜天王經這激厲，再也忍耐不住，就發出命令去找繩子。在不知什麼地方找到了一捆粗椶繩，解開來斷成四五條，一齊攔住在如來的腰圍與手臂上；又一端由許多人拉着。一聲「來！」大家像拔河一般用力，如來就軋軋地響起來。隨後就是一陣不會預料的崩塌的響聲，如來的身軀側倒了，臂膊殘損，面目破碎，而樓板也掉了好幾塊下來。學生們彷彿得了意外的成功，未盡的勇氣正如出洞的猛獸，只想再尋些仇敵來吞噬；於是外面十八尊羅漢應這劫數了。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這些羅漢，手段既熟練，工作又較輕，真是十分容易。結果個個羅漢歪斜地倒在地上，有的斷了頭，有的折了腿，有的露出裏面木頭構成的骨架或空空洞洞的胸腹。

寺裏只有一個衰病的僧人；聽見學生而且是考童在這裡與菩薩作對，他早已開着後門逃走了。後來警察知道了這事，查究誰是爲首，便帶了杜天王去；但不一會又把他放出來，因爲知道他是杜某的兒子，而杜某是了不得的鄉紳。從此，人家就上給他「天王」的尊號，他的名字轉成

被忘却了；若說起杜天王，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我早已聽熟了這威武的名字，現在佔有這名字的人呈現在面前，雖然覺得很可怕，可是捨不得不看。只見他努着嘴略略含怒地回答問的人說，「在陽字號！」他的濃眉似乎漸漸擡高起來，越顯得面貌凶狠。他放下支在柱上的手，有力地旋轉身子走去。聚集廊下的十來個人也就被牽着似地跟了去。

我自己莫明其妙，同時也跨下坐位，走出號舍，跟在這些人的後面。杜天王又在別個號舍裏招人，走到陽字號時，他有七八十個屬下了，這真是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他是大將，就開始攻擊，作軍士們的前鋒。我從人與人的隙縫中窺見他站在一個人的旁邊，這個人背部的側形很厚，肩頭也是圓圓的，知是個胖子；他的低俯的臉略帶紫色，雖然與杜天王的一樣地廣大，但皮肉却是寬弛的。

陽字號裏的人齊擡起頭來，有的便站起來，廊下與坐位的行間，又驟增了一擁而至的七八十個人；驚異的詫問與憤怒的喃喃混在一起，就把這裏的空氣搖撼得不安定了。可是大家有種

顧忌的裁制力，不肯把聲音放得同平常談話這樣響；更兼要聽聽杜天王說些怎樣的英雄的話，恐怕放響了就把他的聲音掩沒了。

杜天王凜然不可犯的神氣，拍着這個人的背心說，「你叫什麼什麼地方人？」

這個人的頭俯得更低了，身軀似乎在那里蜷縮攏來，像一頭伏在貓兒跟前的老鼠。他只是不回答。

「說快說！」一羣人哄然喊出來，杜天王又把他的肩膀一拉，大家才看見他的轉般的紫色的臉，於是又喊，「快說快說！你裝什麼腔沒有用的！」

這個人愁苦的臉容，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可是抵不住羣衆的威迫，終於很低微很模糊地回答了。我也聽不懂他說的什麼，但能辨知這是異方的口音。

「不對！」一個銳利的聲音緊接着喊出來，隨後潮水一般的「不對」洶涌起來了。杜天王就在這個人的背心上，他又老鼠遇見了貓一般蜷縮攏來。許多人更爲密集了，有的貼着他的身軀，有的高高站起在桌子上，上上下下把他圍住。我於是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可以聽



到連續的拳頭着背的聲音。

被打的默着不作聲，揮拳的也只是悶打，一時間轉覺異常沈靜，只有單調不結實的屯屯的音響。

「還有一本卷子呢！」一個略帶啞音的人驚怪地喊着。「阿，還有不止一本！一，二，三，四，五，一共五本！又姓陸，又姓倪，又姓葉，知道他到底姓什麼！」

「豈有此理，既是冒籍，又是搶替！」

「應當把他打個半死，才使他知道犯的是什麼罪！」

「好大的膽量，敢於代搶五本卷子！難道他這樣胖的身體裏，完全裝滿着文章麼？」

「什麼文章，完全包着些賊骨頭罷了！該打的賊骨頭！」

「打~~~~」於是拳頭着背的聲音更急且重了。這個人開始喃喃地號呼，像個沈重的熱病者，却並不哀求，也不作什麼辯解。

正是一個人喊「在這裡不爽快，把他拖出去打」時，從甬道走來兩個冠服的人與六七個

吏人，我也不知道這兩個是什麼官，但是決不是學臺。吏人略微呵斥，密密簇聚的人堆自然讓出一條路，給他們走近這被打的人去；隨後重又圍合起來。我雖然想乘機鑽進去，只是欠敏捷一點，依舊被屏在圈子之外。於是揀一個空着的座位站在上面，又點起了腳向下望；然而不行，只能約略望見這被打的人露出在衣領外的肥厚的頸項與一段很粗的髮辮。

「他是冒籍……又是搶替……他共有六本卷子……這該當什麼罪名！」大家錯亂地告訴，聲音裏帶着示威的意思。接着一陣喧嚷，顧忌的裁判力現在用不到了，所以特別響朗；彷彿覺得空氣在那里膨漲開來。

不到一盞茶的工夫，人堆裏又讓出一條路來了。這個羣衆共棄的罪犯被夾在吏人的中間，目光注地，迷惘地走着，他的兩手提着書籃子帽子之類，臂彎裏挾着長衫。幾本卷子由一個官拿着，這是重要的賊證。

「噓……」大衆輕輕地發一種驅逐的聲音，勝利的鄙夷的眼光望着這胖子的背形，隨後就散歸各自的號舍。我也靠着廊柱望，心裏有點惶惑，不知他們把這胖子帶了去將要怎樣治罪。

他們從甬道走向大堂去，東面號舍頂上透過來的太陽光照在他的頭上。這胖子的頭似乎向前面折斷了，望不見他的後腦與兩耳，只看見烏黑而耀光的髮辮的根。

我回到號舍，咿唔之聲彷彿秋蟲一般繁瑣了，才想起我還有作文這件事。可是肚子有點餓了，姑且拿出饅頭夾着火腿喫。喫得口渴了，又想起馬鈴瓜來；假若不要急急，留到此時喫，豈不好呢？況且這太陽光帶着紅的意思，像這樣炎熱的白天，正是該喫馬鈴瓜的時候。

大約十一點鐘光景，所有的東西都喫完了，連一粒遺留的瓜子也沒有了，才開始翻禮記。翻不到二十多頁，覺得眼前一閃，這句子好熟。再一細想，不就是今天的題目麼？於是看下面的註解，於是寫下文章的第一句。我在塾中已經成爲習慣了，寫了一句，再去想第二句；又寫了三四句，就要一五一十地數着，看已有了多少字。這回當然也未能外此。大約有了二百字左右的時候，實在再也接不下去了。但是牌示上明明說，「不滿三百字不閱，」怎麼可以二百字便了呢？我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文章是什麼程度，但是一定要希望他們閱看，這也可說是一個不可解了。

早先交卷的人一排一排出去了，聽見洪重的開門的聲音，飄渺的吹打與號礮的聲音。午後

的炎威與心思的焦灼使我滿頭滿身都是汗，看看那些繳了卷出去的人真像自由自在的仙人。

直到號舍裏只賸兩三個人，聽聽遠處，也是悄悄的只聞烏雀，甬道中又漸漸地昏闇起來了，我才足成了經義的一百多字，急就了一篇三百零六字的策論，又鈔完了指令恭默的一節聖諭。

廣訓。

匆匆收拾了東西，依然兩手提着，寂寂地在甬道中走。儀門早已開直，不復封鎖了。我先送過了兩手的東西，然後艱困地爬過這高高的門限。頭門也是開着，沒有吹打，沒有號嘽，只是寂然我望見鄰家的僕人（是我家託他來接我的）在頭門的門限外向我招手，便加快地走去。他接着我的東西，又抱我過這門限。待他放下時，我覺得腳裏軟軟的，彷彿踏在棉被上；仰首看天，昏闇而帶黃色，與平日所見不同；口渴極了，心裏想，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回家去要求父親再給我買兩個馬鈴瓜。

## 一個青年

「這一回跌入煩悶之淵了！」青年連山這麼想時，上排的牙齒緊緊地嚙着下脣，同時就倒身躺在榻上。他舉起兩手儘把頭髮抓著，彷彿要從此拔去那紛亂的煩惱的樣子。頭髮本來梳得光光的，經他抓着，就像秋後的荒草了。

遠處有些鴉聲，欲沈復起，應是棲枝未穩，所以這樣悽曼地啼着。

室內靜寂得像個無邊的空虛，連山可以聽見自己頭腦裏騰騰的脈跳。西面窗外射進來水一樣的太陽光，不一會兒，又不知不覺隱去了，差不多是一種魔光。插在花瓶裏的粉白的菊花，瓣兒乾了，一絲絲下垂着，實含些悽惻的意味。牆壁上安徒生契訶夫托爾斯泰的相片並排掛着，足見此室的主人是文學的愛好者。安徒生的臉很俏皮，似笑非笑的，一雙眼睛尤似乎充滿一種譏諷的意思。契訶夫正在那里發愁，眉頭覺得緊緊的。托爾斯泰所處的地位在牆角，光線最暗，他竟

在那里默默地動悲天閔人的深憂呢。

連山並不想看這個境界與這些東西，可是眼睛無目的地張着，此境此物就闖入他的視域，教他看見了。他迷茫地想：「煩悶呵！煩悶呵！什麼都煩悶，一切煩悶！」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什麼了，於是重復想：「煩悶呵！煩悶呵！什麼都煩悶，一切煩悶！」迴環想了幾遍，他就閉起眼睛來。

他彷彿覺得他的身子無所倚着，東靠靠不着什麼，西倚倚不着什麼，向上，往下，也是一樣，他比風中飄颻的柳絮還要輕浮，還要不明白自己，不知此際正在向上颺起呢，還是正在往下掉落。他又彷彿覺得胸中塞着什麼東西，塞得很緊結，幾乎連心臟肺臟都要被擠出來了。但是他又彷彿覺得胸中很空虛，應是失去了什麼東西，似乎心臟肺臟早已不在其中了。

「煩悶呵！煩悶呵！什麼都煩悶，一切煩悶！」他用力把眼睛閉得更緊，側轉身體，臉部胸部都隔着一層蚊帳依貼着牆壁。

當五六年以前，他在中學校當一年級生的時候，與一個姓王的同學特別要好。這是出於不知不覺的，他第一次看見王君的嫩紅的臉，帶着茶黃色的洋娃娃似的眼珠，以及鮮赤而不厚的

嘴唇，便覺得他說不出地可愛。後來果然很親近了。上課下課的時候，他們兩個手握着手走，連山就感覺非常的舒服。有時王君的頭枕着連山的肩，有時連山枕着王君的，慢慢地，慢慢地在草坪上走着，兩人就彷彿沈在甜美的春夢裏，一切都有生趣，都有意思。或者彼此抱住頭頸，眼注着眼，默對一會，已而王君柔婉地說：「你的臉怪有趣，活像一個洋娃娃。」連山便接着說：「你的眼睛才是洋娃娃般可愛呢。」這樣的簡單的話儘夠傾心傳情了，再不用多說了。

過了兩三年，他念了些關於青年教育的書籍，又讀了些翻譯的小說，中間有幾篇題爲「初戀」的，就自問道：「我的初戀是怎麼一回事呢？」於是想到以前與王君那樣纏綿繇繇的情緒，出於內蘊的潛力，自發而不可遏抑，當是青年期的初戀了。

他自此從蒙昧的青年期覺醒過來，知道自己已被情愛的箭射中了。其時他就具有更甚的欲望：以爲與王君的戀戀是幼稚的，不完全的，何況現在雖是照常在一起，已沒有最初一年那樣的纏綿繇繇了；必得向前進步，嘗到一種長成與完全的戀戀的滋味，才算得滿足。同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缺損，明明是一個人，但是只能算半個，還短少半個；假若得一個異性與自己配合起來，

她就是所短少的半個，兩半融凝固結，同心一體，這才是充足的幸福的生活。而長成與完全的戀戀正就含蘊在這裏邊。

他於是歡喜談論婚姻問題，留意那些討論婚姻問題的書籍文篇，只要什麼地方寫着婚姻兩個字，在他便覺特別刺眼，決不讓牠逃過；自然而然的，同時還要提起筆來寫作關於婚姻問題的文字。

他與一般的青年一樣，倡着以下的論調：「人生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婚姻，因為這件事情能把兩個人融合起來，使化爲更充足且幸福的一個。并且一個人的靈魂總要有所寄託，（也可以說歸宿。）寄託於上帝罷，只不過是迷信者的夢話而已；寄託於事業學問罷，又同於風中捉絮，難得有把握。惟有將整個靈魂寄託於心愛意戀的一個人，才是真實的愉悅與滿足。世界是沙漠這樣的枯燥，人生意義是蜃樓這樣的渺茫，假如我們不把靈魂寄託在一個溫潤妥貼的處所，我們又何以爲生呢？」

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見一個很可詫異的時評，看完的時候，覺得眼睛有點發熱，似乎要冒



出火來了。他鄙棄這一個報館記者，心想這個記者一定不是健全的人，不然，決不至說出以下的一些話：「婚姻問題算不了什麼，耗費了許多可貴的時間去討論牠，實在犯不着；尤其是青年們，問題並不當前，偏要傾致全力來討論，更屬有損無益。其實事到當前，總可以過得去的。就像我，先前從不曾懂得什麼婚姻問題，結婚的時候，也就茫茫然結婚了。直到如今十多年，似乎不曾覺得有什麼難處的缺憾，雖然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他認定這是異常荒謬的議論。他又想，這個報館記者却頗有一些聲譽，萬一有一輩不具定力的青年盲從着他的議論而轉移了他們的見解，豈非青年社會前途之大患？憤懣與憂慮的結果，決定寫一篇論文把他斥責一頓，並且給他指示一條正常的道路。於是參考起許多的書籍，翻檢起許多的報紙，一壁搜討，一壁揮寫。這功課足足做了兩整天，寫成一篇一萬字光景的文字，便投寄給另外一家報館，那家報館與這看不起婚姻問題的記者向來開慣論戰的。過了四五天，這篇文字登出來了，雖是標着未完，他也十二分精細地把牠讀一遍。排錯的字很少，止有七八個，而且都在不重要的地方；題目全不錯，作者的署名也沒有錯；更有一點意外的發見，就是篇中意旨

的嚴正，詞句的漂亮，竟比以前所作的那些文字要勝過十倍，而脫稿時卻不會覺察出來的。這時候他覺得胸次一鬆，隨伴着說不出的舒快，因為對於闢邪說正人心的義務，總算盡了一部分了。他的主見越來越深固了。「應該有一個寄託靈魂的人，使生活成爲充足的，然後再謀其外的發展。不然，念什麼書，做什麼學問，幹什麼事業呢？譬如沒有土地，只有一片空虛，你能築什麼基礎，建什麼房屋麼？」他於是準備着獵人似的心情，專事尋找和偵伺。

今年初秋的一晚，一個朋友家裏開茶會，招他赴會。他去的時候，才知道被邀的共有三十多人，中間有好些女客呢。他看見了那些蓬鬆的頭髮，纖細的花邊，高高束起的裙子，下邊露出結實而美麗的小腿，以及高跟的羊皮或絲織的鞋子，裹着顯出肉色的絲襪的腳，不免感覺有點異樣，類乎羞怯的樣子；但是他與女郎們會見究竟不是第一次了，也還勉強可以對付。同時他又感覺有點快適，彷彿這屋子特別適宜於他，竟是一個安樂窩。

男男女女坐下來了。椅子或沙發都靠着牆壁或窗前，每兩個人的前面陳設一張建漆的小茶几，預備擺茶點。不知怎麼的，他坐下在一個可坐四個人的大沙發上；靠右邊坐下的却是個女

郎，剛才聽主婦介紹過她是姓萬。他很不自然地側射眼光去看她，見她的項頸頗乎羊脂一般，頓時手指上起了一種膩膩的感覺；濃烈的香氣一陣陣送過來，只覺酥酥的，軟軟的，全身異常輕鬆舒快。他又發見在她的左頰上有一點細細的痣，鮮紅如硃，這個足以增加她的媚態，遠勝於那些人工的綴飾。

室中發出一片啾啾的交誼的談話聲，大家就近旁的人攀談；或者論這幾天的新涼，很覺得舒適爽快；或者談某某園裏的蓮花，居然還不會衰敗；或者共商某某畫會展覽的成績與前天晚上音樂會裏的演奏；中間也有陳訴自己的嗜好與性格，演述所歷的事務與山河的。他們都不願意室中的空氣化爲落漠，又不願意並坐的人感到枯寂，所以談話的泉源開放不禁，儘讓牠滔滔地流溢而出；有些談料明明是故意找出來的，但是出之以懇摯和悅的聲調與姿態，就絕對沒有勉強敷衍的痕跡，能使聽到的人十分樂悅，以爲確是從真實的友情好感裏傾吐出來的。

在室中來往很忙的是主人夫婦倆。他們以急速而輕輕的步伐從旁室裏捧出茶點來，恭敬地獻與客人，爲他們擺在小茶几上；然後回去取第二批。直到所備各色的點心糖果已普遍於客

人們了，他們也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那位主人頗有點得意的神色，看看這些賓客，又笑着回顧他的夫人，這足以窺見他心裏歡喜的是什麼了。而他的夫人正坐在連山的左邊；連山略微站起，讓她先坐。

主婦端起茶盃，不就湊近來呷，却側轉了頭溫柔地向連山同萬女士說：「你們兩位不用我再介紹了罷？」

連山急忙接着說：「這位是萬女士，喜歡研究美術的，剛才已經聽見夫人向衆賓客介紹過了。我們正在這裏論究中國的書法，女士講寫字要到怎樣才算神妙，還有許多的妙論在後頭呢。夫人一定很喜歡聽她的。」便回頭向萬女士說：「多了一位領教的人，女士的論鋒益發要雋永絕倫，爽利無比了。願聞怎麼叫做於中正中見造詣？」他說着，露出一種待嘗至味的神情，同時他的身軀略微側近一點。

萬女士含着一顆朱古律糖，嘴唇微斂，頰上的渦兒因而見得顯明：這似乎特別含有一種的美。她聽連山催問，頓了一頓，才帶笑繼續她未完的議論；這笑顏似乎是謙攜，又似乎是驕傲，其實

是處女的天真與靈敏的智慧相互融合，乃成此特擅的表象。她說：「有些人的書法，信手所之，隨揮即是；筆畫歪斜浮薄，他們却說這樣才見天趣；結構鬆散乖離，他們又說這樣才成獨創。其實像這樣的字，只教人家看見一堆一堆的墨痕畫在紙面，不會教人家看見有生趣的整個的字，至於呼吸相通周圍關合的整幅，那更是談不到了。」

她發出輕而清脆的一聲笑，隨又說：「請你們不要笑我的壞脾氣，我從來不曾請人家給我寫過對聯條幅扇面那些玩意兒；並不是爲別的，只爲着怕看見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微微低頭，頰際露出一陣薄紅，似乎因爲吐露癖性而含羞了。

連山點首不已，頗示深表同情的意態，說：「這那里是壞脾氣；正見得女士的卓越的眼力。像現在這時代，別的藝事還有正在發榮滋長的，至少也不至於枯萎，獨有書法，真是消洗極了，誰寫的東西值得一看呢！」

主婦剛呷了一口茶，便接應連山的話說：「正是呢。」接着向萬女士說：「萬女士自己對於書法的見解一定是不同流俗的；我雖然不懂得什麼書法，但是看了女士給我們的信，就彷彿眼

前開出許多花來，這可見女士不單有超妙的見解，而且還能實行自己的見解呢。說句笑話，假使不能實行自己的超妙的見解，寫出來時也要是一堆一堆的墨痕了，那里會像繁花滿枝呢？」

「哦，可惜還不曾請教過，」連山十分驚喜讚嘆地說：「緩日一定要請教，緩日一定要……」以下頗乎獨語的喃喃了。

萬女士經兩人這麼說，臉上的薄紅似乎深了一點，頭也俯得更低一點。一會兒，很輕巧地昂起頭來，一手掠着額髮，同時略略移動身軀：又似乎絕然不解羞澀的樣子。她說：「我的意思，書法要達到渾凝勻稱，才算神妙。一點一畫乃至一字一行一幅，都呈個必須這樣不可那樣的局勢，這才稱得渾凝。點畫雖細不嫌輕飄，雖粗不嫌浮腫，結構緊密而仍覺舒暢，稀疎而仍見照應，這才稱得勻稱。要到這等路向去，就得去做中正的工夫，不是什麼矜奇好異的癖尚幹得了的。」

連山擊掌一下說：「這真是懂得甘苦的話，從前成功的書家往往從篆隸入手，最近也得觀摩鍾王歐陽，不肯趨向異途，去參野狐禪，大概就同於女士所謂做中正工夫的意思。」

「不過更當說明：對於前人的作品可以觀摩，可以參證，但決不可純事摹仿。以自己的天分

工力，從中正的道路，寫成獨創的字，這才見得出自己的真實的造詣。大概屬於藝事的範圍以內的都應當這樣子；這話也早已成爲說得爛熟的套語了。所惜一般人手不從心，儘管懂得這意思，儘管能夠說這套語，而寫來只是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右手指在左手心亂畫，形容那可怕的墨痕；同時輕輕發笑，兩肩略微聳起，更顯出圓婉的曲線美。

主婦也隨着笑了。她還勸兩人多喫一點蛋糕，說這是她親手做的。

連山這時候的情緒竟有點描摹不出，彷彿掉在一堆酥軟異常的東西中間，竟體無所不適。他對於萬女士的議論，覺得字字入妙，足以咀嚼；這與其說他在那里傾聽論旨，不如說他在那里欣賞音樂。他眼前的世界極狹小，極簡單，這世界中沒有客室，沒有男男女女的許多客人，沒有在旁的主婦，也沒有几上的茶盞餅碟，只有蓬鬆而成波紋的黑髮，淡霞似的面頰，朱紅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項頸，圓婉的肩頭與織花的衫子；這種種色相構成個最適當的形像，在他眼前緩緩地晃動，他覺得這是不曾見過而唯一可愛的世界，此外更不羨別的世界了；因此頻頻定睛注視，眼光只是離不開來。可是又覺得胸次有點不舒暢，血脈也跳動得比平常急速，自己也莫名所以；爲排

遣這一種纖微的不安適計，時時舉起右手來撫摩一頭梳得很光的頭髮。

及到萬女士的天真而譏諷的笑聲起了，主婦也笑了，他也和着文雅地笑着。隨後說：「這真是藝術上的至論。消沈已久的書法界，有了女士，就譬如明星突現，定然大放光明。」便急轉語氣說：「因此，渴想領教女士的手蹟，廣廣眼界，想來不至以冒昧見怪罷？倘蒙允可，直是有牛無上的榮悅。」

萬女士不遽回答，却又哈哈地笑起來，大似無知無慮的小孩子。停一會，才側相着連山說：「先生以爲我真個能寫出什麼像樣的字來麼？不知道我也不過是湯罐裏燒鴨（一）罷了。」說着，又是哈哈地笑。

（一）湯罐裏燒鴨是蘇州的諺語，謂獨出一張嘴，常用以嘲笑好騰口說的人。

更爲濃烈的一陣香氣送入連山的鼻觀，又是這樣的嬌憨的情態，使連山只覺無可奈何，再也不能說出幾句漂亮的請求話來了，他只能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先生定要看，我就給先生看，」她又忼爽地回答。



這句話在連山是無比的恩寵，歡喜之極，反而有點不相信起來，恐怕這經歷或是一場夢境。然而歡喜究竟足以歡喜，使不自覺地挺直胸脯，輝耀的眼光環顧室中諸客，彷彿表示他獨有這人莫能及的驕傲。這時候許多客人喁喁地談着，嘻嘻地笑着，食品的遞授，姿態的表情，都含有輕快與親密的意味：似乎各人的心已經融合爲一個諧和康樂的大心了。

就從這一天起，連山的心靈彷彿得到一種幽默的啓示，說道：「你要寄託你的靈魂麼？不要錯過了她！不要錯過了她！」他時時刻刻都感到，不特清醒的時候，就是夢魂之中，也常常聽見這樣的呼聲從空中飄來，指示他前途的趨向。

入手之初是很容易辦的，既已蒙她的許可，就得以索觀手蹟爲通信的因由。他這樣做了。隔了兩天，果真就得到她的回信，中間附一張粉紅色的詩箋，寫着蘇曼殊的七絕四首，字體端麗和厚，確實寫得不錯。連山當然十二分的喜悅；可是所喜悅的不全在書法的佳妙，大部分却在贈與的厚意，他覺得像這樣的厚意，就是書法差一點，也就十二分喜悅了。他展玩不肯釋手，放了信紙又拿起詩箋，閣下詩箋更取那信紙，也並不是覆念信中的話語與詩篇的佳句，只是迷戀地體會

這兩張紙上的墨痕，似乎這些墨痕凝結成一種甜美難言的味道，默默地嘗着直是難得的幸福。又似乎這兩張紙上耀着一種啓示的光，告訴他前途是「有望」而終極是「成功」，使他不禁低下頭來微微地一笑。

後來要把這兩紙收藏起來了，却費了幾回的躊躇。起初想藏在抽屜裏。但是怕給別人看見了，雖然這兩紙很不妨公開，然而終覺得祕密一點更爲溫馨；又想如或被蠶魚蟑螂等污損了，更是不可堪的憾惜。於是打算夾在書架上一疊大本的雜誌中間，又平貼，又不虞蟲患，因爲蠶魚不大喜歡喫那些墨油印刷的書籍。但是於祕密一層仍不免疏忽，而且比較藏在抽屜裏似乎更壞，朋友來了，隨手取幾本雜誌在手胡亂翻閱，那是常有的事最後的發見是這樣：要十分地穩妥周密，惟有藏在自己的身邊，裏衫的口袋裏。他便把兩紙依原縫摺好，用兩張同樣大小的硬紙夾着，這才不致弄皺了，然後插入原來的信封裏。當他把信封插入裏衫的口袋時，肋脅的部分有一種新鮮的感覺，這感覺立刻周布全身，舒快到不可言說，超乎尋常所謂悅樂以上，竟彷彿已抵「成功」不僅是「有望」了！

這是當然的，他的繼續努力就是寫一封恰正適當的回信！一要感謝這樣優渥的贈與；二要讚美這樣超妙的書法；三呢，更須申述一點自己對於書法的識見，以徵所有的讚美並非妄施，而且彼此確實是同調。他比寫上一次的信更爲經心地起草來，把書架上所有的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之類翻了又翻，末了把草稿磨正，又換了四五回信箋，才寫成一封自己看了滿意的回信。這封信的末後附上一根極關重要的藤蔓，使牠糾纏着對方，不容她不再來復信。就是說：「對於信中的見解務請加以評論，或是贊可，或是否認，咸願聞知。藝術的討論，學問的討論，彼此據實陳說，才會得到有益的结果。向來知道女士是心注藝事的，這些話一定也就是女士的意思……」去信之後，所願仍然克償，第二天上，切盼的回信又送來了。於是重又竭思作答，重又附上糾纏住對方的藤蔓，以期續接來信。本來兩人的對話是極容易枝蔓無歸的，從這樣到那件，從東海到西山，這個人引起了一點端緒，那個人就長篇大論地談起來了；假若突然於中途按住，要問一問現在這些談論循一條怎樣的路徑來的，即使不至於終究茫然，至少兩個人都不能立時回答出來。現在連山與萬女士書翰往還已經有七八次了，從書法而圖畫，從圖畫而音樂，而詩歌，而文

學，從文學而翻譯問題，從翻譯問題而西洋思想，而人生究竟：倘若把這人生究竟與書法排比起來，豈不是相去很遠了麼？收到的回信統都夾在兩張硬紙中間，插入信封，袋在裏衫的口袋裏，已經是很厚的一疊了。或在沈思的當兒，或在快樂的時候，甚至聽教師的演講出了神，鈔寫什麼筆記正在得勁之際，那隻左手總要下意識地向肋脅的部分按這麼一按。

至此，他對於前些時所承受的幽默的啓示更是堅強地相信着：像她這樣豐於智慧，長於藝事，尤其是一字一語都能滲入他的心脾，使他感受人間心心相印的微妙的樂趣，若不把靈魂託付於她還託付誰呢？而蓬鬆而成波紋的黑髮，淡霞似的面頰，朱紅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項頸，圓婉的肩頭與織花的衫子等等形像在記憶裏涌現時，又使他頌讚爲女性的最美的型，恰配與他爲同心一體的伴侶一疊的書翰藏在口袋裏，手按着時就覺得前途頗有把握，教他不能不興起一種迷幻幽黯的遐想了。

這一個秋天他過得比往年特別地好。本來他對着衰萎的柳枝，乾黃的亂草，以及堆絮似的白雲，飄簾吹帷的西風，總要起一種淡淡的傷感，今年却不然了。吟了好幾年而終竟不曾足成的

斷句「秋花當砌有衰意」向來以爲頗足表現感秋的懷抱，今年也遺忘得乾淨了。他懷着一腔溫煖的情緒，中間透着希望的火焰，卽此以觀外界，覺得沒有一件東西該稱爲哀愁的；西風的吹拂是春陽的潔除使者；樹葉的凋零百草的枯萎是萌芽的先事預備；白雲的幕後將有光輝的太陽神與娟媚的月娥更迭出演，演那燦爛壯麗的戲劇。於是他又吟成新的零句了：「何處是秋心？更何從合成愁字？」

但是他確實有些很可發愁的事情縈繞於心曲，不過他不願意用很可發愁來形容牠，那麼就說心裏覺得麻麻亂亂也沒有什麼不可。他想所謂開端與陪襯的文字都做完了，最主要的正文非得表達出來不可；但是這事太艱難了，幾乎不能設想應當怎樣下筆。他曾經想換一個方法：既已做到這地步了，不必再乞靈於筆墨，可逕自前去訪問，乘機傾洩那主要的正文。本來彼此會過面而且傾談過了，又有好許多回的通信，前去訪問實在並不見得突兀。但是他再一思索，又覺得這辦法決不妥當。「假若遭她駁回呢？甚至遭她斥罵呢？這是不可堪的！前此所以不敢竟去訪問而取通信這辦法，就因爲要等做完了正文，她已表示了同情，然後前去訪她，享受那揣想不到

的第二次會見的歡愉；否則她即使不表同情，究竟不是當面的事，下不過去的程度也就差得多。怎麼現在又想在未做正文之前便去訪問她呢！於是把換一個方法的念頭打消了，只有依舊取這通信的辦法。然而這不比以前那些的信，隨便談些未必由心情流露出來的話，只要很傢個樣子，就可以大膽投去。這必須吐出細微幽隱的心情，如寶呈貢，不稍移易；又必須具有流入她的心窩的力量，使她只有承受而不致駁回：這比起以前來，艱難何止十倍！他更想：「萬一她竟不承受，面子上的下不過去還是小事，而靈魂頓然失所寄託，不將飄蕩無着麼！又或者她突破前例，去信後竟置之不答，那種牽心繫肺的期待不將把血管都絞破麼！」越想越可慮，因而更有點不大敢寫。但是欲寫的心又刻刻在後面鞭策着他，於是覺得麻麻亂亂了。

一天晚上，寓主人一家都睡了，四圍異常靜寂。月光從窗外射入，照在地板上，使成爲象牙色。時令雖已交冬，却很和暖；窗口流進來的空氣又極澄鮮，使人感覺舒快。連山看了一會書，麻麻亂亂的情緒又來襲他的心了，便中途把書閣在一旁，站起來向窗外眺望。

他這一望使他驚奇起來：「住在這裡將近一年了，月夜也是常有的，爲什麼獨是今夜有這

樣的景色！」

窗外隔一條通路是一家人家的小園，他早已看得熟了，連一枝一葉一磚一石都能默數牠們的形態和位置。但是現在却變了！他乍望時只見那邊是一個澄淨的池塘，水面如鏡，上面籠着一層薄霧。脫葉的樹枝的影印入池中，很細很細，可是極清晰，似乎浮在池面的水草。一種甜甜的香氣和着清鮮的空氣送入他的鼻觀，他不很經意地想道：「日裏頭看見那幾棵蠟梅開了！」同時覺得筋骨弛軟起來，彷彿喝了三盃酒的樣子。

他望了一歇，益發入於類似迷惘的狀態；他幾乎不甚連思，只是以感應感而已。他想不到這是月夜，這是冬令，這是樓頭的眺望。他只感覺這是柔媚的池邊，這是溫馨的芳春，這是撩人情思的郊遊。他的心突地急跳着，他的喉間梗住一句早晚要衝出來的話，就是「我的心愛的……」

他感覺到應該把自己的心情傾訴與她了。「駁回是沒有的事，斥罵更是笑話，每一回得到她可愛的回信，這回當然也是拿得穩的。」他迷糊地這樣想。

於是回身就坐，提起筆來就寫信。這個其實是很足奇怪的：躊躇了好多時，嫌牠難寫，又覺得

不敢寫的，現在却不費思索，不加點竄，一口氣把牠寫成了。然而他一點也不以為奇怪，同寫其他的信一樣，寫罷便把牠摺疊起來，插入信封，而且封好了；更依他平日的習慣，（寫罷了信立刻要寄出的習慣，）輕輕地走下樓梯，開了寓所的側門，把這信投入站在牆下的郵筒裏。

艱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輕易地過去了。

但是他明晨醒來，就覺得心裏的麻麻亂亂更甚於昨日。「本來只有揣測的疑想，現在却已跨上馬背了！信寫得這樣地草率，應有的意思與有力的話語還欠缺多多，她若是不給回信，或者……唉，想起來便可怕了！」懊悔與希冀，恐懼與戀念，像風輪似地在他胸中磨轉，使他弄不明白這一天怎樣過去的，雖然也上學校去，也在路上往還，也行那飲食等等的。

這晚上當然不得好睡。明天起來，頭裏有點發脹，周身筋骨都有點異樣的感覺；取鏡自照時，見面孔也轉成乾枯的顏色，似乎是病後的人了。

這天，他的心象竟至不可描摹，總之比上一天更為難過就是了。他明知若有回信，該在今晚，便矛盾地這麼想着：「早點回去罷，好早點讀她的承受我的心情的妙語，然而她若是拒絕呢？一



見拒絕的書信就是宣告死刑，還是遲一點回去的好。」結果，當功課完畢時，兩條熱誠而忠心的腿趕緊地把他送回了寓所。

「先生，這里有你的信，」房東家的傭婦授信與他，帶着狡獪的笑臉。

他聽到信字，心裏禁不住地突突了；接信一看，更劇烈地突突起來。他的手抖了；他不復顧到愛惜那寶貴的信封，當他一步兩級地跨上樓梯時，一壁便撕開信封，抽出裏面的箋子。很奇怪的是這箋子似乎蒙着一重翳，使他驟然看不出來說的什麼。直等眼光在上面馬兒跳浜似地跑了好幾趟，便聽得耳朵裏泱泱的一聲，身不由主，頽然退坐於榻上；他萬分悵惘地想：「這一回跌入煩悶之淵了！」

房東家的傭婦送上點着的煤油燈來時，連山依舊貼着牆壁躺在那里。後來她又把飯和菜端上來了；當他是睡熟了，便走近一點，用低低的聲音喊醒他。

他自己也莫知所以，聽她一喊便轉身坐了起來，踉蹌地跨到擺着飯菜的桌子前坐了；兩手

支着頭額，臉上現出乾燥憔悴的神色。

傭婦表示一種出於做作的殷勤，催促他說：「就喫罷。天氣冷，一會兒東西就不熱了。喫了不熱的東西要不爽快的。」她說罷，向連山看了看，轉身就下樓去了。

他並沒有留心傭婦所說的話，但是兩隻手却似乎聽到了，便拿起碗箸來喫飯。才喫得一口，立刻想起：「像這樣的煩悶，還喫什麼飯！」於是把碗箸向桌上重重地一摔。右手伸入袴袋裏，大約是由於平日的習慣，要想掏出手巾來。然而先掏到了一個紙團，不由得拿出來看看，「噯，原來是這東西！」這是適間接到的萬女士的拒絕的信：怎麼團得這樣皺，什麼時候放入袴袋裏的，他都弄不清楚了。

他對於這紙團也不是恨，（當然不會是歡喜，）只是看牠做一種怪物，對牠起着懼怕而又灰心的情緒。但是兩手又自作主張了，把牠展了開來，而且把皺紋理得使平貼。同時眼睛就注視着紙面，重又把這可怕的語句從頭至尾溫理一遍。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連山先生：

綠衣頰簡，伸紙悵然。憶昔初覲，談參爲歡；府和無已，迭頰豪素。自惟所譚，不離學問，其爲擊摩，所獲彌旨，簡坦之懷，未慮有他。不意先生乃蓄別抱，圖窮匕見，爰有斯言！並世青年，趨行多異，雖未親值，頗有所聞。始馬投簡，商量學藝；旣得報書，遂及人生，不譬窮漠，卽喻枯泉，非藉溫潤，難復視息；終乃乞愛，語若剖心，并責必施，謂繫榮菀。若此之類，無異炫惑；言合模式，技復拙陋。始意言者傳陳多夸，按實以求，殆非真諦；今觀手翰，適資徵信。先生淵雅，並走此途，拔俗爲難，合流斯易，所爲悵然，尤以是故。

嘗思情愛，非可求索。如陰陽電，合則自通。貴人施與，便涉謬妄。丐花揚芬，斬月耀輝，彼將自至，強焉罔效，徒成獨想，同屬虛願。靈魂之寄，媿不敢承。遺請珍攝，別植善所。通書已屢，非比新交，言弗婉約，倘邀寬宥。若繼前軌，討究藝事，此係篤嗜，仍願奉教。摛懷作報，不辭累牘。

萬璿謹答。

他把這信看過一遍，胸中好似有無數的小槌子在裏面敲擊着；右手又不自主地把信箋一團，便丟在桌子上。昏黃的煤油燈光照不明一室，寒氣又漸漸地厲害起來了。他比剛才似乎能够

運一點思念了，於是像那北方的人民一樣，只蜷伏在寒冷慘黯的境界中苦想。

他想到前途的空虛，這個心沒有個着落，以後怎麼能够好好兒做功課？做了功課又有什麼意思？不特做功課，就是喫飯，坐着，又有什麼意思？更進一步，就是不喫飯，不坐着，又有什麼意思？他又想到自己素來主張的論調，一般青年們都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頗得見重於人，早先是想得好好的，待她允許之後，便把這消息吐露於幾個親近的同學，他們一定立刻傳播開來，於是全青年界共同說這珍貴的新聞了。這個正足爲實行抱負的表示，是靈魂互寄的伴侶！是同心一體的一對！這時候再也不用露出一毫驕傲的顏色，只看一對對羨慕的目光注射着自己與她，便見得自己是特別優越與衆不同的人了。然而他這些想頭僅僅是一個脆弱的春夢！

他痛苦極了，彷彿覺得他的世界儘在那里縮緊攏來，漸窄漸小，幾乎圍着他的身體，使他氣也不能透，不要說向前走的路與轉側徘徊的餘地了。他的臉上有點兒發熱，光彩比剛才好看得多；四肢却很冷，軀幹上也一陣陣地發寒；頭腦則昏騰作痛。

迷糊中他又想起了王君。「自從他到了北京去，將近一年不相見了。他近來變得難看多了；

皮膚越來越粗糙；手背長着些濃毛，握着全沒有柔軟的意味；臉上的嫩紅不知到那里去了；那張嘴却濶大了不少，尤可厭的是圍生着青青的短鬚。第一年與他在一起時他真可愛，那麼鮮豔的臉，那麼靈妙的眼珠，那麼含嬌的嘴唇，那麼柔細的皮膚啊，使人愛殺的早年的王……」

突然之間，他的亂想中顯現着萬女士的形像，這使他幾乎窒息了。他心裏斷斷續續地躍起這些尖刀似的意念：「處女更可愛……處女的舌尖是甜的，比蜜更甜……貼着這小紅痣的面頰……貼着這羊脂般的項頸……這花的衫子……這紗的裙子……」他擔當不起了；一種反抗的勇氣驀地主宰他的兩手，舉起來重重地把口與鼻按住，不讓透氣。大概是這一個意思，不讓透氣便歸於泯滅，泯滅之後當然不復有意念，於是與痛苦離開得遠遠了。

室內絕無聲息，燈光動也不動，像墳墓中的照幽燈。

連山的兩手用出所有的力量，眼睛閉着，靜待泯滅的到臨。可是鼻際和喉間不舒服起來了，一口一口地只是嘔氣，嘔一口則悶抑更見厲害一點；後來感覺肺臟也十分難過，似乎快要爆裂的樣子。他不顧這些，只很很地頓一頓頭，想運出一點例外的力氣，兩手依舊重重地按着。

大約有兩三分鐘的樣子，喉際的噤寒與肺部的漲緊再也忍不住了；一雙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張了開來，彷彿藉此也可以略微透一透氣。瞥見亮亮的一件東西在面前發耀，原來是桌子上的一面鏡子。他隨即對着鏡子看。

他看見自己的蓬亂紛披的頭髮，漲得緋紅的臉皮，蹙緊的雙眉，瞪視的眼睛，下半個面孔給兩手掩着，只露出一線的下頷；而兩手堆疊起來，構成個奇怪的形式，似乎在燈光前玩那手影像物的把戲。

忽然間他嗤地笑了出來；兩手一鬆，呼吸就自然地調劑着，回復平正的狀態；胸膈間立刻感覺非常的舒暢。是這般頑童相似的怪臉使他失笑的呢，還是這樣滑稽意味的自殺使他失笑的呢，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別人當然無從知道了。

笑能化緊張爲鬆弛；若把堅冰譬喻緊張的情狀，則一笑就是春溫，堅冰碰到牠，就融爲漣漪的柔瀾了。因此，他不復想舉起手來按住口鼻，不讓透氣。

## 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

瑞芝十六歲的一年上，就嫁給沈進之爲妻。婚約是早經父母給她定下來的；可是他們不及看她履行這婚約就相繼去世了。她卽由叔父撫養，直到十六歲。一天，叔母向叔父說，「瑞芝長得這麼大了，合該做人家的媳婦了。你何不去問問沈家，探探他們的意思。」叔父想這也不錯，就去找進之的父親。進之的父親聽說媳婦兒長得大了，突然起一種強盛的希望，答說，「就在今年，一準娶過來；我就得去找陰陽先生。」於是瑞芝竟然在這年上做新娘了。

她同千千萬萬的新娘一個樣子，相信出嫁是女人生活的法門，猶之男人必須去找一個職業，作爲生活的法門。假若有個好事的人去問千千萬萬的新娘，「你們爲什麼要嫁人？」她們必將齊聲答說：「我們要喫，要穿，要住，總之要生活，所以要嫁人。」如其考問瑞芝，她的答案當然

莫能外此。現在她既已做了新娘，不能不說已經達到了願望。

在進之呢，覺得這結婚生活頗不差；在房間裏，在牀席上，常有個小伴伴着；而且，她異於一切的小伴，那種柔膩的滋味，簡直把他全身都麻醉了。當他將要到學校裏去時，手帕摺疊得方方的，又潔白，又平貼；衣服才經穿上，她就前來扣鈕扣，理襟袖。在學校裏住了一個星期回到家時，迎面就是一把又熱又香的手巾；接着她就代他解外衣，換拖鞋。他覺得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過的，中間也含着不少的情趣。

十年過去了；一切很少變動。要算進之的父親的去世是一件重大的事；他當初的強盛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直到臨命終時，有氣沒息地說了一聲「我沒有看見……」便絕氣了。其次，進之改到遠處地方去讀書，已經四年了；每年暑假，回家住下兩個多月，此外全是旅外的生活；這也可說是小小的變遷。至於瑞芝，少女的光輝消散幾盡了，臉上漸顯得乾黃暗淡，手指也沒有從前那樣軟滑了；然而她還是個她，生活還是年來的生活，未必能爲了這一些些，就說她起了什麼變化。



這幾年來，瑞芝從進之那裏聽到了好些外面的新鮮的事情，聽聽很有趣；但又覺得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正同小孩子聽講仙人躲在鞋子裏，魔王搬運房屋到山上去一樣的情況。她尤感興趣的是以下的一些話：「女學生穿着露臂的上衣，風吹飄飄的裙子，在公園裏，在會場裏，隨意談笑，隨意顧盼，聚攏來就是唱一支歌，跳一回舞。她們沒有男女的界限，與女的固然做朋友，就是男的，也一樣與他們做朋友。常常有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起初是朋友，後來情意密切，相互了解，幾乎同心一體；這就是所謂戀愛了。這時候彼此不必去問誰，兩個人就住在一起，叫做共同生活。歡喜熱鬧一點的，就邀集了男男女女許多朋友，請他們喫一頓飯，或者開一個茶會，把兩個人共同生活的事情告訴他們。賓客們聽了，一定拍手歡呼，接着便多方地引逗男女兩個自述戀愛初期的趣史。你想，這種以戀愛為根基的結婚不是最正當最適宜的麼？又常常有夫妻兩個，起初是相好的，後來彼此有什麼不對勁了，或者中間的一個另外有了戀人了，就提出意見，商議彼此分開；結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絲沒有牽纏；這就叫做離婚。本來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心不在焉，定要勉強牽住，是最不痛快的辦法。像這樣尊重各人的自由，不肯扮起假

臉愛一個已經不愛的人，也不要對方勉強愛一個已經不愛他的人，豈不是再乾脆再直爽也沒有的了？又女人也同男人一樣，到外面去擔任一種業務，自己賺錢自己用，如充當教師等事情，你是知道的，她們不獨充當教師，也有任商店的店員的，也有任銀行的行員的，也有任書局的編輯員的，也有任報館的辦事人的；總之，現在的時代，女人與男人並肩齊頂了……」

瑞芝聽了這一些話，除感得興趣外，不免含着笑意，以並不堅持的態度反駁進之，說，「結婚這樣地容易，給人家傳開去，不是笑話麼？」

「容易！」進之連忙矯正她的謬誤，「從戀愛的塗徑達到結婚，正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惟有由父母作主，他們一答應，婚姻就判定了，才真是容易。至於人家笑話，那是絕對沒有的事；你不聽我說賓客們都拍手歡呼麼？」

瑞芝總還覺得這樣太容易，是可訕笑的事情；然而再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便換一端說，「你所說的離婚，總該是太沒有道理，引人家非笑的了。並且，離了婚的女人又怎麼辦呢？」

「這是陳舊的思想！」進之彷彿教士說教的態度，又熱心又沈着地說，「硬要不相愛的兩

個人牽在一起，才沒有道理，才真是可笑！現在一般頭腦清楚的人，對於離婚這件事情都表示贊同了，如其兩個人已經不相愛的話。至於離了婚的女人，或者再去同別人結婚，或者不結婚，正如離了婚的男人一樣，那是沒有問題的。」

瑞芝不很費力地想了一想，覺得想不通的地方頗多；反正是隨便談談，不定要辯到個彼此意見一致，況兼要辯也說不出什麼來了，便略略點頭道：「哦，原來外間的情形是這樣了。」

這些家常的談話，在瑞芝雖見得新鮮離奇，然而總說不上是這幾年來的什麼變動。

## 二

這年上五月的下旬，進之從遠處地方回來了；他帶回一切從前帶出去的東西，餵了三個苦力挑着，自己還一手提着一大包的書冊，一手抱着一個梵亞鈴的箱子；因為這一期他畢業了，下半年就事並不在那個地方。

瑞芝見着他，心裏自然歡喜；但依照往年的習慣，久別初見，不好意思太親密了，便把這歡喜強壓下去，只賸餘淡淡的一笑。隨後就舀出一盆熱水來，絞起一把手巾遞給他，說：「天氣這樣熱，

先用一把手巾罷。」

「謝謝你，」進之很謙恭地接了，然後一隻手把眼鏡脫下來。

瑞芝突然感覺一種異樣的况味，彷彿吹來一陣尖風，肢體都有點兒冷意，又彷彿喫了過量的難於消化的東西，胸頭有點兒悶悶，因為「謝謝你」的話，他向來不大說的，尤其這樣的聲調，親密的意思含得少，客氣的情味含得多，是第一遭聽見。她很小心地重行把進之打量，是不是受熱太厲害了，以致神思昏迷，錯認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客氣的人。然而這個揣想並不能成立，他揩了一把臉，就在面盆裏搓手巾，預備絞第二把，眼睛直望着她，放出清醒的光，嘴唇是正常的鮮紅色：這怎麼會是受熱昏迷呢？她覺得他這眼光有點可怕，便把自己的眼光移開了；本來要想問的喫了中飯沒有，路上辛苦不辛苦那些話兒，早已藏躲得不敢出頭了。

進之確乎有點兒異樣，他自己也靈敏地感到了。往年趕回家裏，一進大門，就有這麼一種感覺，彷彿心頭一鬆，又彷彿突然掉落，正掉在一個又鬆又軟的包圍裏。現在却不然，正同跨進了旅館的門；所有對於前途的經營，對於一切的防護，都是使心兒不得寧貼，因而促進血流的速度。他

放下手巾時，就去理帶回的東西，解了這個籃子取出一些來，又打開那個箱子取出一些來，顯然是沒有定心的神態。

瑞芝站在旁邊，呆呆地，料不出這是個什麼朕兆；又模糊地想，這或者是個不大可愛的夢兒罷；兩手頗想舉起來給他幫忙，但似乎被無形的索子拘束住了。

「瑞芝！」進之放下一個從箱子裏取出來的小鏡架（金的匡子，雕鏤得極工細，中間是一個女人的相片），坐定下來，注視着瑞芝，「我要給你講一句話。」

「什麼？」瑞芝胸頭惴惴然了，眼睛瞪視着，含有恐怖的神色，彷彿預料不幸的事情馬上要到臨了。

「第一要關照你，你聽了我的話不用傷心。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他按着自己的額角，）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什麼？」她再沒有着實詢問的氣力，只是喉間低低地這麼一轉氣罷了；她的鼻上滿綴着汗珠子，眼角隱隱有點兒潮意。

春光不是她的了

「我不是曾經給你講過，結婚應該把戀愛做根基麼？沒有戀愛的結婚就是牢獄，活活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不幸我和你都早生了幾年，我們的父母沒有明白這等道理，就把我們送進牢獄裏來了。試想我們兩個曾不會有過真實的戀愛？老實說，我並沒有切摯地愛過你；反過來，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

聽到這一句，瑞芝忍耐不住了；抿緊的嘴唇給一整冤氣衝開，隨即伏在桌上嗚咽着。她攏攏統統想起十年來的經過，十年來對於進之的操心勞力，結果只落得一句「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除了付之一哭，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早關照你不用傷心；你且聽我的話。」進之整一整衣襟；他的語調彷彿小學教師的訓話，很和善但又含有嚴肅的意味。「我說我們不相愛並不是捏造的；再進一步想，是相愛的總該彼此了解彼此的心情，試問你能了解我的心情麼？」

她嗚咽得越發劇烈了，却並不去想能不能了解的問題。

「唔，」他略微感得麻煩的樣子，「話還沒有聽完，先是哭，算什麼呢！」他站起來，拍着瑞芝

的肩膀，「我給你說，喫了苦的總想排除，入了牢獄的總想脫出，過去的時光不要去管牠了，未來的時光自己還作得來主，我們趕快挽救自己罷！像我們這樣沒有戀愛作根據的結婚生活，實在是當初錯的；維持下去，我既無聊，你也乏味，敷衍衍做夫做妻，還有什麼意趣？不會相愛的本不當結婚，現在已經明白了這一層了；我們商量離婚罷！」

瑞芝才放聲大哭起來。驚動了十五歲的侍女阿荷，偷偷地從廚房裏跑出來看，但是看不出什麼情節。她見主婦的哭委實傷心，頗想上前去勸慰，只因主人還是初見，怪不好意思的，便站住了，一手搭在門上。

這真是晴天的一個迅雷！離婚等的話語，在瑞芝以為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那里料到就會降在自己的身上，就會降在現刻的自己的身上呢！她真同中了迅雷一樣，不能思想，只是號咷大哭。

「不要這麼女人的見解，」他略略推動她的身軀；「動不動就是哭個不休。我說這個話並不只為着一己，也為着你；你不是也被陷在結婚的牢獄裏麼？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想出

我的話是不錯的！」

這些話對於瑞芝實在太疏遠了，教她有腦筋也沒有方法去用；況兼她正哭着，連能用不用也不想去試一試。她的身軀晃晃然了，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在那里旋轉。

「我的意思是這樣，」他說得特別徐緩，特別着實，因為後面提示的是具體的辦法，「你當心聽着！我們兩個從此離婚，把夫妻的關係取銷了。但我們認識了十年，從沒有什麼惡感，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朋友有相助的義務，現在我請你去念書，教你學得一些自立的知識技藝。你要知道自立是最可貴的事情，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比什麼都快樂呢。」

「那麼，你呢？」她嗚嗚地問。

阿荷這才尋到了一些線索，她想原來主婦不肯去念書，主人責備她，所以哭了；她又想學堂裏真好玩呢，主婦偏偏不肯去，實在有點傻；一壁想着，一壁調換一隻手，依舊搭在門環上。

「我麼？」進之微笑，略帶滑稽的意味，「我同你一樣，也還是一個我下半年就事的地方弄妥了，我就做我的事務去。」接着問，「到底你的意思怎樣？」



「全是夢話！那有這麼隨便！」她抽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這些語音都是開歇地送出來的。「倒並非夢話；我已同人家商量過，而且人家也贊成我的意思了。你的叔叔，他不是有點守舊的麼？我給他寫了好幾回信，把結婚必須以戀愛為根據的意思告訴他，他慢慢地明白過來，最近給我的回信說，『這一樁確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便參與。』他對於教你去念書的辦法，尤其稱讚我的周妥。你想，他……」

瑞芝似乎恍忽地向下一掉，掉在深深的一口井裏，更莫想等到一個救援的人。她只有拚命地哭，不自主地震動着肢體，進之再說些什麼，她是完全模糊了。

### 三

這時候已交深秋，下午的功課完畢了，課堂裏就顯得黯然，一眨眼黑暗便將掩罩下來了。瑞芝一個人靠着窗沿，俯視牆下種着的幾株秋葵，花兒都焦萎了，爪形的葉子當風而舞，搖搖地，頗有支持不下的意思。風從對牆反吹過來，她感得一陣寒冷，便回到自己的位次上坐下，一手支着額頰。

後面宿舍中送來零零碎碎的笑語聲，還夾着幾曲洞簫，這見得同學們正恣情遊息，調劑她們終日的辛勤呢。

自從進之到家那一天，瑞芝表示了離婚的意思之後，不到五天，瑞芝的叔父來了。他也發出嶄新的論調，說從前那種結婚方法真不行，必須以相愛爲根基才有意思；又說進之的話很不錯，這由於他的識見素高，所以會有這個大覺悟。他又勸瑞芝依着進之的話去念書；他說，現在的時代，念書是第一要事，女子也要念書，念了書不愁沒飯喫；從前瑞芝不會去進學校是失著，然而現在去進還不嫌遲。

瑞芝實在也說不出理由來，爲什麼不應該離婚，她只感得滿胸滿腔都填塞着不願意。但是，進之這麼說了，叔父也這麼說了，不是命中注定了麼？經進之再三地婉言批導，更經過好多場的哭泣，終於決斷地說：「那麼，我就去念書罷！」說着，一把尖刀似的悲痛直刺心頭，不由得又放聲大哭，倒伏在桌上。

學校裏假滿開學，瑞芝便被送進來了。教師看她認識幾百個字，簡單的字也可以寫幾個，年

紀又這麼大了，便把她編入補習班肄業，相當於高小一二年級的程度。

消息真是生着翅膀的，牠跟着瑞芝飛到學校裏來了。於是大大小小的學生就得了新鮮的資料。

「是這一個；年紀這麼大了，簡直是個母親。」

「看她黃瘦的臉兒，大大的眼腔，說不定時時刻刻會哭的，真是一副苦命相。」

「結婚十年了，丈夫忽然同她離婚，究竟是擔當不起的悲苦。」

「她沒有知識呢。沒有知識，丈夫自然不要她了。」

這一類細細碎碎的話兒，瑞芝時時聽得半句或是三四個語音，斷然不疑地知道是指自己了。但是除了只做沒有聽見又有什麼辦法呢！兩三個同學走近身邊時，她們這麼相互地擠一擠眼，努一努嘴，喉間發出鄙夷不屑的聲氣「嚇」或是「嘻」；她們岸然走過去了。

她想自己身上滿印着恥辱的標記，什麼地方總退後一步，該多少有點好處。於是人家叢集的地方，她獨避開得遠遠，同學們都在宿舍中取樂，她在空空的課室裏踱着；非至必不得已時，

決不向同學們開口說話。接觸不多，相好一點的同伴也就沒有一個；但是，這個對於她卻不見十分難堪，原來她一向圈禁在沒伴的家庭裏，喜羣的天性早已被遏抑得沒有蹤影了。

這天傍晚，她獨坐課室中，正在思索一個切心的問題。這已經思索了好幾天了，只是提不起一些果斷的勇氣，不能便依着去做。

自從離開家庭，來到學校，她漸漸地感到生活確然有倚賴與自立的分別。她見算學教師李女士，家裏頗有一點錢，但她並不依靠家裏，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之外，還幫助一個舊學生去進大學校念書。她又見當舍監的楊太太，她的丈夫在縣裏當一個科員，三個兒子全在中學校裏了，却還要出來擔任這學校裏的職務，彷彿非此不可的樣子。她們都極有興趣，教書，管事，閒時和同學們隨便談話，沒有一刻不是快活起勁的。這些情形促起了瑞芝考求的念頭，「她們不是很舒服的麼？爲什麼不愛舒服，偏要出來當教員？」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了，「像從前那樣的生活，究竟能不能稱爲舒服？喫是不愁的，穿是不愁的，一切使用也大略備具，當然不能說不舒服了。但是，做的是瑣瑣屑屑的事，大半又是爲他做的；他高興了，方才前來談幾句話，否則只有眼看他坐着

做功課，出門望朋友；後來幾年他到外邊去念書了，一去就是一整年，來信是請別人代念的，只是稀稀疏疏的幾句平常話；他曾說什麼被送進牢獄，這個話也不錯，像這樣，不就是不帶鍊不上鎖的坐監麼？」接着她再向底裏想進去，（突然的變故與深刻的悲哀使她化成神經質的氣分了），「我爲什麼要去坐這個監？假若不坐，又將怎樣呢？——還不是要換得個不愁喫，不愁穿，才去坐這個監麼！假若不坐，就什麼也沒有，簡直不能活命。定要坐了監才得活命，雖然一切都不愁，到底算不得舒服。這就可知道李女士楊太太時常快活的原由了；她們不在牢監裏過活，她們做有道理的事務，她們喫自己的，穿自己的；什麼拘束也沒有，什麼人都不依賴，還不該高高興興地做一世人麼？啊，他們說的自立最可貴，確實是有意思！確實是有意思！」她想到這裏，對於離婚的事情便彷彿解鬆了好幾道切心的繩索；却又引起了一腔強烈的悔恨：恨當初父母不會給她一點自立的知識技能，恨十年來的光陰如癡如夢地白白消費了，又恨學校裏的功課不能夠一口氣吞了下去。結果是連忙翻出教科書來很命地看一會，念一會；如其半夜醒來時想起了，便默默背誦那書中的語句。

隨附這些思慮而起的疑問是這樣：「現在來此念書，一切還靠着他的資助，這是該不該的？」她看不起自己了，覺得這新印上的恥辱的標記，比較舊的更見深刻，更是不可磨滅。「從前依靠他，總算彼此有點兒關係；現在關係都沒有了，却還受他的施與，這算什麼呢！惟有奴僕，惟有奴僕，主人用不到他了，便給他一點賞錢，教他走路！難道真是下賤的種子，起先做了囚犯，接着還要做奴僕麼！太糊塗了，太不聰明了，竟弄成這麼一個大錯誤！」

於是，一方面狠命做功課，一方面對於做功課這件事抱着異樣的不安；念一句書，寫一個字，都在使用着主人遣散的賞錢，也就在續續地表露所受的恥辱。假如有什麼方法，能夠把這一層恥辱洗淨了，她覺得其外的冤抑也就不足數了。醒時念着，夢裏也念着的，聽聽教師的講授，忽地又兜上心來的，無非是這一樁。

她應該讚賞自己的聰明，居然想出了一個方法；如其辦得到時，誰都不必去依賴，可以定心安神地在這裡念書。但是她不能預料必定成功：向來不會同人家辦過交涉，又不知是容易還是麻煩的。假若交涉無效，徒然留下一個話柄，依靠他人的恥辱還是洗滅不掉。因此，就不敢輕易進

行，只在心頭一回兩回地盤算。可是想到了自己現在的地位，想到了無名目地依靠尤可卑鄙，又覺這唯一的新路徑非得立刻冒着險去探試一下不可。但是又惴惴地不敢就拔足前進；她陷在這遲疑的境界中已經好幾天了。

她凝想了一會，突然站立起來，堅決地自語道：「不要這麼沒有膽量！從今以後，是靠着本領同膽量過活的日子了！」她越想越覺得現在的地位太過難堪，欲求解免，只有進行這想到的一個法門。雖然成不成未可斷定，但姑且一試，總比耐着不試多一點兒希望。「進行罷！進行罷！什麼不成功，什麼落個話柄，全是沒有的事，又何用去想着牠們！前途有的是快慰，有的是成功！」忽然表現多血質的氣分，在她已往的歷史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這時候天已暗下來了，窗外的粉牆蒙着灰色，室內更是朦朧，却似乎比平時廣大了許多，因而見得空虛。若斷復續的鴉聲「呀……呀……」又低又慢，顯然是一種不大高興或是沒有氣力的聲調；然而牠們完畢了一天的工作了。

樓梯上有人上來了，走到課堂外面的抱廊了。瑞芝聽慣了這個人的步調，輕輕的，却又緊促

的，不用尋思，立刻知道是算學教師李女士。待她走到課堂門首，一個可愛的人影兒呈現於眼前時，便輕歎着，隨說道：「李先生，我在這里。」

「是誰？」李女士走進課堂，定睛端相，「原來是瑞芝。你一個人在這里麼？」

「是，是一個人，」瑞芝迎上去，與李女士相對立着。

「你來幫同我尋一尋罷。」李女士拉着瑞芝的手，輕快的笑聲便送出來了，「你想我也算得糊塗了；一疊的算草，是用銅釘釘着的，剛才看看，却少了一張第五張。找來找去找不到，疑心掉在教桌的抽屜裏了。但是天暗下來了，我們只好瞎摸。」說着，又是幾聲輕快的笑。

「我想起來了，」李女士忽把瑞芝的手捏得緊一點，意思是止住她的走開，（她本想去開教桌的抽屜了。）「一向想給你說，總被旁的事情岔開了，現在正是個機會。你自從來了以後，常常默默地不同人家在一起，這是不大好的，我很想勸勸你。我們的興趣全在乎有許多的同伴，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取樂，就覺得一天天都是甜的，倘若不聲不響，孤孤單單，不用說生趣是索然了，就是影響到身體的弊害也不在少處。學校裏有的是同學和教師，你何妨從中選擇，看有性情相投，



趣味相同的，你就自認爲她們的朋友。你既自認爲她們的朋友，她們當然也認你爲朋友。你就再不用這個時候獨居在這裏了。你聽，她們在那邊何等熱鬧！（宿舍中正送出一陣歌聲，和着洞簫，還有人擊掌按着節拍。）我希望你也加入她們的羣裏，不要躲來躲去，只是默想。」昏暗中看不出她面部的表情是怎樣，但聽她的語調，瑞芝如聞慈母的體貼撫慰，眼淚幾乎偷跑出來了。

「是，我要依着先生的話，」瑞芝輕聲回答；同時同學們對於她的那種態度浮現於眼前，禁不住一滴滴熱淚掉下來了，忽而猛醒似地想，「這是個進行的機會，再不要錯過了！」便把眼淚忍住，私幸在暗中，不曾給李女士看見，隨即故作鎮靜地說，「我要向先生們請求一件事情，不知能不能現在給先生說了？」

「什麼事情？」李女士感得興趣，出之以誘導的聲調。「你現在給我說了，我可以同諸位先生商量。」

「我以前的經歷，我爲什麼到這裏來念書，雖不會明白講述過，先生們一定知道的了。」她覺得有點兒氣促，深長地透了一口氣，續說，「這些我都不怨，所以也沒有什麼難過。只有一點，現

在想想是我的大錯失，我負着這一個大錯失，彷彿繩索網着身體，尖刀刺着心頭，不論醒時夢裏，無非是痛苦的時刻。就是我不應該受了從前的丈夫的幫助，來到這里念書。這在他原是好意，讓我學得一點本領好過活。但在我算是什麼呢！我用什麼名目可以受他的幫助！我想，離婚並不是恥辱，惟有這一點才真是恥辱呢！」

李女士很受感動，默不作聲；又一手也去捏着瑞芝的手，就成合捧的姿勢。

「我想請求先生們給我擔任學校裏的雜務，整理東西也好，灑掃各處也好，只要能夠做的，都願意做；同時讓我做個特別的免費生。如蒙先生們許可，我總算把自己的勞力幫助自己，我總算洗脫了很深的恥辱，從此便一心一意求學，再也不默默地獨想了！」她的感情盛極了，禁不住又滴下淚來。

「這一定辦得到，我想諸位先生沒有不贊同你的見解的，」李女士默嘆着說。她來找東西，却找到了意外的珍寶，頗感到一種探險成功者的慰悅。

一個月之後，進之託人送零用錢來時，瑞芝回答那個人說，「謝謝你，請你把這個錢帶回給

沈先生罷。再請你轉致一聲，以後也不用送錢來了。」

#### 四

六年又過去了。

這時候瑞芝已經讀完了中學的功課，離開學校，在一家書局裏擔任書記的事務了。每天早上八點鐘，她就到局辦事；除了喫飯喝水而外，不停手地寫寫寫直到午後五點鐘方才停筆，回到她的寓所。寓所是租的人家的一間樓面。一個榻，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兩個箱子，是她僅有的財產。桌子上，一架橢圓形的鏡子，鏡框上鍍着的鏤不知那里去了，顯出花花斑斑的鏽痕。旁邊一個長方的硯臺，一隻天青色的水盂，寂寞地並排供着。——再沒有旁的東西了。有時從稀疏的窗縫中吹進些煤灰來，有像米粒大，有像黃豆大，掉在桌子上，就此陳設着，也算破破簡單的空氣。牆上掛一幅水彩畫，是一個同學送給她的，（她在校の後兩年居然有朋友了，向來擲揄她的同學們也把她忘記了）畫的是西湖的湖心亭。此外有墨筆寫的大字王字，鉛筆寫的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亞刺伯數目字，是從前住在這裏的孩子們的書法成績。

春光不是她的了

當她進了書局，第一次領到薪水時，感得莫可名狀的快適。錢放入衣袋裏了，一手在外面按着，禁不住想道：「是第一次！是勞力的代價！幾年來希望着的自立生活開始了！住自己的，喫自己的，穿自己的，我也得嘗嘗這快樂的滋味了！」於是那隻手按得更緊一點。回到寓所裏計算一下之後，除開一月的費用，還多好幾塊錢。就買了一件羊毛衫送給黎女士——就是牆上那幅水彩畫的作者。

但是，領了好幾回薪水以後，感覺也就平淡了。這本是分內的獲得，正同凡是生人總能吸到空氣一樣，又有什麼可喜呢！同時她却別有新鮮的感覺，是前此不曾有過的。在書局的時間，低頭來儘是寫寫寫，倒也沒有什麼。可是在到局或回寓的途中，這種新感覺就輕輕扣她的心門了。「一回一回進局去，又一回一回出局來，天天總是這一套，算什麼呢？明知不要這樣就等於拒絕獲得，辦不到的；但是有了這一些些的獲得，就一切都了麼？」這樣想時，她的步子就改得嫵媚地了。至於獨在寓所裏，看夕陽戀着牆頭，或者見那月兒若有意若無意窺着她的當兒，這種新感覺竟老實不客氣闖進她的心裏去了。她彷彿覺得掉落在無邊的空虛裏，儘掉儘掉，只是碰不到

一點實在的質地，所以無從靠一靠身體，甚至無從點一點腳；又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航行，不知道將要達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將永遠達不到什麼地方，終於是這樣盲目的航行。她回想幾年來的學校生活，那種味道真好；功課是天天新鮮的；看一歇書，散一會步，都是有意思的；對於明天，對於後天，都覺得可愛，因為希望在那里不絕地閃耀牠的光輝。但是現在，現在全變了！工作既這樣死板，前途又暗得漆黑，越是想辨辨嘗到的滋味，越見得淡到白開水一般。她不免戀戀於過去了；假若能夠回到那如夢如仙的學生時代去，她再不願意離開了。然而怎麼能夠呢？於是悵然凝視，幾乎忘了身在那里；直到天黑下來了，或者月兒跑開了，或者樓下的孩子突然哭了，才覺醒過來，重又記起有個自己。

她最相好的朋友是黎女士。同在學校裏的時候，自然時常在一起。及到出了學校，黎去當人家的家庭教師。彼此事務完畢，不是瑞芝到黎的家裏去，就是黎到瑞芝的寓裏來，談這個，說那個，有時也許默然相對，總覺得十分安適。直到夜色深了，一個才辭別回去，也有好幾次就此住下了。但是，慢慢地，一種新的情感滲入黎的心裏，不由她不同瑞芝疏淡一點。瑞芝去看她，她先已出去了；

或者在窩裏等她，却等了個空；這等事情幾乎疊連地發生。這個給與瑞芝強烈的激刺，彷彿突然一交，震盪得心胸中空洞難熬。所謂新鮮的感覺，大概就從這個上邊萌生了。

黎到那里去了呢？瑞芝是知道的；不願意她去是當然的事，但又很能原諒她。她們常常談起以下這些話：

黎說，「這中間有性質上的不同；有了他，我們的感情就會改淡，那是沒有的事。」她總是嚴正地申誓的態度，自然也含着不少的體貼安慰的情調。

「不會改淡麼？<sup>？</sup>看情況就是了，也不用空口去說牠。」瑞芝總是悒悒的神色，表示不反對的。反對。可是她又常常轉過來說，「但是，我願你不要爲了我，便把整個的心留下一部分來，才去對他。相愛須要整個的心對着整個的心；這一層，我相信到二十四分，——現在我真相信了。你要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整個的心全付與他。這樣，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快慰。」她悲苦地說着，有時就滲出淚滴來。

「你又來了，」黎呈露處女的嬌羞，捧着瑞芝的臉，或者抱住她的臂膊，「這值得什麼傷心！

你記着，我是你的朋友，我永遠是你的朋友！」

黎雖然有這樣的話，但是瑞芝因寂寞無伴的悲苦而感到前途的空虛與暗昧，却是明白顯著的事實。

這一天是黎的婚期；改從新的禮俗，只由兩新人邀請一些至好的親友，開個茶會。瑞芝當然是被邀請的。然而她決意不去；是結婚，是黎的結婚，她怎麼擔當得住呢！可是早一天黎親自來勸駕了，「說明天沒有你，我就減損了一半的快樂，這婚禮也要消失了一半的光輝。你愛我，應該爲着我屈一屈駕。」明天才過午刻，便派馬車到書局裏來迎接。這教瑞芝沒法推委了，只得告了半天的假，乘着馬車逕去。

這茶會借人家的別墅裏舉行。那個別墅並不寬大，却頗有結構。荷葉新生的池沼抱着一個軒輓的水閣。對面是一帶假山，並不瑣瑣碎碎地疊着一些湖石，只把石頭適當地堆砌在土阜上，又錯落地種植些竹樹，很能得真山的姿致。山下沿池一列碧桃樹，正然燒似地開着絢紅的花。水閣的後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盡處幾十棵高樹，望去深陰濃綠，彷彿祕藏着無窮的幽境。

天氣很和暖；陽光異樣地輝耀；濃綠的彩色聯成一片，閃現青春的生意。不論是誰，在這麼一個境界中，總會感到生命須得愛力來潤澤這個意思，以及一種微醉薄倦似的春感。

水閣中鼓掌聲揚起來了。

黎同她的新郎並肩站着，齊向賓客們深深點頭，臉上都浮着甜美的笑意。黎穿的是一色淡湖的衣裙，裁剪得頗寬大，風從池上送來，衣襟裙圍飄飄吹舉，顯出軀體的自然的美。新郎穿着淺灰的春服，軀幹較黎高一點，姿態正直；鼻子很高，眼睛射出英銳的光；正是個健全的青年人的模型。擊掌聲歇，賓客們的祝賀語開始了。有的說他們從戀愛而進於結婚，乃是一種理想的實現，

足以紀念的價值，應不亞於事業的成功與品物的發明。有的說他們各擅戀愛的藝術，一攜手，一對笑，都是至高無上的創作品；今天所紀念的在於更進一步，從此以後，他們將愈益努力，產出更豐富更妙美的創作品呢。一個淡紅衣的女郎含嬌帶羞地站起來說，「我們客人的祝賀語也說得夠了。你們兩位受了我們的禮物，該有點兒回贈。我們所要求的回贈是你們以前的『浪漫司』兩個都要講，誰也不能抵賴。講罷，講罷，我們聽！」她的臉漸漸泛紅，而且延到頸際了；熱情的增盛



使她再站不住，便跌倒似地坐下來，佯閉着眼睛，把頭側枕在她同伴的青年的肩上。

一陣的掌聲又爆發似地揚起來；中間夾着「浪漫司……浪漫司……講……講……都要講」全是慫恿的聲調。

水閣中忽然沈寂，衆人都凝心靜待浪漫司的開端，四圍繁碎的鳥語覺得清朗起來了。

「沒有什麼可講，」黎極柔怏地說，眼光斜睨着新郎。

「不能的……不能的……總得講一講……一小節也好」又是一陣的慫恿。坐在新郎旁邊的一個客人就把新郎亦扶亦抱地推起來；衆人又鼓掌響應着。

新郎知道推委是不成的了，便略略鞠躬說，「我來講，我們的浪漫司是這樣的：她愛我，我愛她。」說罷，便脫逃似地坐下，上排的牙齒咬着下唇，把笑來忍住。

賓客們感得一種滑稽的趣味，禁不住哄然笑出來，但也感得不滿足，便隨口嚷着「那有這麼空的……那有這麼短的！」

出其不意，黎自動地站起來了；一手掠着鬢髮，一手輕按桌子，說，「我也來講了罷，我愛他，他

愛我：這就是我們的浪漫司。」她很輕快地坐下；低下頭來避人家的笑眼，便教人家全見她一頭的美髮。

這把滑稽的趣味增得濃些，衆人又哈哈地笑起來。

「抄襲的，不算數！抄襲……」零零星星的玩戲的攻擊不知從那幾個笑着的人的口裏發出來。

剛才要求他們講浪漫司的淡紅衣的女郎又發言了，她舉起一隻手，招動着，「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抄襲；乃是兩個人一個心，一個心自然想出同樣的意思來。」她說着，略帶驕傲的神色環看衆賓，彷彿一顆明星在羣星中間閃耀。

衆人覺得這話有妙趣，又是輕輕爽爽的一陣鼓掌。

全座的人都快樂，都如喝着青春之酒，淪肌浹髓全是愛與生意；他們這麼無心地鼓掌，恣情地笑，這樣那樣地說些風趣的話，都足以表示他們是憂傷的化外之民。

但是，有一個人默默地靠窗坐着，隨意的梳掠與穿着，在彩色與嚴妝的圍繞中顯得分外黯

淡笑容偶而勉強地浮上她的臉，兩手似乎特別沈重，舉起來拍着是艱難的事情。她全異於其他的客人；當此歡會，所見所聞都含快樂的情調，她却傷感了，覺得這些全不適宜於她；因而懊悔自己主意不堅，不曾貫徹不到這里來的初念。

這個人當然是瑞芝了。她見黎並不殷勤招呼她，只是剛見面的時候談了幾句話，隨後就彷彿沒有她在場的樣子，不覺頗有點慍慍。她剛才在馬車中也頗努力請想這將臨的愉快，以為黎一定招待她看做最尊榮的賓客，刻刻不離開她，表示友誼的親密，更把她介紹給所有的賓客，說「這位是我生平最相好的朋友，今天能得她來到這里，最是我們這婚禮的光榮！」她這應想時，就覺得去去也有點意味。但是到此刻，她的幻想的夢已經破裂了！只把幾個月來的沈發深恨重又鉤起，而且在上邊增濃了好些的色彩。「不該來的！不該來的！」她想着想着，正同衆賓的拍掌歡笑一樣地重疊。

她看黎這樣似驕傲似羞澀的態度，對於新郎表示軟媚的依戀，說幾句話又這樣嬌癡輕巧，都似乎是故意的舉措，專爲着她而發的；惟其這樣，才襯托出她的孤單，她的拙劣，她的遲暮。尤其

不可堪的，十餘年前初婚時的殘影突然閃現於腦際，那種甜甜的麻麻的滋味，彷彿還可以想見，但是隨後的陳蹟立刻跟着顯現，更一閃便又想到了將來：那不是一段傷心，一團漆黑麼！

她又看許多客人這樣恣情地笑，熱烈地拍掌，飄飄逸逸地說些風趣的話，似乎是特地向她擺架子；彷彿說：「我們有伴侶，有男女的愛情，有無盡量的快樂，有如花似錦的生命！你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配在我們的旁邊麼！」又彷彿說：「黎所有的是美滿，是幸福，是前途的光明，我們所以祝賀她！你沒有，終生終世也沒有，還不冷冷靜靜去躲在暗頭裏，却到這里來露頭面，好不害羞！」她覺得胸頭塞緊了；全身如同綑着繩索，沒有一處不拘縛得難受；正像獨自一個陷落在很毒的仇敵的包圍裏。

這時候大家開始用茶點了。盃碟的傳遞，啾啾的軟語，一個青年的臉與一個脂肪的臉的貼近，時時發出的蕩人心魂的笑聲，把這水閣子化成情人戀友的大會場了。茶是甜的，糖果是甜的，……什麼都是甜的。

但是，這些對於瑞芝却是更甚的壓迫。她不想哭，也不怨恨什麼，只是不堪地悵鬱和悵惘。

沒有一個人理她，也沒有一個人問她爲什麼不喫點東西，似乎大衆始終不會知道有她在這里。

她趁賓客們散開來隨意園游的機會，便從草坪東南角的一個蕉葉門裏蕩了出去；也沒有一個人留住她送她。

回到寓所，給溫暖的陽光曬得有點暈眩了。

房東奶奶見着她，很感興味地問，「賀了黎小姐的喜事回來麼？她這麼漂亮，今天做新娘，一定打扮得天仙一般了。新郎想也是出色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她停了鍼線，端着瑞芝，只待咀嚼她嘴裏掉下來的珍聞。

「我沒有去，」瑞芝又是一陣不高興，頭也不回就跨上樓梯。

「回來得這麼早，」房東奶奶似乎詢問似乎自語地說，重又穿起她的鍼線。

去了鎖門呀——地開了。

「又來到這牢獄裏，阿牢獄！」瑞芝頹然靠在窗沿，模糊地想到從此以後，來這房間裏的只

春光不是她的了

有她同她的影子了。什麼時候才離開這里，什麼時候才有點安慰，她完全不知道；前途只是一團漆黑！

鏡子的反光在她眼前耀着，她無意識地湊近去，看看自己的臉。細的皺紋網滿了額角，眼睛現出無力的滯光，臉皮乾黃，生着點點的雀斑，嘴唇淡得可憐，額髮也漸次稀疏了。十餘年前的小影突地涌現，與現在這個全不相同；她看見自己的眼眶裏滾出淚珠子來了。

溫暖的陽光在對面的牆上閃耀着；藍色的晴空沒有一絲浮雲；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嗡嗡的蜂鳴，似乎帶着花的香氣；正所謂春光如海呢。

可惜春光不是她的了！

## 金耳環

他聽見同棚的弟兄似乎高興地告訴他說，「席古魁，你可知道我們快要開出去麼？」就彷彿有一道耀眼的金光在前面一閃。

這已是個很久的故事了；他離開了營在路上走時，總看見那些妖形怪狀又怪好看的女人。他想，「真要命，惹人的東西這樣多！倘若……」他再也不能清楚地想了，只覺得一陣軟軟的酥酥的，終於嚙了幾口唾沫。

有時候他的眼光給粉白的手腕吸住了，那些手腕上戴着黃蠟蠟耀眼的東西。他想，「這一段嫩臂膊多麼可愛，又戴着這金的傢伙握一握，親一親，應該有頂甜頂好的味兒。」這時候他的手指屢屢作把捏的動作，像在那里操練身的體操。

他的排長本來戴一個金戒指，在右手的中指；他也並不在意。當天氣突然溫暖的一個時令，

一天早上上操，排長拔出長刀來指揮，却使他非常地驚異起來。那柄刀映着朝陽，晶光閃爍不定；但是那執刀的手，發出奪目的金光，燦燦的不止一道，尤其覺得莊嚴且寶貴。他定一定眼睛，自覺很有把握，並不迷眩了，才向前仔細地看。「還了得，這傢伙戴了這麼多的戒指！無名指上也是一個，小指頭上也是一個，統共是三個！」他開始發見自己的缺點了：就是指頭上一個戒指也沒有。他想這必須有一個戴着才行；又想起了那些戴着戒指的粉白的手，更覺得非戴一個不可；沒有戒指的手，簡直不能夠舉起來托鎗。

但是，教他從什麼地方去弄一個戒指戴呢？

三年前他在家鄉實在沒有方法想了：幾百里內的麥閣在田裏，掉下來就出芽，沒有人敢收，因為土匪時時出現，你若在田裏收割，說不定突地飛來一顆子彈，教你跌倒在田裏。他的母親捨不得比性命還重的麥，然而又不敢逕自去收割，就只有憂急的分兒。不到一個月，她老人家就急死了。他埋葬了母親，賸下的只有空空的一雙手，這怎麼得了呢！後來看見離開了家鄉到別處去的人越來越多，心頭彷彿一亮，「只有這一條是活路，也出去碰碰運道罷。」在這家鄉更有什麼



值得依依的，他想起要走時拔腳就走。

他跑了一千多里路，來到這地方，無意中遇見了一個同鄉，本來有些兒認識的，現在在這地方的營裏，談起了眼前須得想個法子才行的話時，這個同鄉慷慨地說，「別的法子也沒有；你若要我保舉，喫一份糧是拿得穩的。」他爲什麼不要呢？於是跟着同鄉回去；請求的結果，果然得補充一名缺額。

月餉是七塊大洋，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他覺得很滿意。一身軍服據說是前任的兵的，現在頂用，須扣還三塊錢；他進營的日子是十一月五日，從一日到四日這四天作曠假論，須扣去一塊錢；所以第一個月實在只得三塊錢。他算了一算，依然覺得很滿意，「三塊錢，總比一個大也沒有好多了；況且下一個月就是整整的七塊錢。」

但是他喫飯要錢，零用要錢，等不到發餉的日子，早已難住了。就去打聽那個同鄉，這怎麼弄下去呢？同鄉笑一笑回答他說，「你不知道，你難道要等到發餉的日子麼？照規矩這個月的餉，下月的十號才發，誰有這耐性等！我們逢到十號，二十號，月底，就撮着央求的嘴臉，湊着好話，去向司

務長支借，——那些日子，他已經從上頭支借來了。不然，我們怎麼過呢？可是你要記着，倘若去得不在這個當口，或者嘴臉不好看一點，話說得差一點，你就借不到了，還要喫他一頓罵。」

他當然感激那個同鄉的傳授；大着膽子依言而行，果然借到一塊錢；他覺得週身都鬆爽了。住下了幾個月以後，又懂得了許多的事情，就一一照辦。起先向司務長支借，開口是三塊四塊。司務長擺出公事的架子，說準規矩沒有得借的；又似笑不笑地，表示他的有恩惠，說他從來不肯待虧兄弟們的，既然開了口，拿五毛錢去罷。再經懇求，再經還價，終於支借了一塊兩塊。這樣地幾回之後，早已加到了七塊的數目。再要開口就不漂亮了。於是背着被褥去押當；用完了，又背着不穿在身上的衣服去；也用完了，開始向各處賒欠，賣菜的那里欠兩毛，煙紙店裏欠三百，好在他們雖然也要追討，答說沒有却是堂而皇之的；這樣延到了下月的十號，又如木桶裏的鯉魚得到倒下來，來的滿桶的水了。他也學着火伴的辦法，喫得不很好，又操練得很辛苦的身體，須得調養，手頭有錢，就請軍醫先生開一服滋補的藥。當去的被褥同衣服呢，誰高興再去麻煩地贖出來，索性儘所有的錢重又買新的。

他的經濟狀況永久是這樣子。雖然覺得手指上非戴個金戒指不可，沒有戒指的手簡直不能夠舉起來托鎗，可是始終不曾想起怎樣把牠弄一個來戴。他怎麼能夠想呢？

但是，現在聽見快要開出去的信息，飛快地引起了弄一個來戴的想頭；又似乎手指上已經戴着這東西了，週身有一點飄飄然的樣子。

他聽熟了火伴們講的關於開拔的故事，常常不很着落地想，假若能得開拔一趟多少好。「現在真個開拔了！」於是捆起才買了兩個月的被襪來。

「席占魁，你幹什麼？」另外一個同棚的弟兄有點兒心羨，眼光直注着他的被襪。

「還不是玩那老套子麼？」他含糊地回答，手裏正打好繩子的結。

「我不該前幾天把被襪先當了！倘若留到今天，至少好……唉，倒霉！」

席占魁不管這個火伴在旁邊嘆氣，還自背着被襪走出去。覺得營裏有點異樣：兩個三個弟兄聚集一起，不很高聲地在那里講些什麼；也有急急忙忙跑出營的，正同他一樣想頭，也背着被襪衣服一類的東西。他暗暗告訴自己道：「這一回一定戴得成了。金光光的，套在指頭上，多漂亮！」

這樣想時，很有勁地在街上走，猶如大檢閱的時候。

粉牆上一個滿牆的「當」字在他前面了，彷彿一個大大的貯錢的鏰，開着蓋，張着口，在那裏等他。他走得更其着力，三腳兩步，已來到石庫門前。門裏跑出三個人來，擦肩而過，帶笑帶罵地咕嚕着。他眼角瞥見，知道是同營的。「他們還要早，好乖巧的東西！」便跨進門去，站在高高的櫃檯前面。

櫃檯裏面一個小夥子正在打呵欠，用手掌拭眼淚，他從手指間窺見了進來的主顧，只作沒有看見，就站起來到擺茶壺的地方斟茶去。呵欠似乎有傳染性的，旁邊一個老夥友隨即染到了，也哈哈地打起來。同時他覺得有點倦意，便舉起手來在眉目間只是撫摩。

席占魁見一個年輕的走開了，就走向老夥友的前面。看他兩手儘管不放下來，未免有些不耐煩，帶呼帶斥地說，「不做生意麼！」隨把背着的破袱摔在櫃檯上。

老夥友覺得週身一凜，同時直覺地想，「又是北方的聲音！」放下手時，「當真又是一個」就跨開一條腿作離開坐位的姿勢。但是立刻想起這樣很不妙，只得默默地把跨開的腿縮了回

來。勉強撮着笑臉說，「做生意，做生意，那有不做的道理？這條被襖麼？你老總預備當多少？」說着，回頭來望所有在櫃檯裏的同事，意思是表示現在被困了，正需要強有力的應援。但是所有七個同事都似乎沒有聽見的樣子，喝茶的喝茶，按着算盤發呆的按着算盤發呆，沒有一個像要出兵救援的。老夥友着急，只有暗自詛罵這時辰的不吉利。「偏偏又來一個，偏偏落在我手裏！」  
小唐打發那三個，何等不容易，他還是能言舌辯的呢！惡時辰，惡時辰……

「二十塊錢，」席占魁響朗地宣告。

「那里當得到，」老夥友有點發抖，又輕又不聯貫，說了這一句。

「當不到麼？依你講多少？」

老夥友最好不要開口，但是這當兒又不得不開口了。「平常人來當，不過八毛一塊；老總們來了，格外優待，至多塊八兩塊；我們這里向例是這樣的。」

「我不管，我這條被襖要當二十塊！」席占魁重實地拍着櫃檯上的被襖，揚起了好些塵屑，在斜來的陽光中亂舞。

老夥友似乎心定了許多了；這樣的無理勒索，他覺得有糾辯的必要，雖然這重賞的一拍頗有點酒酒的意思。他端相着被袱說，「這樣的被袱，就是買一條新的，那里消二十塊錢？老總，你要明白你真心要當，照平日的規矩十足估計，格外優待，寫了兩塊錢罷。」

「這老傢伙！」席占魁枯黃的臉上耀着鐵青的光，「你真個不答應我麼？」

老夥友重又覺得眼前的情形很危險；但是口不從心，漏了一句话，「實在難以照辦。」

「你不答應也不要緊。我可相信你；這被袱就留在這裏，待我們的官長來向你講話！」席占魁回轉身子，向外就走。

這當兒裝作沒有聽見的七個同事再不能旁觀了，一齊趕到這老夥友的身旁，把他圍着。中間帳桌先生尤其發慌，連忙招手喊道，「喂，老總，要多當些，總可商量。請你回轉來罷！」

「你不看他穿的是老虎皮，又不想外邊的風聲是怎樣麼？做生意不能死板的，隨機應變，才是道理。」一個托着水煙袋的青年的夥友輕輕地似埋怨似教訓地說。

故意避開的小唐接着說，「像我剛才打發那三個，儘同他們纏，但是沒有讓他們發怒而走；

這原來要用足工夫，耐盡心兒的。」他的腔調頗含驕傲的意味，就是態度也有點昂昂然。

這個老夥友彷彿做了椿錯事，低下了頭，蒼黯的臉上有些發紅。

席占魁停了步，却並不轉身，只回頭說：「你們不答應，還商量些什麼？待官長來向你們講話就是了。」他又舉足欲走，頗有點不在乎的樣子。

「喂，老總，」帳桌先生懇求似地喊，「當五塊罷！請你回來，帶了票子去。」

「五塊？」席占魁覺得有點兒味道了，便又回轉頭來，「還差得遠呢！我不高興同你們繞圈子，乾脆一句，二十塊，到底肯不肯？」

「那麼就是十塊，」帳桌先生慷慨地喊了出來。「你老總來了，才這樣辦，你要懂得我們的好意思。」

「戒指到手了，」席占魁心頭一喜，一旋就回轉身，笑着走到櫃檯前面說，「你們這樣爽快，我倒不好一定要多少了。這樣做生意才對呢。這老頭兒只配喫飯，要他幹什麼呢！」

托着水煙袋的中年夥友湊趣說，「原是什么呢，他究竟年紀大了。」

另外一個夥友開了票，收藏了櫃檯上的被袱。帳桌先生坐上位子，戴起眼鏡登了簿，便從抽屜裏數出十塊大洋來，遞與夥友；乘便湊近去輕輕地囑咐道：「待他走了，馬上關門停市。」他的眼光從眼鏡的上面望了望櫃檯外的主顧，又連忙說：「再要打個電話給商團本部，請他們想法來這裏保護我們。」

席占魁接了幾年來從沒拿得這麼多的十塊錢，覺得很重；他那白亮的袁世凱的側形，又覺十二分有意思。熱望的心差不多達到頂點了，他便匆忙地跨着大步奔向一家銀樓；那家沿街的玻璃窗內陳列許多銀鑄的東西，中間有隻一尺多高的杯子，常常吸住他的眼光，使他驚訝又妒忌地獨語道：「他媽的，這麼大這麼亮的碗！」

銀樓裏的夥計檢出戒指給他揀選時，他的指頭粗，分量較輕的戒指是預備給女子戴的，統都套不上；寬大一點的男子用的，分量又重了，代價就不止十塊錢；因此，揀了好一會還沒有成交。他免不了有點悵悵，「怎麼的！怎麼的！」只是亂嚷。又從夥計托着的小抽屜中檢起一個紙匣子，中間是一對舊式的耳環，一端插入又一端的管子裏，取其可以放寬收小。他開了蓋取出一個耳環



試戴，「媽的，剛剛好！」隨即轉動那隻手，看各各的姿勢。

「這不……」

席古魁沒有等夥計說下去，帶玩帶斥地說，「你有這剛剛好的戒指，爲什麼藏着不早點拿出來？」

夥計也就不說了；隨意回答一句，做成了這筆交易。

席古魁在回營的途中，與來時又不相同了：他鬆鬆地握着拳；兩臂前後動盪，覺得增了許多力氣，尤其是右臂。他看路上的人個個都注意他的右手，又羨慕，又驚訝，便感得一種酒醉似的快感，使兩手的動盪更爲出勁。當一個女人現在他的眼前時，不免迷糊地這麼想，「喂，女人……今天……金戒指……他媽的……」

他回到營裏，一個同棚的弟兄，剛才沒有見他出去的，問道，「你到那里去了？」

「還不是玩那老套子麼？」他又含糊地回答。但是馬上舉出右手來誇耀地說，「你看這東西怎麼樣？」

這個火伴望一望他的鋪上，說：「你把被袱買了這東西麼？好搗蛋的傢伙！可是，不用買只消檢的日子就在後頭了。一兩個算得什麼，要檢起碼檢十個八個；順手一點，就得檢牠一大串！」

「你講的是開出去的事情麼？」

「照呵！剛才聽他們講，命令明天就下了。」

「不真個開火吧？」

「怎麼不真個開火聽他們講，碧莊那地方上禮拜就開火了。火車不能直開到碧莊，我們得在玉岡下車，再跑到前線去。」

「可怕呢！」席占魁完全把手指上的戒指忘却了，茫然的恐懼從他的心頭透出來。

「怕也沒法，喫這碗飯就得當這項差使，」這火伴受了他的傳染了，聲調很不振作。

默默地一會，席占魁自作寬慰道：「什麼都靠着運道；我今年的運道還不壞，鎗子敲彈不一定會找到我的。」他說着，心想這意思千真萬確，一點不錯。

「你講運道，」這火伴如解鬆了一重束縛，「誰都不能預先知道；可是，誰都能有碰到好運

道的巴望。明天開出去，我們的好運道就來了，那也說不定。我們打敗了那面的人，我們衝過去，（他的聲音漸漸洪亮而有力，手握着拳，伸擊助勢，）奪了他們的地方，就什麼都是我們的了！」

「不錯，到這地步，什麼都是我們的了！」席占魁聽熟又想慣了的「破城明取三天封刀」的話不絕地在他腦中閃現，恐懼心只得避開了；他於是得意地舉起手來，看那新戴上的代用戒指。

明天也是很好的天氣，席占魁的全營人果真開拔了。烏黑的鎗管在陽光中發亮；腰間的水瓶同珞珈杯擊觸有聲，應響着錯落不齊的步調。他們的臉上大概是沒有表情的，看不出什麼哀愁，也看不出什麼高興，只是茫然地寂然地前進而已。他們的家遠在幾百里或一二千里之外，當然沒有攜老扶幼來送行的；尤其是席占魁，便在家鄉動身，也沒有什麼人來送行了。要是不然，他們至少要掉幾點眼淚呢。他們又不生在鼓勵戰死的國度裏，隊伍經過時，路旁的觀者只默不作聲，惶恐地站着。要是不然，狂熱的呼喊，鮮花的贈與，婦女的慷慨地接吻，他們至少要感動得週身活躍呢。

隊伍上了火車，車就開了。綠意瀾漫的原野在兩旁平轉；時時有一叢深樹或翠竹一閃而過，標識這里有村落；曲折的小河細得像衣帶，在遠處地方發亮。這真是詩趣的境界！但是，弟兄們沒有吟過什麼詩，並不稀罕那些。他們各懷着自己也說不清的心情，外面却依然隨口罵人，談這個，說那個，同平日相仿。小部分的人給火車的顛動弄得倦了，眼睛才啓又闔地，在那里打磕睡。席占魁坐在車箱的角裏，也朦朧了好些時了。車身的突然停止使他張開眼來，惘然問身旁的火伴道：「什麼地方了？」

這時候差不多大家站了起來，收拾隨帶的東西。他身旁的火伴正背上先前卸下來的背囊，回答他道：「到玉岡了。」

「阿玉岡！」席占魁眼前一昏，心口跳得厲害，幾乎坐不住的樣子。又閉了閉眼睛，才覺得因為可怕的緣故。

其實玉岡距離正在開火的碧莊還有三十里呢；只有輕雷一般的礮聲從風中送來，至於危險，可說一點沒有。他跟着大隊跑近前線，礮聲越來越響了，清脆的鎗彈聲也漸漸地清楚了，淡淡

的白煙也看見了，心頭反而一步步平靜下來；同時彷彿覺得前頭正玩着有趣的戲法，頗懷一種看個明白的興趣。直到散開了隊伍，掘成臨時壕溝，作第三道防線，他的身體坐在壕溝中時，恐怖心生了雙翅飛開得遠遠了。頭上是明藍的天；初秋的陽光斜照着腦後覺得很熱；刺鼻的是泥土的氣息；礮聲鎗聲同京和四和子一樣地發出些聲音，不過腔調不同罷了；這些有什麼可怕呢？他於是摸出留在衣袋裏的紙煙，點火吸着。一會兒又取剛才領到的麵包同牛肉，張開了口大嚼起來。覺得渴了，便倒出水瓶裏的水來潤喉。以前在營裏的日子從沒有這樣舒服過。

前面第一道壕溝抵禦很得力，對面的人一點沒有法想。他在後頭不用開鎗，自有礮隊在那裏遠遠攻擊，並且回敬對面的礮。他沒有事做，便哼起鮮鮮花來，「鮮鮮的花兒真好香，香香的姑娘……」

從七千尺的高空掉下一個炸裂彈，正落在這新掘的壕溝裏。轟然一聲，土塊同鐵片急激地四面飛射。

一陣的塵灰消散時，雖壕溝七八尺遠有一條炸斷的手臂，斷處漬着一灘紫黑的血，皮色灰

白，瘦癯得可憐。這隻手的中指上套着個金耳環，在夕陽光中閃耀着。

## 潘先生在難中

### 一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

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

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攔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嚙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脚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

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  
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  
「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

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

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

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煎魚來。」

茶房的脚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

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為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見。「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為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

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放不下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裡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裡！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

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裡，」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號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裡，」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

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不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着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燠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趙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

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閻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

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里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臚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

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爲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里，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們，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



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槍子礮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

他便突地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就在喉際噁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為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噁住了，捻着脣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髭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喘喘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有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去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嫵嫵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地，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囑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只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她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况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裡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著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  
「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

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爲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里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

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緊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眾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閃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礦，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 外國旗

雖然交了秋，天氣還不肯涼下來，一望之間的田稻都被炙得帶着乾焦的意思，一點沒有風。幾朵淡雲似乎繫住在遠處的樹頂上，動也不動。跨河的大環橋倒映在水裏，合成個圓鏡的模樣，那鏡面空明透亮。

非常寂靜，也沒有遠處的鶯聲送過來；如其偶爾有一條黃狗叫幾聲，或者有一個孩子啼哭，那音響異樣清楚，尖尖地如在一個大空鏹裏。

這不是全鎮沈在平安的底裏麼？但是殊不然。只消看那橋邊泊着一隻方篷闊身的航船，就知道這鎮上的人心怎樣地不平安了。那航船上一個舟子都沒有；篷側的板窗完全關着，從前面望進去，只見一艙的黑暗；與船身等長的木桅杆闌在篷頂，繫帆的索子散亂地垂到船梢。

「又沒有開！」壽泉趕到橋邊一望，自言自語地說。「一連五天了，勢頭總有點不妙。聽了我

的話，現在也就安心了。女人最沒有辦法，要她安逸，倒像教她喫毒藥，死也不肯相信！」他這樣想，覺得他的女人實在可恨。

他沒精沒采地跑回家。他家門口聚着男的女的五六個，他的女人也在裏頭，正靠着半截的板門，用一支銀挖耳剔牙齒。木匠阿蓉最先看見他，提高喉嚨喊道：「老壽，我們三缺一。在這里等着你！」

「教他來才沒趣呢，」壽泉的女人藐然地說。「這幾天他失了魂似的，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一夜裏總要醒十七八回；我也給他擾得沒有好睡。」接着就是一個哈哈的呵欠。

好幾對眼光一齊射過去，大家覺得壽泉確然失了魂似的；不然，爲什麼繫在鈕扣孔裏一條又粗又亮的銀表鍊不見了呢？衣襟的部分既這樣黯然，他的倒霉是無疑的了。

但是木匠阿蓉不管這個，見他走近了，又說：「老壽，三缺一，你來就成功了。」

「誰有心思弄這個！」壽泉略帶厭煩的聲氣說。「勢頭有點不妙呢，航船又沒有開出去！啞殺老四面孔一洗，表示他的有經驗，」自然不開出去——老早就斷得定，也不等大橋頭

去看了才知道。去迎接他們來麼？誰也沒有這麼傻。」

「他們那里要人去迎接？」金大爺帶一點駁詰的口氣，就見得他的經驗更超越了。「他們看見船就會拉；跳上船頭喝一聲『開高鎖』，誰敢說半個不字，包你小鬼遇見了鍾馗似地把他們送到這里來。」

隔壁的水生嫂聽到這來字，彷彿眼前一閃，真來了些什麼東西，覺得害怕，勉強支持着說，「這里不是有什麼保衛團麼？」

金大爺哈哈地笑出來了，「保衛團，你道是保你們的麼？你們全然不知道，我是透底見骨地明白的。」

「我都明白，」木匠阿蓉坦直地搶着說。「保衛團是保他們的，保他們有家當的幾家的，等到風聲十分緊急的時候，幾個站在陸家典當門前，幾個站在永豐米行門前，東面張家幾個，南面嚴家幾個，就把零零落落的二十個保衛團團丁分完了。」

金大爺聽他所說正就是自己要說的，略微感得沒趣便說，「還有呢。」恐怕木匠阿蓉再搶

出來說，急忙繼續下去，「保衛團同兵們全是認識的，有的是弟兄，有的是表親，至少也是同鄉。他們彼此約好了的：保衛團站在那一家的門口，兵們就放過那一家。」

壽泉的女人回頭去看自家的門面，兩扇板門的上半截撐了起來，望得見裏面挂着的褪紅的對子，下半截給走過的學堂裏的孩子們用白粉畫了些不像人又不像蟲的東西；一扇統長的板門向裏開着，有兩三條一個指頭寬的裂縫。她想這個地方總不會有站保衛團的分兒，覺得有點絕望，閉一閉眼睛說，「那麼我們怎樣呢？」

壽泉見女人着急，感得一種復了仇似的快感，冷笑說，「我原說趁早走，趁早走，你死也不相信。到現在，着急也不相干了！」

水生嫂憐憫地看壽泉的女人，以為她有了這麼一個好男人，偏偏不肯聽從，真是活該受刀兵之災。隨即想到自己，「倘若水生沒有死，此刻一定逃在上海，抱着阿根逛大馬路了。」她心頭一酸，眼淚欲滴不滴地留在眼眶裏，便默然回入自己的屋門。

壽泉的女人聽丈夫這樣惡意地回答，不免動了氣，眼光一斜，表示她正含怒說，「走走，走走，只

有你是鼠兒的心，兔兒的膽！」她回過來向金大爺等訴說道，「他老早就想逃走，說要逃到上海。你們想，誰能料得定打仗一定會打到這裡來？探聽還沒探聽明白，就看着王家白家他們的樣，走走，你們想算個什麼？他又不能知道打仗到底打到什麼時候才歇。倘若只不過三天五天，那麼逃了出去，一眨眼也就回來了。倘若一個月呢？兩個月呢？一年半載呢？上海的地方配我們住的麼？只要二十塊錢一擔的米，就把他的心兒抖碎了。我說且慢，看看風色再說，全爲的顯憐他。他一點不明白，倒說這些短壽促命的話來氣我！」她的面孔全部漲紅；語調越到後越快，聲音像有尖刺似的。

啞殺老四體貼地說，「不要怪你要動怒，就是我聽了，也要怪老壽不明白你的好意。」却笑着笑眼向壽泉道，「你新近掘着了橫財麼？這樣地着急，要逃到上海去，身上一定很有些油水。借點來用罷；不要等到『兵臨城下』，給他們順手檢了去，將來討債也沒有地方去討。」他說着，攤開手掌示意，左手拍壽泉的肩頭。

壽泉覺得有點窘急，連忙聲辨，「你又說笑話了。你看，窮得這樣子，（他拉起青夏布衫的下

緣) 那裏有什麼油水？我要想逃，不過想買一個安心。——她又預膽小的槍來了，噉來了，到底是怕人的事情呢。」

「槍來，噉來，再好也沒有了，」木匠阿蓉帶着不平的口氣說。「本來就不容易過，本來是兩個肩膀揸一個頭。牠們一來，攪一個你死我活，再好也沒有了。況且，到底誰死誰活還沒一定呢。你們都講逃，我夢裏也不曾想到逃的事情。你們都逃光了，單贖我一個，也不高興逃。」說到這裏，爽利地把不平的憤慨撒過一旁，一隻手在噉殺老四的上膊一搭，作牽走的姿勢，「那些閒話，有什麼多說的，我們上局去罷！」

噉殺老四本來不大高興成局，因為阿蓉有個老脾氣，譬如輸了兩毛八個銅子，他就伸出手來說，「拿七個銅子來，欠你三毛。」贏錢拿不到，還要搗出現錢放欠帳，誰真是手癢不過沒事做呢？便搖着頭說，「今天不成功了。你不見老壽正在上心事麼？」

「心事也沒有什麼，」壽泉勉強笑着。不過動兵打仗的事不是要的，性命交關，況且……」

「不來就不來好了。」阿蓉感到失望的無聊，身子旋了一轉，把頭上一頂曬得發暗赤的草

帽向前一推，側戴在額角，嘴裏哼着青衫的調子自去。

金大爺覺得很有趣，蒼黑的圓臉在眉目的部分起了好幾條皺紋，這就是他的微笑。「他去了。他等了半天，末了喫個空心湯圓。現在一定去賒老酒喝了。像他這樣定心的人，却也少見。這幾天裏，那一個心頭不有點發抖呢？老實說，我倘若沒有堂裏送我的一面外國旗挂起在大門前，我就第一個要抖，早已實做了老壽的念頭，逃到上海去了。」

「我看見吳老七家門前也挂着一面外國旗，」陳發老四似乎報告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也是堂裏送他的，」金大爺表示無所不知的神氣。

壽泉聽說，彷彿黑暗的前途豁地一亮，正可以提起腳來走前去。接眼看金大爺的臉，又端整，又豐滿，真是個有福氣的相貌。一向把牠忽略過，直到現在才有這第一回的新發見，自己也覺得詫異。

同時他的女人心裏也一動，「這不是一條巧路麼？壽泉這傢伙只會對我發脾氣，只會說幾聲短壽促命的話，真個臨到緊要關頭，他便心竅都塞住了！但我與他究竟是夫妻，不該在旁冷眼



相看，我既想得到，就是我來開口罷。」她想定了，便先自跨進門限說，金大爺，老四叔，到裏面來坐罷。在外頭立了好一歇了，這太陽是當不住的。」

壽泉想正中下懷，便一手攔住金大爺的腰說，「不錯，我們到裏面去坐坐。」

啞殺老四一點不躊躇地說，「我不坐了，」旋轉身子匆匆而去。這因為壽泉的手沒有把他的腰一起攔着呢，還是因為煙癮突然上來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金大爺坐在方桌上首的椅上，背後就是「什麼什麼，惟善納福」的褪紅的對子。桌子底下有三個飯碗大的西瓜；他瞥見了，頓時覺得口渴起來。

壽泉的女人嘴裏咕嚕着「我去倒茶來，」走到屏門相近，向壽泉丟了一眼。壽泉會意，就跟到後間。

女人湊近壽泉的耳朵低聲道，「你懇求他給我們想法一面外國旗，他要十塊八塊也依他。這一定有用處。不然，他爲什麼挂起了旗就不用逃呢？你要知道，只要弄得到手，總比逃到上海去上算。你是想不到這些的，只會氣我。現在我提醒了你；你要保性命，保……好好兒去懇求他罷。」

說罷，不很用勁地在他肩頭一推。

壽泉很滿意他的女人這一個想頭，簡直與自己的心思毫無二致。可是總不甘心稱讚她一聲，便努着嘴輕輕地說，「我怎麼會想不到邀他進來就爲着這個？」於是故意地咳一聲嗽，走到前面，陪着金大爺坐。問道，「金大爺，你看到底會不會打到這裏來？」

「難說，」金大爺不隱不賤地說。倘若真個打過來，這裏高鎮至少要大半化爲一片白地！他平覆着手掌向外一撇，表示大半個鎮將要這樣地被削平。

「金大爺看的新聞報，上邊怎麼說法？」

「兇險呢！現在什麼都進步了，丘八爺的聰明簡直可以做從前長毛的祖師。他們跑進人家去搜查，不開箱子，不拉抽屜，只見地板就撬起來。逢到泥地皮，他們一桶兩桶地潑水在上面，要是水滲下去得快，知道毛病來了，一定是新近掘過的。便脫下腰間挂着的鐵鏟，（作手勢形容鐵鏟的形狀）這模樣的鐵鏟，（又作鏟地的姿勢）只消一鏟兩鏟，金錫子也出來了，真珠子也出來了。」

「阿！」壽泉失驚地喊出來，眼光不自主地斜到桌子底下放着西瓜的地方。

他的女人正斟了盞茶，走到屏門跟首，聽見一鏟兩鏟什麼都出來了，覺得過身一凜，就潑了好些茶在地上。兩隻眼睛也不自主地骨溜溜直望着桌子底下。回過來時，剛巧壽泉的眼光也回過來，彼此相對一睜，表示無窮的惶恐的意思。

金大爺接了壽泉的女人手中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茶盞說，「你想，這還有逃得過他們的眼的麼？等到地板底下沒有什麼，泥地皮上也沒有一絲兒毛病，才去開箱子，拉抽屜。」

「挂了外國旗就好了？」壽泉吞吞吐吐地問。

「那自然。他們的兵官早先下命令的，看見挂着外國旗的地方，不准動一根草！誰還敢鬧什麼亂子！」

「倘若有幾個發了昏，把命令忘記了呢？」壽泉索性再探一句。

「那他們外國人就要出場了。」金大爺挺一挺腰，很嚴重的樣子，彷彿他就是外國人。「打壞了什麼，帶走了什麼，用掉了什麼，有算盤在那里，都可以算的。照數償還，一成折扣不能打，一個

小錢不能短少！」

「倘若傷害了性命呢？」壽泉所有的疑念都已冰釋，只有這一層，還似乎有點想不通。

金大爺略微覺得不耐煩，近乎使氣地回答道：「那就要他們賠一條性命！一萬同八千，看死者的身分來定奪，比一條性命也就差不了什麼。」

壽泉聽說，以為有這麼一個辦法，實在公平到二十四分；就是死了，一萬同八千究竟是真傢伙。便連連點頭，表示他徹底明白了。

旁邊他的女人却氣悶極了。她想又不是教他陪新親，要什麼「城頭上出棺材」，遠遠地繞圈子。便衝口而出道：「金大爺，懇求你，給我們想法一面外國旗罷。」

「唔，」金大爺喉嚨裏這麼一響，也不像答應，也不像不答應。

壽泉的女人覺得還有伸說的必要，堆着笑臉繼續說，眼光却屢屢溜到三個西瓜的地方，「我們沒有什麼；就只這一間破草棚，也值不到多少錢。不過金大爺如其肯給我們想法，把救苦救難的外國旗弄一面來挂起，我們兩條性命就保全了。他膽小，我的膽也不見得大，正是半斤八

兩。我爲着上海地方不是我們住的，所以沒有依他逃去；心裏頭日日夜夜像有條麻繩緊緊切着呢。現在風聲越來越緊，航船也不開了。只有懇求金大爺大發慈悲，給我們保一保險罷！」她的聲音不見得動聽，但居然是一種哀婉的語調。

壽泉順着央求道，「金大爺常常在教堂裏出進，面子頂大，只要金口一開，外國人沒有不答應的。我們本來要去找金大爺，碰巧金大爺打從這裏走過，也是我們的運氣。金大爺，你照顧我們一下罷！」隨又湊近金大爺的耳朵，嗲嗲呢呢說幾句。

金大爺似乎點頭說，「那倒沒有什麼。不過旗子這東西最名貴的，他們不一定肯——這要看你們的運氣了。」他臉上現出狡狴的笑容。

「金大爺的面子，那有不肯的道理？」壽泉的女人心頭一定，覺得週身都鬆爽起來。

「不錯，那有不肯的道理？」壽泉也心頭一定；頗想出去樂一樂，解解幾天來的悶氣，可惜阿荅他們已經走了。

這天夜裏，壽泉夫婦兩個聽聽街上沒有走路的人了，乘涼的人都回到牀上，預備宴饗蚊蟲，

狗也沒有聲息，便偷偷地把三個小西瓜搬開，掘成個飯鍋大的泥潭。女人覘近板門，耳朵貼着門縫聽着。聽了好一會，壽泉條地攫起潭裏的一個花布包，小偷兒似地慌忙打了開來，重又包好了。回頭來向女人一望，又條地把牠擱在泥潭裏。於是鋪上剛才掘起的泥，兩手連連擱着。女人覘回來幫着他。等到三個西瓜復位的時候，日間的熱氣消散已盡；他們兩個雖然做了半天的工作，非但不出汗，着實感覺不爽快的涼意。

金大爺回去的時候，趁七歲的兒子不留心，從他的尊盛破玩具的抽屜裏拉出一面一尺寬見方的外國旗。這抽屜裏塞着好幾面外國旗。去年秋季佈道大會過後，金大爺看見兩串萬國旗在布篷裏邊飄動，却是紗的。他是教友，堂而皇之收了下來，順便帶着回家，逗引孩子叫三聲「親爸爸。」這是抽屜裏頭外國旗的來歷。現在他拉出來的一面，花花綠綠有好幾色顏色，也不知道是那一國的。摺了幾摺，便藏在短衫的袋子裏。

明天，金大爺踱過壽泉的門前，折進去坐坐，就成了一注交易。

金大爺的話語應驗了，幾十條被拉的船把第三營全部人馬送到了高鎮。船夫的汗珠滴滴落在河裏。

兵們沿街搜查，搜到壽泉家，板門關着，裏面上門。用槍托撞了幾下，一點沒有動靜。

「媽的，裝假死麼！」

「把牢門撞開了就得！」

槍托又是兩下，門樞斷了。門就鞠躬迎接似地撞將出來，終於五體投地貼伏着，不再起來。

先鋒直闖進去，嚷道：「請我們喫飯呢！」方桌子上盛好兩碗飯，還是熱的；筷子旗杆似地直插在飯裏；飯菜有嫩的馬江魚同炒雪地紅兩色。壽泉夫妻倆以爲他們經過門前，必定一望就走，所以關上了門照常喫飯。等到聽得打門的聲音不對，頭裏一陣昏亂；轉身趕到後面的院子裏，爬過一道亂磚牆，就老鼠一般伏在牆腳下。

花花綠綠的一面旗子的確挂在檐頭，風過時飄飄地拂動。

一九二四，一二，六。



035